

迎接一條川游不息綠意滿盈的文學之河

地方文學是地方的寶藏，高雄的地方文學，像是廣闊海洋之中，一顆碩大而純淨的水晶，從各種角度來看，都能映照出不同的風景。正如同今年多樣的打狗鳳邑文學獎作品，囊括小說、散文、新詩、台語詩等諸多文類，更特別設立高雄獎，鼓勵不限文類的地域書寫；其中獲獎的作品題材，打破傳統文學獎的範疇，包容了被正史所遺忘的故事、社會弱勢族群，甚至觸及晦澀的青春年華。

多年來，高雄收納數千名創作者投注的心血與盼望，肩負起孕育地方文學的使命，許多得獎者如現任聯合文學雜誌總編的王聰威、致力於推理小說創作的冷言、備受注目的新銳小說家洪明道，以及長期深耕高雄的百萬文學獎得主凌煙等皆活躍於文壇。每年評審團邀請許多知名作家及學者專家為我們選出最具地域特色的作品，獎掖眼光獨到、出眾拔群的新秀，使得高雄文學成為當代的風潮，描述此地歷史與風光的創作，終究躍上國際舞台，以高雄之名，發出不凡的聲響。

長年來，高雄致力於打造文學與藝術的沃土，並且一再迎來美好的豐收，前有歷屆文藝獎得主如醫生詩人曾貴

海、將軍詩人汪啟疆及卑南族歷史小說家巴代等文學前輩開路領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在後方深耕整備文學環境，除了獎掖單篇的文學獎，也推動「創作獎助計畫」及「出版獎助計畫」提供者寫作者長篇創作及發表的舞台。此外以高雄文學館為核心，串連高雄獨立書店辦理「華文朗讀節」及「秋天在高雄遇見文學」，並跨領域結合音樂會及文學藝術裝置展，輻射交織成一個高雄全面多元的文學與閱讀系列活動，將文學的聲量擴至最大。

創作者運行針尖，穿梭在這一座百年風華之城，日日編織出耀眼的故事。他們的文學之眼，讓我們所在的高雄，不但有了更加豐饒的可能，也在文學時空的長河中川游不息，匯聚高雄綠意滿盈的遼闊盛景。

高雄市代理市長



聆聽文學 探問想像知與未知的世界

文學，總是對各種深刻的叩問給予回應，關於過往的理解、現況的詮釋、未來的想望……。漫步在打狗鳳邑文學中，可以聽見書信的祕密、受壓迫的心境、人間的孤寂與關愛、城市的變遷與希望……。文學匯集了各種心聲、交織成某種存而不論的明日隱喻，引領我們對於世界的探問和想像。

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呈現非常豐富多元的文學面貌，共有六百九十二件不限國籍不限主題的作品參與角逐。四面八方的好手，將自身最關切的人世情懷，沉積為岩，精煉為玉，最後透過獨一無二的筆觸，以迥異的音調和曲風，編織出集體的城市記憶。

此次的新詩作品，在題材挑選和書寫技藝上均甚可觀。高雄獎暨新詩組首獎游書珣〈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以柯旗化《新英文法》的幾個句子開展一樁迫害人權的故事，文字精簡有力，情感的節奏也相當節制，表現手法相當精彩，確為實至名歸之作。台語新詩獎的參賽作品量少質佳，五十多件投稿竟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作品得以入選討論。很巧的，台語新詩首獎黃明峯〈寫予你的批〉也講柯旗化的受難故事，迥異於「新英文法」的語境感受，

〈寫予你的批〉用隱微含蓄的語言，呈現白色恐怖時代對思想語言的限制及恐懼，以柯旗化與蔡阿李夫妻間偏近口語的書信往來形式，帶出極富劇場朗讀的效果。

百花齊放的小說組作品，可能因為篇幅大小沒有上限，主題也不加限制，呈現出非常多元的敘事面貌。以細膩生活感打造的小說首獎莊家輝〈檳榔樹下〉，彷彿把我們帶到充滿暑熱的南部農村家庭，在層層堆疊的對話中，呈現一個尋常家庭無聲的裂解。來件眾多的散文組，不管在取材、內涵、形式、語言風格方面，多有令人驚艷之處。散文首獎劉璩萌〈南方〉以老練沉穩的運筆，不落俗套地鋪陳出幽微的三角戀情，字句鋪陳的張力和節奏感的經營都非常出色。

文化貴在多元，也貴在包容。不妨透過一篇篇現世與往昔層疊交錯的高雄文學樂章，試著用不一樣的角度，體會並思考自身及他人在時空長流中的位置與種種關係，創造出屬於高雄時代的一頁。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目錄

高雄獎

- 010 首 獎 / 游書珣〈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018 高雄獎評審會議紀錄

小說組

- 040 首 獎 / 莊家輝〈檳榔樹下〉
074 評審獎 / 蔡慧晴〈綠色的鬼〉
094 優選獎 / 汪恩度〈鯨落〉
116 小說組評審會議紀錄

散文組

- 144 首 獎 / 劉璩萌〈南方〉
154 評審獎 / 林俐馨〈鳳梨心〉
166 優選獎 / 腳腳腳腳〈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
178 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新詩組

- 206 首 獎 / 游書珣〈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214 評審獎 / 紀小樣〈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
222 優選獎 / 腳腳腳腳〈可能的朋友〉
228 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台語新詩組

- 256 首 獎 / 黃明峯〈寫予你的批〉
264 評審獎 / 陳正雄〈衛武營記事〉
272 優選獎 / 陳利成〈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
280 台語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300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徵文簡章

高雄獎

高雄獎

〈重編《新英文法》例句翻譯〉

游書珣



作者簡介

大眾傳播、媒體藝術、翻譯學系的過客，寫詩才是一生的學習。二〇一六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選錄十年內發表之詩作，入選二〇一七年台灣文學獎，圖書類新詩金典獎。詩是創作的源頭，我藉此跨界創作影像詩、童話、插畫、影視劇本等，期望某日終能以詩碰觸大眾之心靈。

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用這種形式來寫詩——詩中百分之八十的句子，一字不差，擷取自《新英文法》，透過編寫，潤修，完成本詩。雖然書寫的過程中，種種不捨的心情一波波襲來，令我淚流不止，但作品完成，恢復理性後，仍擔憂評審會否因為此作是拼貼而成，而產生便宜行事之負面印象？

幸而評審讀懂了這首詩，令我獲得莫大鼓舞。寫詩，是我從小熱愛之事，卻從來不抱什麼遠大志向，能寫到現在，受到前輩們的厚愛，甚至得到高雄獎，實在是我過去不敢想像的。

寫詩對我而言，已非抒發私人心情那樣單純。當我嘗試轉而書寫歷史，才發現詩確實是個適切的工具，能為不同時空的事件與人物代言，即便是透過我，成功地使用了這項工具，最重要的目的，仍是為了突顯歷史中應該要更被看見、理解的事物，那些才是主角，才是人們應該喝采，抑或哀悼的對象。

白色恐怖時期，柯旗化先生受冤入獄，在獄中與獄後不斷增補、修訂《新英文法》，細讀其例句翻譯，筆者發現，許多句子彷彿柯旗化先生遭受政治迫害的獄中心聲……

This is a hat. 這是一頂帽子，這是他們給我戴的帽子
約翰的帽子，湯姆的帽子，瑪莉與貝蒂的帽子
戴著帽子的人魚貫進入
這是誰的帽子？不是我的
假如我有一頂帽子，也不會是這頂
你給我的帽子

他是誰？你知不知道她是誰？你認識 B 教授嗎？
告訴我他是誰。讓我知道你見到誰？
當時，你正在跟誰說話？
我問他，可不可以開窗子？

（Let me out! 讓我出去！）

我看見他來了。他獨自去那裡
我聽見他在唱歌。我聽那個覺得難過。我為他惋惜
（你能聞到什麼東西在燃燒嗎？）
有許多人被殺。他被燒死。你曾經見過一個人被吊死嗎？
這隻狗，被他用棍子打死。那隻狗，被他用石頭擊斃
他快要死了。如果不立刻請醫生來。他一定會死！

（我的天哪！是你）

Be quiet. 請保持肅靜。今天我將在此住下
生氣是毫無益處的。失去的時間需要彌補；
早晨散步是很好的運動。晨起讀書是很好的習慣
比爾在桌子上工作著，他日以繼夜地工作
他整天都在研讀英文文法。他精通英文文法
他寫這本書時還很年輕。「英文並不難學。」他說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思想是用語言來表達的；
如果你用功，你就不會考不及格
（除了愚人之外，沒有人相信過它）
這五年來，我一直住在這裡
我既餓又疲倦，但今天早晨我好多了
這裡有一些錢，一些衣服，還有一些食物
我將終生保存著妳的禮物
這封信是用兩百字寫成的。我們是幸福的
我希望再見到她，我期望著她寫信給我

她確實來過這裡。她大可不必來
她一見了我就放聲大哭。她獨力撫養孩子
I was very sorry to part from them.
我聽見她哭，我似乎聽見她在哭
雨一直下，It's been raining for a week.
雨把她的帽子打溼了
那真的是她的帽子，所有的帽子裡
最美的一頂

（船已經看不見了）

這十年來我一直住在這裡。我已慣於起早
早晨散步是很好的運動。晨起讀書是很好的習慣
請開門。請開窗

「我工作一完成，就去看你。」

在一九五〇年代，台灣執政者當局為了肅清不同意識形態的組織和份子，發動了二二八之後的肅清行動，柯旗化是其中一位因主張台灣主體意識的高中英文老師。柯旗化在長達二十多年的綠島監獄生命中，編寫了《新英文法》這本文法書，成為全國學子，不分身分家世必讀的參考書。這首詩透過《新英文法》中幾個關鍵英文句子，啟開一個思想犯的受苦與再生的故事。

一般人稱思想犯為被戴帽子的人，在白色恐怖時期，被亂帶或錯戴帽子的人真是不少，思想本無罪，因此作者以受難者的為第一人稱，表達了被錯戴帽子的反抗。

在監獄中受到拷問時，會被日以繼夜要求什麼人是你的朋友或有什麼組織，什麼成員，做了什麼錯，直到拷問者滿意，受刑人意志崩潰，因此他們心中只想：「Let me out！」讓他出去，讓他自由。

他看見一些人進來了，一些人唱著歌走向刑場，像對待一隻狗或貓一樣，當柯旗化在綠島的監獄時，只好忍受一切活下去，開始編《新英文法》，藉工作讓監禁的生命有意義。

在長久的監獄生活中，他保存了太太寄給他的信和禮物，但不相信日後可以見到她。柯旗化的太太堅毅而不放

棄的要求當局讓她去綠島見先生一面，因為她也無法肯定他還活著。

她終於去了，也在遠距離見到了柯旗化，柯太太用哭來表達她的傷心，眼淚掉了一星期（It's been raining for a week）但他認為她的帽子很美，那是太太自己戴上的帽子。

她離開綠島時，船慢慢地消失在海平面，他心中只有一個願望，把門把開，把窗打開，讓他走出這個地獄。最後，他向摯愛的太太說，當他刑期結束，就會立刻去看她，他深愛的人。作者以《新英文法》的幾個句子開展一樁迫害人權的故事，情節的推展暢順，文字精簡有力，情感的節奏也相當節制，表現手法相當精彩。柯旗化一生苦難的故事，帶出了柯旗化夫婦的深情以及柯太太永不放棄的堅毅精神，她一肩承擔家計，一邊培育優秀的孩子，感人肺腑。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8 年 9 月 8 日（六）下午 15:3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李敏勇、李志薈、凌性傑、曾貴海、蔡素芬（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陳美英、毛麗嵐、林美秀、陳嫻如
《聯合文學》雜誌 周玉卿、嵇國鳳

記錄：黃子柔

攝影：郭宸志

評審委員共同推舉李敏勇擔任會議主席。

複審結果

本屆高雄獎由每組文類的三件得獎作品入圍高雄獎，總共有十二件，請每位評審先圈選心目中二篇佳作，獲得兩票的兩篇，一票的六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得票數	類別	作品名稱
2 票	新詩	〈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李敏勇、曾貴海)
	台語新詩	〈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 (李志薔、蔡素芬)
1 票	新詩	〈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曾貴海)
	台語新詩	〈衛武營記事〉(蔡素芬)
	台語新詩	〈寫予你的批〉(李敏勇)
	散文	〈鳳梨心〉(凌性傑)
	散文	〈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李志薔)
	小說	〈鯨落〉(凌性傑)
0 票	新詩	〈可能的朋友〉
	散文	〈南方〉
	小說	〈綠色的鬼〉
	小說	〈檳榔樹下〉

入圍作品討論

主席與評審們討論後，決定僅討論複審獲得投票之作品，零票作品不列入決審討論。

李志薔（薔）：我在小說組擔任評審。在我看來，這次入圍高雄獎的作品新詩、台語詩、散文比小說來得更好。今年的新詩和台語詩很不錯，似乎更優於往年水準。雖然我個人選了台語新詩〈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跟散文〈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

子〉，我也來談談其他作品帶給我的感受。有關談論柯旗化的作品，正好新詩、台語詩各入圍一篇，這兩篇都寫得很好。把柯旗化編《新英文法》的例句拿來對照他受到白色恐怖的生命情境，乍看好像是創意上的附會；可是，拿來描述柯旗化的生命狀態卻顯得十分合適。作者把白色恐怖的種種的犯行轉化成抒情、生命的破壞與愁苦。讓整首詩讀起來題材動人、文字純淨，並且帶著一絲絲生命的哀傷。即使是控訴，也掌握得很內斂，既不會不著邊際也沒有意識先行。我對於〈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寫予你的批〉這兩篇給予頗高的評價。

凌性傑（凌）：要為高雄獎描繪出一個理想中的樣子並不容易，不同文類之間該怎麼抉擇？要如何用同一套標準來看待四個不同的文類也讓人十分掙扎。也正是如此，我有更多自由度去享受各種不同型式的作品帶來的感動。不過倒是想建議一下未來高雄獎可以用成書的型式來進行，鼓勵那些可以持續創作的人。比如：新詩或台語詩可以獨立出來，每年進行優秀青年詩人獎的模式，提供已經發表的作品，不一定須是已結集成冊，但是可以規劃以單一作者一系列作品來評審的方式。這樣能避免單篇作品受比賽運氣影響而落選，也可以看到一個詩人持續發表作品並彙整成較完整的產出，這樣的型式可能也更具強烈的鼓勵性。

接著來談本屆高雄獎作品。新詩及台語新詩像是出自高手的作品，其中幾篇甚至可以看出有得獎的氣勢，看得出作者十分熟練以某種語言型式在文學獎中脫穎而出。尤其是〈重編《新英

文法》之例句翻譯〉，是一篇很厲害、很成熟的作品。然而，我覺得台語新詩、新詩必須展現更多的個性。歷屆以來，台語新詩和新詩太常出現與歷史情境對話，或是借用歷史、人物的殼來展現新觀點。這樣雖然不錯，閱讀的過程中卻不容易看到作者的個性。若要讓作者的個性更鮮明，在語言型式上要有多一點突破。〈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還有〈埋藏在我喉間的母語〉、〈寫予你的批〉這四首作品都很完整，各有優點，我猜測大概都是文學獎得獎的熟面孔。另外，我想為〈鳳梨心〉這篇文章爭取一下。在散文組裡面，這篇以最輕鬆、平淡的方式來寫家庭的故事、生活日常。特別的是，作者把自己的職場經驗帶到散文裡面。在評審散文的過程中，這篇讓我讀得最舒服，它讓人很享受、不會帶給評審壓力。它的語言型式有一些小缺點，不過這種型式在文學獎中顯得非常特別，作者用一種很特別的敘述方式訴說他的日常。另一篇我也很喜歡的作品是〈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從語氣上可以發現作者可能不是台灣人，高雄獎應該有這樣的氣度可以頒給外國籍創作者。這篇的語言敘事並未刻意迎合台灣的文學獎而改變用詞。譬如：這篇向 Krzysztof Kieślowski 致敬的作品，作者未使用台灣慣稱的「奇士勞斯基」，而是用他所習慣的「奇斯洛夫斯基」。文章裡面提到的《兩生花》，在台灣翻譯成《雙面薇諾妮卡》。作者相當程度地展現自己的個性，這點令人喜歡。另一篇小說〈鯨落〉雖然並不是三篇小說中最喜歡的，然而這篇有著積極正向的力量。取名「鯨落」，是生物學的概念，傳達出生命的循環、生命的價值

與意義。它的主題、思想非常符合高雄的形象。

蔡素芬（蔡）：評審高雄獎的時候，我會多思考一下跟高雄元素有關的作品。各個文類選出來的前三名，也許題材很多元但不一定觸碰得到高雄。在四種不同的文類書寫下要評比哪一篇寫得最好，很困難。我會挑出跟高雄元素有關的作品，萬一當中都沒有高雄元素才會考量作品中是否表達出我認同的觀點。在這批作品中具備高雄元素的，台語詩的〈衛武營記事〉寫得非常豐富。這屆的台語詩跟以往相較，作者們似乎更進階了。不過，這些台語詩也存在一些問題，語言的純淨還是很難處理好。語言的純淨，就是書寫台語詩所用的語言是台語的語彙。閱讀時仍會發現詩中有些從華語拿過來使用的詞彙，這會造成閱讀上的困難。然而就意義來說，這兩篇都試圖讓高雄的意象更寬廣。

這篇〈衛武營記事〉我很喜歡，衛武營在高雄已經有所改變，這首詩剛好寫出它的變貌。作者寫出這地的過去與現在，詩中有些句子寫得很好，也很有趣。但就流暢性而言，〈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顯得更順暢，詩的感覺比較充足，它所容納的東西也很多。而〈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的詩句可能使用了柯旗化文法書中的句子。作者試圖把要擺到這個主題的語言拼湊成一個他要的意象，這裡面有多少是作者自己的語言？在這首詩裡面的英文用法，有的翻譯、有的沒翻譯，這種沒規則是不是作者故意安排？或是我們認為應該存在一種規則？在不懂英文的情況下，要怎麼去解讀？另外，今年散文跟

小說方面表現不怎麼突出，不太能引起我的共鳴。〈鳳梨心〉的文字雖然不錯，但這篇散文前面有些文字可以稍作省略。〈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寫一個導演、電影愛好者的執著追尋之旅，這篇表達得不錯。然而考慮到評選的是高雄獎就沒選這篇。如果有其他書寫高雄元素又優質的作品，我會優先列為考慮。

曾貴海（曾）：從各位委員所初步選出的結果來看，小說方面比較不受青睞，反而小說獎的第三名出線了。這跟二〇一四年的情況類似，較低名次的獲得高雄獎。今年小說比較弱一點，整體結構的魅力還有所要表達的意義比較缺乏說服性。散文方面也讓人有同樣的感覺，反而這次詩比較強。我特別看了小說、散文兩次，不太有很深的感動。台語新詩很平順、表達清楚，主題也明確。我個人認為華文的新詩表現稍微好一些。台語詩方面，〈衛武營記事〉完整但是平凡了點。〈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得到素芬委員跟志蕃委員的投票，這首的台語書寫好像還未達到讓讀者、評論者萌生更多感動的境界。於是，我選了〈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

〈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的語言比較繁複，這篇作品寫得非常好。母語是作為生命最重要的第一個字。第一、第二段非常清楚把母語的重要性以及作為生命的意義都講出來。後來，三、四段看起來好像有點繁雜，這部分敘述母語在當代碰到的各種情境，母語受到的種種狀況、壓迫，或者是所遭遇的苦難、生

命的意義等等。這當中有抒情也有論說，帶給使用母語的人生命的意義、重生的味道。最後談到台灣母語的多元，有七音部的台語、六音部的客語、四音部的北京語，以及使用拼音的原住民語。一個七聲部的母語跟使用拼音的原住民母語，象徵兩種型式的母語可以在這個島國裡面重新共鳴、交擊。而〈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不只是寫柯旗化的故事，作者把《新英文法》的英文例句跟柯旗化一生的故事當作書寫文本，以句子的意義編寫他在白色恐怖受到的壓迫以及他太太去看他的情景。重新詮釋柯旗化一生的故事，非常動人。

李敏勇（勇）：剛才凌委員提到對高雄獎的建議，我也覺得高雄獎最好能從高雄的作家或是有關高雄的作品來給獎。蔡委員所提的我也相當同意。當前台灣的文學獎很多，各地的文學獎應該有差別性的選擇。為了讓參賽的來源更廣泛，有時候放棄了地方文學獎地區的特色，這當然有它的好處，但是也有它的後遺症。比較特別的是，這次台語詩相較中文詩的比例提高了。重要的是，詩中高雄的主題掌握得更明確。我在看這些作品的時候，覺得〈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跟〈寫予你的批〉可能是同一個作者，分別用中文跟台語去寫柯旗化。這有其好處，明顯突出在高雄的主題性，第一個在型式上，中文新詩用柯旗化《新英文法》、柯旗化在監獄裡面的情景，穿插政治受難者的經歷。文字言語的進行不慍不火，可以看到柯旗化的形象。對照〈寫予你的批〉，人物變成柯旗化跟阿李，最後是寫作者自己挺身而出的寫法，這篇相當有特色。另外，

〈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很清楚是高雄的題材，語言、文字很順暢。剛剛蔡委員提到台語現在仍然很難處理好在符號上的純淨。事實上，許多台語作品都有這個問題。包括我也很喜歡的〈衛武營記事〉。這篇將衛武營從軍事的意象轉變成文化的意象，這樣一個記憶的變遷相當突顯高雄的情境與對文化的重視。這篇也有許多剛才蔡委員所提到台語的問題，比如第二行的「引誘」台語就讀不出來。如果從單篇來講，〈衛武營記事〉用對照呈顯出那個時代的變化。〈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是中文詩，這首較少明確提到高雄主題，它的文字處理、詩質都把握得很不錯。詩的部分，我比較支持〈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或是〈寫予你的批〉這兩篇，它形成某一種特色。

在小說、散文方面。〈鯨落〉看起來比較新穎，作者以鯨魚和父親、奶奶和一個女孩子交錯描寫，並以高雄跟北方的情境去演繹人生，很不錯。散文〈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電影的特質超出了高雄的特質，有點以電影作為中心。這篇以電影交錯著台灣跟國際世界的情境，視野比較廣。而〈鳳梨心〉，大家小時候常吃鳳梨心，對它的耐嚼很有印象，想不到作者會這樣來描述。本來以為詩不太容易得高雄獎，因為其篇幅相對散文、小說來得短。然而，今年這幾篇詩非常符合高雄獎的特色。

蕃：我十分贊成主席所提的建議。希望未來高雄獎改以專書出版的方式，挑選出高雄作家的創作或是書寫高雄元素的作品，可能會比目前的評選方式更好。雖然我們評的是高雄獎，但是不同文類的標準非常難拿捏。最後投票的時候不太容易產生統

一的標準，也不太容易找到共識。

勇：我上次建議過，希望這次能當作建議案。以年度挑選的方式，不一定只限高雄的作家，可針對書寫高雄的作品不分文類編成一本書。這樣的鼓勵方式或許會更好。

蔡：過去四次選出高雄獎，前三屆都有很明確的高雄元素在裡面。去年選出的新詩〈52 赫茲〉雖然並非專指高雄。但是它帶有作為一個島國的孤寂感，它的意象很繁複。以城市的眼光去看，是一首很寬容的、很有氣度的詩。原則上，前面那些作品具有高雄元素或是一種大歷史觀。今年會選出什麼樣的作品？以目前複審的結果看來交集並不多，可能要再花點腦筋。其實這批作品中的新詩〈可能的朋友〉我讀得很有心得也很喜歡，它命中要害、很簡捷。可惜詩很短，並未獲得投票支持。

提案

評審們討論後提議，希望主辦單位能考慮調整高雄獎的評選方式。建議改採為期一年或三年，挑選出高雄的作家、或書寫高雄元素的作品，以推薦的方式選輯成一本書。

決審作品細部討論

經評審委員討論，決定分別就每位評審心目中符合高雄獎的作

品以及想進一步探討的作品提出討論。

薔：我願意放棄〈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這篇。但是在這之前，我想談談當初選它的原因。在評審高雄獎的時候，會有很多屬於高雄地域上的考慮。之所以喜歡這一篇散文，不是因為它談到電影或是奇士勞斯基。這篇散文很特別的地方，在於它不像是為了得獎而寫的作品，反而是一篇比較有韻味、老派的散文。老派這個詞彙在這裡並不是貶義，而是很少在文學獎中看到這樣的行文、韻律、節奏，散發著從容、優雅的文體。基本上，這種不為得獎而來的書寫模式很值得鼓勵，這篇是我讀起來最感到舒服的一篇。在這樣的思考底下，我選擇了它。但是，綜合前面各位評審們的討論，我覺得仍然該挑選一個跟高雄意象比較相關的作品。所以這篇我可以放棄。

凌：我選的兩篇一票作品〈鳳梨心〉、〈鯨落〉也可以放棄。今年我完全被說服支持新詩和台語新詩這兩類作品進入最後的討論。尤其是〈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和〈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這兩篇任何一篇得獎我都願意支持。

蔡：有一些讀詩上面的問題，想請教一下各位。譬如〈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這篇使用一些引號，它有四個引號括起來的句子。通常使用引號括起來的部分，因為不是主敘述的部分，意思應該會很強、很特別。第一個「(Let me out! 讓我出去)」跟前面「This is a hat. 這是一頂帽子」，和後面「Be

quiet. 請保持肅靜。」都有翻譯，其他句子就沒翻譯了。它這個引號的部分，第一個引號的意思可以了解，他作一個被關起來的人的心態，我想作者是在表達這部分。到後面的「(船已經看不見了)」，作者特別引號起來，這部分是否有典故？

勇：我讀的時候聯想到綠島的船運。蔡阿李去綠島見柯旗化，獄長不准兩人見面，她不願離開。後來蔡阿李只從監獄外遠遠望見柯旗化，蔡阿李在坐回台灣的船上想要自殺。我在想這部分可能是描述探監的人要離開的那種心境，或者意味著在監牢的人看著探親的人離開。我聽過這個故事，也可以說這句裡面藏有祕密。綠島本身跟船有一些關係，從其中可以找出一些脈絡。通常在寫作裡面脈絡不一定是事實經歷的脈絡，而是從語言上我們可以合理推論的關聯性。比方說以前 Czeslaw Milosz 所寫的〈禮物〉，寫到他自己的國度，他站起來看到遠遠的地方有藍色的海和帆，他用這樣來寫自由。而這裡寫的是來探親又分離的當下。

蔡：其實寫這種歷史的人物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同時也是挑戰讀者。作者必須對人物的背景詳細了解，才能夠去解釋。

曾：關於引號的這個問題，有時候某些創作會形成一首詩的特殊形式、風格。「Let me out」表達出我不想關在這裡，是一種認清。此外，在監獄裡面的狀況不僅僅是表面上所描述的這樣。我認識一些政治受難者，他們被提訊的時候發生的那些遭

遇、那些事情都不能寫，他們出來也不會講，講出來是受罪、重新再次受傷害。「我的天啊！是你」，這句可能是遇到同志「怎麼你也來了？！」的感受。後面這句「(除了愚人之外，沒有人相信過它)」，柯旗化認為自己不可能再見到家人，綠島當時的監獄官不可能讓他太太去探望他。他太太寫信寫了幾百封，才去綠島探監。蔡女士跟我說，當時柯旗化在外面放風，她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看他，並沒有近距離的對話。那種情景，不禁讓人流淚。最後說到「(船已經看不見了)」，柯太太離開了，關二十幾年就只有那樣一次會面。「我工作一完成，就去看你」這是相當反諷的一句。一直關到被放的時候，我就會去看你。這是一個很沉重的抗議。

詩裡面框起來的部分，作者放了一些引喻在其中，這篇作品表達出對台灣的政治犯的關心，作品本身的文學技巧也表達出非常強的感動渲染力，所以我投它一票。

蔡：這次三篇台語詩都進入複審，可見大家都很認同這三首台語詩。在讀台語詩的時候，雖然詩中大量使用台語的語言，但是也有一些華語。所以在閱讀的時候，即便覺得意思很好，在閱讀上仍然有一些障礙。像詩裡面的「蟋蟀仔」並非台語說法，讓人有點聯想不起來蟋蟀台語怎麼說。

勇：這是當前台語符號的問題。這個語言受到傷害，所以文字沒那麼乾淨。

蔡：剛才曾委員說〈衛武營記事〉這篇寫法比較平凡，但是它有些句子很讓我欣賞，而且作者把衛武營的今昔對比拉出來了。佳句例如，「巡邏 ê 工課就換手予膨鼠繼續去執行」。作者的確把衛武營轉變成一個文化園區的感覺清楚地描寫出來。而〈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那篇前面那句「沒有一個聲響比哭更早」寫得很好。不過，它後面有的寫得很抽象，比較難聯想到它是否針對什麼事件。

勇：那句「沒有一個聲響比哭更早」是指廣泛的母語，還是特定指哪一種母語？

蔡：是泛指各種母語。

薔：後面「被海孤立才稱其為島嶼」這段講到七個聲部。

曾：七聲部在這裡可能是指台語，前面提過這首裡面有一些母語被壓迫、不被重視的情況。作者用一些文字來論述，論述中帶點抒情，不是那麼乾澀，他用了很多的論述描繪出母語身處在什麼狀況。這首詩看起來比較長，不過詩中知識比較豐富、寫得很多，算是很完整的一首詩。內容也沒有什麼重複。而〈衛武營記事〉這篇。我自己寫客家詩也寫台語詩，教育部訂的文字有些真的不容易閱讀，讀起來有點失去味道也缺乏美學。因此我寫客語詩的時候，會改用一些北京話。

勇：的確，漢字就可以表述母語，儘量不要改成突兀的符號。反而變成需要刻意以知識來理解文字、去了解一首作品到底在講什麼。語言文字是一直變化的，以致它於沒辦法非常純淨。

曾：對呀！這樣太勉強了。現在客語裡面有很多組裝出來的字，意思也沒那麼好。以致於很多客家詩不太使用這些教育部規定用字，這些字也常常要查考很多古書、古字典。台語詩一直在進步，進步的過程中會納入很多華語。問題是華語跟台語不太一樣，這中間難免會有一些差別，也會產生困擾。

蔡：所以我們對於語言用字還是保留一點空間，不要太過挑剔。

曾：再談回來〈衛武營記事〉這篇。詩中將當兵的過程描述得很完整，當兵的細節、生活起居……等等。衛武營的變遷是高雄社會運動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這部分作者沒有特別描寫，他寫的是軍旅生活。這點讓作品偏弱了些。每個人的軍旅生活都差不多，即使寫得很詳細也跟其他人的經驗差不多。這樣的軍旅生活不太能令人發現什麼感動或驚奇，讀起來顯得有些平凡。

勇：也許是難以敘述衛武營變遷過程的社會效益，所以作者沒寫、只作結果論。這首詩寫的是一種普遍的經驗，不只是個別的經歷。作者以個別經驗來帶入衛武營場域的變遷。其中有不少台語透過華語去引述，但是高雄的意象很鮮明，把軍旅經驗投寄在場所的變換，顯示出一個高雄的變遷。

蕃：〈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這三篇我都願意支持。〈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複審時我有投票，剛才的討論比較少，我講一下支持的原因。之前台語詩、新詩在高雄獎常常出現引用高雄歷史或是透過人物來書寫的情形。老實說，對於這類的作品我會打問號。可是，今年選出來這批作品，比較沒有這樣的疑問。〈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這篇不管是朗讀或吟詠，在文字與詩意上面都很好。它對於高雄整個歷史的情思等等意象的使用，也用得非常貼切。剛才曾委員在說明〈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時，也說服了我。雖然這一篇讀起來比較晦澀，但是我覺得它的內容層次最為豐富。以上三篇我都可以支持，特別要投一篇的話，我選〈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

蔡：我的首選是〈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第二個是〈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非常繁複，作者試圖讓這首詩很繁複，反而讓人產生讀得很累、不明確的閱讀感受。就第七段來看，「我的荒言——從乾燥到濕潤、柔軟到堅硬」這一段我有點抓不準應該怎麼解讀。如果詩太著重意念的話，好像沒有一個著力點。不知道到底它要敘述什麼？這首詩的意思也許太隱晦了點。作者用了好多形容去講「荒言」，反而造成一種疏離。

曾：「荒言」指的是母語被荒廢，是一種借喻跟隱喻。在我來看，「荒言」是一種雙關語，「荒言」是母語被荒廢或流落在

荒野，台語稱為「拋荒（pha-hng）」。這個「荒言」，不管是乾燥到潮溼，不管在什麼地方仍然可以存留生命。它慢慢從海中爬上來，匍匐到飛，開始「壯烈謀篇造句」，開始講母語、建構母語書寫與世界。然後「踏向陸地……完成詩章——鳥瞰世界」。

凌：我也補充一下，〈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這篇使用的意象有點拉太遠，另外也有一點小毛病。第二行「你確實是索隱第一頁的第一個字」，「索隱」的寫法有錯。除非作者想引用陳育虹的詩集《索隱》，如果是指「索引」，應該要寫引用的「引」。這首詩跟之前一些得獎作品很相似，作者會把不相干的概念或者非常華麗的意象、句型拼湊在一起。作者講語言的部分讓人覺得有點奇怪，尤其是括弧起來的地方。第一頁最後一行忽然出現一句「汗血寶馬」，讓整個語調突然變得有點奇怪。倒數第二節提到七聲部，接著又出現南島的獨木舟。作者對語言的操作方式，讓人有點懷疑他是否能夠完整駕馭這首詩。

勇：〈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使用太多概念性的詞彙，套了太多東西。詩人北島在瑞典遊玩時寫過一首〈鄉音〉，詩中提到沒有人跟他講中國話，他就對著鏡子說中國話。他說冬天沒有蒼蠅，蒼蠅也不知道什麼叫祖國，所有文字都環繞著同一個主題。這首用了太多意味、詞語，讀起來反而有些艱澀難懂。本來我比較喜歡〈衛武營記事〉、〈寫予你的批〉。在看整體作品

的時候，我發覺〈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跟〈寫予你的批〉可能是同一作者使用台文跟中文兩種語言去組合。後來我比較支持〈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它看起來有高雄的特色、白色恐怖的情境，詩的構造也有它的特質。比較沒缺點，這首是我心目中高雄獎的首選。

凌：〈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跟〈寫予你的批〉大概不是同一個作者。〈重編〉的作者看起來不像會使用台語寫詩，這個作者的述敘已經形成他個人特殊的腔調，他的文字可以讓人辨認出來。

勇：沒錯，我是從詩的型式上來看。詩就好比建築，有些建築物外表看起來有繁複的特質，窗戶、外觀雕琢得很厲害。像安勝忠雄就很簡潔，〈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這篇就有點像李祖原的建築。

曾：我同意性傑講的，〈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這篇確實有一些缺點。最後兩段有一種族群共融、跨越族群的味道。所以最後提到七聲部、六聲部是把重點放在最後兩行，「涉渡無邊的風浪險峻——過來跟我交擊 / 共鳴……」，不同聲部的人過來跟我交擊、共鳴。這首詩表達得非常清楚。這是一首讀書人、知識很豐富的人寫的詩，讀起來會有點複雜。我也跟敏勇的想法一樣，〈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跟〈寫予你的批〉好像同一個人寫的。如果要選一篇，我選〈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決審投票

評選方式：主席與評審們經討論後決定，每位評審勾選一篇自己心目中的高雄獎，投票過半數的作品得獎。

類別	作品名稱	曾貴海	蔡素芬	李志薔	凌性傑	李敏勇	得票	獎項
新詩	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1			1	1	3	高雄獎
台語新詩	大船入港—— 打狗進行曲		1	1			2	
新詩	埋伏在我喉 間的母語							
台語新詩	衛武營記事							
台語新詩	寫予你的批							

主席宣布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由〈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得獎。



小說組

今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徵獎的遊戲規則，與去年相同。依然只有至少六千字的下限規定，沒有天花板的規定。一百六十七件投稿作品中，一萬字以下的佔了八十九件，一至二萬字者六十六件，二至四萬字者六件，五至十一萬字者，六件。所以從六千字到十一萬字，體積大小足足差了十七倍，好比幼稚園身高的小朋友和 NBA 的長人中鋒在同一場域競技。公平與否看結果就知道了。天龍鬥地虎，吃虧的不見得是矮小的，重點在參賽者知不知道什麼才是精彩的小說。

從量上說，今年的確比去年有「成長」，表示打狗鳳邑小說獎已有口碑，在小說創作界有足夠的吸引力，至於質的部分，就要看評審的見仁見智了。今年的小說評審有李志薔、蔡素芬、郝譽翔、鍾文音和我五人擔任評審委員。由於徵獎辦法強調對創作自由的尊重，所以，不僅篇幅大小沒有上限，也沒有主題限制。結果，誠如評審委員的共同感慨，的確呈現了非常豐富多元的文學面貌，幾乎是各類英雄好漢都使出了看家本領、各擅勝場，卻不見那足以傲視群倫的佼佼者。

第一回合的複選是每位委員都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看完所有一百六十七件作品後，各挑出四篇進入複選，結果五位評審共挑出十八篇作品，其中也僅有兩篇有兩票。也因為這種幾乎全無共識的結果，委員們才有上述的感慨。我個人卻認為

初選沒有共識並非壞事，至少可以減低漏網之魚的風險，有八分之一左右的作品可以進入複審討論之後，再予定奪高下，總比抽籤一樣抽出前幾名就讓大局底定公平些。最後進入決賽討論的就有九篇之多，也就不難想像評審會之冗長和熱烈了。

最後的評審結果，得到首獎的作品是〈檳榔樹下〉，得到評審獎的作品是〈綠色的鬼〉，得到優選的作品是〈鯨落〉。得獎的每一篇作品，都會有一位評審委員擔任講評，這裡就不再贅述這些得獎佳作的內容了。

不過，身為評審，還想贅述幾句的是，今年小說獎評審結果出來後，評審們得知獲得小說首獎的，竟然是中國籍的作者，連賣力支持這篇作品的評審，亦感錯愕。主要的是評審們既未詳閱徵文簡章，更無從事先得知作者背景資料。這一切都因簡單明定「徵文對象」：「不限國籍」、「不限主題」。這恐怕是國內公辦文學獎的罕見「寬大」，公部門的文學資源是否應該限於國人享有，的確是有再斟酌之處。其實，「徵文簡章」的最後一項，在不限主題之外，還是有主題的提示，每屆小說、散文、新詩、台語新詩的得獎作品，還可以角逐一項更多獎金（三十萬元）的高雄獎，旨在「呈現多元高雄樣貌」。以小說獎為例，大部分作者似乎忘了這一項。

小說組首獎

〈檳榔樹下〉

莊家輝



作者簡介

一九九八年平安夜生，浙江寧波人。將滿二十歲，未有代表作。現為世新大學中文系二年級在讀陸生。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最難闖的是台語對話這一關，因為我對台語一竅不通，而台語對話在此篇中又是重要元素，故只能下笨工夫。先通過翻譯網站將國語譯成台語，之後向家住南部的同學與系上老師請教，幾經調整，使得蹩腳的台語先生能在小說中奔跑。

最後謝謝台灣，謝謝SQ先生，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給我的鼓勵。

—

他是今年的大一新生，老家在南部農村。那裡全年光照充足，他家屋後的兩棵檳榔樹長得又高又大。盛夏日光像從煉鋼爐裡滾出來的銀色熔漿，在羽狀的檳榔葉間一大滴一大滴地漏下來。

夏是忙季，大家以為貨車司機都有忙不完的熱情。他阿爸身為貨車司機，也時常因跑單而不在家。阿爸常開夜車，一直開到上午，結單後他把車靠在人家廠房路邊，就近草草吃點，然後阿爸便在餐館打包兩份炒飯或便當，帶回去給他和他弟。

阿爸卡車的紅鐵皮頂上有一塊塊癩痕，有的是鏽跡、有的則是鳥糞。在碎裂的光斑之下，除了簇新的保險槓以外，整臺車顯得頹廢至極。為了防止駕駛室經毒辣日頭曝曬後而難以進入，阿爸總把車停在那兩棵高過屋頂的檳榔樹下，然後匆匆上樓。

來到兒子共用的那間房，準備在漂浮著冷氣的地板上好好躺上幾個鐘頭，再去出工。地板在幾個月前換新，而他不知從哪黏上灰塵的腳丫，總在發亮的地板上留下腳印；從前地板雖舊（甚至有不少裂縫），可是軟化的三夾板睡起來倒是舒服的，不像新打蠟的地板硬得像是叫他睡在一堆骨頭上。但他從未在兒子面前抱怨，房子翻新是他的主意，他甚至享受這種不適，躺下沒多久，鼾聲也就混著汗臭在新木味的地板上蔓延開來。

弟在一旁解決完油膩膩的飯菜，把飯盒往垃圾桶一丟，下意識做了個俯臥撐，便立刻端起手機，繼續低頭打電動。他有些近視，卻沒有配眼鏡，那眼花繚亂的遊戲特效倒映在虹膜上，發出靡麗色彩。可他做為弟的長輩，卻默默紮好垃圾袋，以防濃重的油煙味跑出來，然後嫻熟地吹開一個新垃圾袋套上。這款自己精心挑選來的垃圾袋，散發出幽淡的薰衣草香氛，為裝潢一新的房間做點綴。

他走過去一把奪過弟弟手中緊握的手機，壓低音量說：「毋通閣再耍手機啊，緊共我去做功課！」他弟瞪著眼，嘴角埋伏著的髒字已衝出一半，伸手去搶回來。他只好丟還給弟，而弟沒時間計較，又戴起耳機，鑽進花花綠綠的世界裡去了。

現在房間內只剩下冷氣和鼾聲同時被吐出來的聲音。

他一邊嘆氣，一邊輕手輕腳地坐回寫字檯，解開手機複雜的圖形鎖，社交軟體依舊沒有收到任何新訊息。估計高中同學全都在這段自由到空虛的時間，鑽到各自的桃花源去了。考試前那兩個約好要帶他出去玩的同學，也沒有再來邀約。他知道，他們之間的情誼都是暫時的，如今永遠地終結了。

起初當他帶領那兩個故友在題海泅游時，他很好奇，摩西是怎麼帶領他的信眾走出埃及的？紅海又是怎麼被劈開的？媽祖是否有這樣的神力，把佔福爾摩沙三分之二面積的山地、丘陵劈開，讓他簡單地就能從這頭

走到另一頭去呢？

他現在只能夠祈禱，因為他即將從一個考卷書寫者成為被命運改寫者。在南方冗長的夏日，等待志願被分發的消息，就好像在焦急地等待一張諾亞方舟的船票。

他又解開了圖形鎖，之前為了專心複習而設置的圖形鎖，如今變得非常礙事。他又打開了他與阿母的對話框，再次準備輸入那條相同的簡訊「阿母，妳去叨位了？我足煩惱妳，共我敲通電話好嘍？」

而這條訊息已在短短四天裡輸入了不下二十遍。

二

沒過兩個鐘頭，死寂的房間突然被響起的手機鈴聲吵醒，好像一隻被拍死在白牆上的蚊子又活了過來。

弟動作利索地把手機藏到枕頭底下，順勢一躺，閉眼假寐。阿爸睡眠惺忪，瞟了一眼手機上的來電顯示卻立馬振奮起來，從地板上起身，徑直離開了房間。他只聽見爸在關上房門之後接起了電話，說了聲「喂，是你啊。」便往樓下快步走去。

隔著門，阿爸的話音有些神祕兮兮的。

弟立刻在床上直起身子，抽出手機，靠牆繼續開打。他挖苦對弟說：「爸爸一離開，你就醒過來了？」「愛你管，你合阿爸阿母同齊滾吶！」弟回嘴，也不正看他一眼。

「你有才調攔講一遍？」他雖然已經習慣弟這樣子說話，但因為這回提到了失蹤的媽，氣便不打一處來，所以訓了他一句。可弟依舊沒理睬他。

不一會兒，車發動聲從檳榔樹下傳到二樓房間。他站起身，欲從兩張麻布窗簾間的縫隙往下張望，卻被那層疊寬闊的檳榔樹葉擋住幾乎整片視野。

這時車聲越來越遠，他猜測阿爸已經離開了家。

簾子被他拉開，陽光「唰」的一聲刺入房間。「欲死啊！」也許是亮光有礙弟看清手機屏的緣故，一旁逍遙的弟突然開罵。

怒意一下子連本帶利湧上來，他衝過去一把扭過弟的耳朵，說：「你攔講！」硬是把弟從床上拖了下來。才上高中的弟已比他高出一個頭，且有著健壯的身體，現正用凸出來的眼睛俯視他。而他的眼睛凸得更厲害，像是在牙齒下即刻爆漿的紅鮭魚子，他衝著弟吼道：「你閹想欲安怎？」

弟用力把他的手甩開，左耳被攢得通紅。整個人砸到床上，床板快被砸得斷裂而發出響聲，用拳頭繼續敲打著。

他自顧自拿起一旁紮好的垃圾袋奔出家，一直到遠處垃圾回收站，把垃圾袋用力一甩才總算緩過一口氣。儘管外頭很熱，但他並不打算加快回家的速度，而是朝著家後門那兩棵檳榔樹晃晃悠悠地走去。

下午四點，黑塑料拖鞋踏進自己的影子裡，聽見

遠處野狗在無知地吠叫。他家屋後僅有幾塊田地和幾座山丘。當太陽下山，上了年紀的阿伯就會過來逡巡，但現在只有他在這條路上漫遊。馬路遠近綴著被烘乾的泥巴，像被貼了幾副狗皮膏藥。抬頭處，高低錯落的窗玻璃像一面面烏溜溜的鏡子，呈著棉絮般的碎雲、溶溶的金光和偶爾劃過的伯勞——年年、月月、日日都是同一副樣子。

他家翻新的二層樓卻在這個灰塵僕僕的村落裡很顯眼。從前老房子有諸多頑疾，家裡為了供他唸大學、他弟上高中，便無多少閒錢，可阿爸堅持要翻新。虧有那兩頂寬闊的檳榔樹冠遮一遮明晃奪目的琉璃瓦片，否則這樣子「假好野」著實令他羞愧難當。

他摸了摸口袋，發現把手機落在了房間，也不知阿母回消息了沒有。

儘管他的氣現已消了大半，準備從滾滾熱浪裡脫身了，可雙腳卻一步比一步沉，融化的影子似要把他的靈魂抽出而與身體發生角力。他感覺自己似乎正在倒退，離那兩棵檳榔樹越來越遠。

三

回到家，發現弟已騎車出去了。

還來不及咒罵他又敢無照駕駛，便先匆忙上樓去取手機，發現失蹤四日的阿母竟在半小時前傳來了一條訊

息——「我幫你籌學費去，我想你阿爸已經把代誌共你講了，免煩惱我。」

他讀後即回她：「阿母，妳佇咧叨位？？？什麼時陣轉來？？？」

屏幕暗下去。他開始思忖，阿爸的確只說她出外打工去了，可他知不知道阿母去了哪？若他知道，何必瞞著？可如果他不知道，又怎麼會對此事不放在心上，如此淡然呢？就算如此，阿母自己又為何不直說明白？

幾十秒後，手機自動鎖住，屏幕上的九宮格象徵著異世界的大門，而他起初設計了一把像「卍」的圖形鎖，因他的名字裡帶著「光」字，這也是阿母對他寄以的厚望。可如今他覺得這扇門、這把鎖，像把他關在密不透風的黑房間裡。他渴望光，於是他悠悠地望向窗外——

頹靡不振的光像被檳榔樹幹戳破的半熟鴨蛋黃，在樹葉、青果之間徐徐流動著。那叢已經成熟的檳榔果是鑲上金邊的翡翠礦群，擺出一副亟待被開採的樣子。

他聽說北部很少種檳榔樹，即使有，估計所結的檳榔也沒南部的好，攤子上賣的上乘檳榔應該產自南部。可他卻未曾親眼見過檳榔被一卡車一卡車的運上去，難道是南部人比北部人更愛吃檳榔的緣故嗎？在他們村子，家家戶戶屋後都聳著一株株檳榔樹，遠遠望去，白色樹皮猶如囚服。

阿爸並不是因為開車而喜歡上嚼檳榔，他和村裡多

數男人一樣，對於檳榔的喜愛是這片土地錄入他體內的基因。直到現在，等到自家的檳榔成熟了，就讓兄弟倆幫他通通摘下。

「高高的樹上結檳榔，誰先爬上，誰先嚐……」

在他們哥倆小的時候，阿母常把這首歌謠唱給他們聽。屋後這兩棵檳榔樹在阿爸阿母結婚買下房子前就存在了，長得一樣高，甚至每年結差不多數量的果實。而他們就像歌裡唱的那樣比賽爬樹。起先，總是他比弟爬得要快，可等到阿弟十歲，他第一次輸給了弟。也是從那年開始，弟的身高超過他，且差距一年比一年大。自此後，他便只差使弟爬樹摘檳榔，自己則用長竿子把果子打下來，可這採法導致他比弟浪費得多。阿爸就在一旁皺著眉頭說：「擱讀初中咧，哪會連挽檳榔攏袂曉？」阿母則把那些掉落在地上的果子一個個拾起來，用清水洗淨後和弟的那些放到一塊兒。

第二年，弟在學校跑步比賽上拿了第一，加入了校田徑隊，暑假就得花很長時間去學校訓練，回家後便再沒心思爬樹摘檳榔了……

如今又到了檳榔成熟的時節，雖然弟已不再去訓練，可他卻已管不動弟，更別說差使他摘檳榔。阿爸不知道其實這幾年的檳榔果都是他和阿母一起用長竿子摘下來的，可他並未向爸報告過這個。儘管只有爸能管弟，但他知道爸工作忙也無暇管。如今阿母不知去向，弟難道真的要變成一隻漫山遍野跑的野兔了嗎？這會兒

也不知道他騎車去了哪裡。

想到這裡，他不免深深嘆出一口氣。

弟都要上高中了，卻死樣不改。就像從前放學一回到家就把作業丟給他做，聲稱要出門訓練，再跟阿母報備完後便匆匆跳上門口來載他的一輛黑色重機，「轟轟」的揚長而去。弟常常野到半夜三更才進家門，著床就睡。他每次聽到弟在夢中打噴嚏，便點燈，起身給他蓋毯子。湊近一聞，弟渾身煙酒味，牛仔褲的拉鏈也未拉上，任由襠門敞著。

他總覺得弟做什麼事都太不上心，連離開房間冷氣也忘關，由牠不知死活地工作，為一個空房間奉獻一鐘頭幾台幣的虛無。對於他而言，總覺得付給一台機器的工資太過高昂，有些不成比例，但又沒有辦法。在南部，因為冷氣幾乎全年無休、二十四小時運作，所以牠的壽命很短。這一台也是在翻新家時候換的，老的那台因為製冷效率低、效果差，他就打算把牠淘汰掉。他懇求阿爸卸下這台廢物，可沒等阿爸動手，牠就被弟拆下來扔到檳榔樹底下。至今還未被清理掉，估計牠早晚會被三十多度的酷熱魔手拆成廢鐵。

把冷氣關掉後，他打開窗，卻幾乎沒有一絲風吹進來，而草葉間無數蟲子的叫聲一時間盡皆湧來。

四

天色漸暗，弟還未歸。

晚風也遲遲不來。於是，房間持續升溫，愈發乾熱，他的嘴唇皺巴巴的，像偷吃了鹽巴導致細胞脫水。在蟲叫聲中，四、五隻果蠅在窗外不時徘徊著。

他感覺腋下正在滲汗，他這才想到要去開電扇，卻不知道電扇什麼時候壞了，折騰了一會，扇葉仍只能極其緩慢地轉動，像一隻故意慢下來的老式時鐘。

煩躁地坐回窗邊的寫字檯後，聽到樹葉搖晃發出的雜亂響聲，他驚喜地以為是風，卻仍沒有半點風吹入。此時光線被太陽漁夫一點一點收了回去，而他只是枯坐著，心想一天又要過去了，再過幾天就要分發志願，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得償所願，應該會的吧，但如果不會呢？又該怎麼辦？重考嗎？不不不，不行。或者將就唸一所大學？可這樣子阿母也會無比失望吧。

他的思考變得極度乾渴。他感覺大腿內側也開始滲汗了，甚至那兒還有點發癢。

房間此時像極了熔爐，而垂在窗外枝頭上的果子仍被什麼東西一直晃動，滿滿當當，嫵媚地不停搖擺著，同時把紫紅色的夕陽撞了進來。

兩隻闖入房間的果蠅在他冒煙的頭頂盤旋。他拼命扭動脖子試圖驅散它們，卻揮之不去。又有兩隻在窗框上按兵不動。他試圖保持鎮靜，可越是這樣，他渾身

的汗便流得越多、越快。他的手游移到發熱的腰部，慢慢解開了勒得緊緊的褲繩，緩緩把手插進內褲，撫摸起來……

窗外的檳榔樹晃得越發厲害了，青果像在透明的馬背上顛簸。他的手愈來愈使勁，並閉起了雙眼，腳趾頭緊緊抓著光滑的地板……

心跳和呼吸變得緊湊，身體像一根轉緊的發條等待被釋放而禁不住發顫。除了他純然存在的自己之外，其他一切都化作空白……他努力打拚著，用他貧賤的手創造著無價的歡愉，他甚至覺得他即將成為世上最富有的人了。他的臉認真地散落在窒息的空氣中，他興奮地睜開了眼，撞見窗框上一隻果蠅騎在另一隻身上，卻安靜得沒有動作（而他的手仍在褲子裡激烈地來回抽動）。這時窗外檳榔葉窸窣窸窣響得愈發劇烈——一小團黑影突然從樹葉間竄出來，縱身躍入窗框（交配的果蠅旋即飛離），撞入他起伏的胸膛。

他彈起來，椅子「砰」的倒地。

匆忙繫上褲帶，腦子裡一片空白。而被撞落在地的那一小貓「喵嗚喵嗚」地叫著。他努力把心緒定了定，在牠身旁緩緩蹲下（他仍能感覺腹部被那包硬鼓鼓的東西頂著，這讓他好難受）。小貓見狀準備開溜，他一把抓住牠的頸部，把牠高高地拎在半空中，任憑牠不停扭動、撲爪。急忙從樓上把牠拎到家門口，安穩地放在地上。牠一著地便倉皇地躡入昏暗的田野裡去了。

他這才終於鬆了口氣，若有所失地把落在地上的一片檳榔樹葉和幾顆果子拾起，想必這一定是那隻野畜生幹的好事。仰頭看，窗戶旁的葉子已停止晃動，那叢果子在暗中靜靜垂著。料不到這隻小貓竟敢爬這麼高，可牠爬這麼高又是做什麼呢？難道為了偷吃檳榔嗎，還是嗅到了他身上荷爾蒙的氣味呢？

把樹葉丟掉，把果子放在石凳上，坐下來。這才意識到天光已被完全吸走，夜幕下到處是此起彼伏的蛙聲等蟲類的鳴叫，蚊蠅聚過來，在耳邊「嗡嗡」地飛來飛去。

他仍感受不到絲毫微風。

當他低下頭發現褲襠已經癟下去時，又摸了摸同樣憋著的肚皮。他再次感覺心空空的，而這使他迫切地想讓其中一者快速充盈起來。四下無人，他臉上的紅暈還未完全褪去，於是他想繼續做完那事。可這又不像別的工作那樣容易繼續，他又得從零開始。然而最重要的東西卻被那隻野貓帶走以至於不知從何下手。

這時，他聽見機車從家門前拐進巷子裡的聲音，一束強光猛打在他臉上，他嚇了一跳，即捂眼睛，「靠北」已經出口。熄了火，弟從車上跨下來，撞見坐在石凳上的他，便問：「你佇這咧衝什？」他差點又要破口大罵，但一見到弟手裡提著的餐盒，態度就從最高音降了一個八度下來，反問：「欲死啊，攔遮爾晚才轉來！」弟漫不經心地把塑料袋勾到他手上，說：「管我遮爾濟創啥？」

弟拿了一顆擺在石凳上的檳榔，頭也不回地衝上樓去，只留下一句：「你記得到時陣共檳榔攏挽落來好了。」他衝著門內的背影喊：「你食過暗頓啊沒？」

五

吃飯時候他又被熱出了一身汗。

飯畢，到浴室裡去沖涼，發現弟已把牛仔褲、T恤、內褲全褪在地上，看樣子已洗完澡了。待他將其收拾進洗衣籃內，自己也褪下衣物——內褲上粘著一些不小心洩出的乾掉的精液。

他在溫水下格外安靜、仔細地清洗自己的下體……

洗完澡後回房，打開房門，冷氣立刻擁上來，覺得整個人無比清爽。躺在床上看片的弟正發出「咯咯咯」的聲響。弟只穿了內褲，頭髮還有些濕漉漉的，肌肉像是紋理清晰的火山岩，好似往外散發著一層熱氣，被電扇吹著。

「電扇不是壞了嗎？」他用國語同弟說話。

「什麼？」弟這回關了手機，抬頭看著他，也用國語回應。

「臉怎麼這麼紅？跟剛幹完壞事一樣。」他盯著弟還未消下去的紅色臉頰，打趣道。

「幹！我剛吃完檳榔啊。我他媽在這裡幹誰去啊？」弟不爽地回答。

「怪不得這麼臭，也不知道你和爸為什麼都這麼愛吃這種東西？」他邊說邊走到「呼呼」轉動的風扇旁，繼續抱怨，「奇怪，我傍晚用的時候，它就是不轉啊。」

「傍晚人家都要燒飯，農村吶，電壓低不是很正常？大學生，有沒有點常識？」弟從床上下來，把頭湊近風扇，打算把頭髮吹乾。

「你才沒有常識吶，都什麼年代了啊，」他聞到被風送過來弟嘴裡的刺鼻氣味，立馬把弟推開，關掉風扇後補充道，「少爺，電費足貴餒。無是開著冷氣嗎？」

「沒差啊。」他躺回去，像一條被曬乾的大馬哈魚，沒了迴游的力氣。

他把毛巾丟給弟後轉身坐在寫字檯旁的椅子上，用「卍」字解開手機上的圖形鎖，阿母仍未讀簡訊。阿弟在背後不假思索地問說：「怎麼樣了？」

「什麼怎麼樣了？」他狐疑地問，心想阿弟怎麼知道他之前在給阿母發簡訊？

「哦，哈哈……沒什麼，只是想說，」他一手用毛巾擦濕髮，一手又去找手機，解釋道，「你的志願啊，分發了沒啊？」

「沒啊……你問這個幹嘛？」他起身坐到弟身邊。

「靠北哦，」弟有些失望又有些窘迫地說道，「就隨便問問，怎樣啦？」

他覺得弟分明有些生氣的意思，便不再往下說。回到自己的床鋪，握起電視的遙控器。

「我下午騎車去鎮上，看見……」為了重新引起他的注意，弟故作神祕地說道。

「看見什麼了？」他放下遙控器望向弟。

「也沒什麼啦。就是看到爸的貨車了，副駕駛座上還有一個女人。」弟想了想說道。

「然後呢，他們在幹嘛？」他問。

「我沒看仔細。」弟說。

「怎麼會沒看仔細？」

「欸，我要是不快點開溜，難不成還要被爸抓個現行啊？」

「你都沒有駕照，活該被抓啊。」

「靠北哦，那不然我用腳走啊，幹！」

「那你到底去鎮上幹嘛？」

「我啊……我問你哦，爸會不會趁阿母不在，到外面偷吃啊？」

「我看是你出去亂搞吧。可能就是爸的一個客戶啊。」

「怎麼可能！那女人我們都見過的。」

「誰啊？」

「就是那個游阿姨啊。」

六

阿母是幫人做文胸的，一台功能繁瑣的縫紉機就曾經被停放在樓下。

家裡翻新的時候，阿爸嫌它礙事，儘管阿母再三要求把它留下來，可阿爸還是決心把它賣了。不過它的確已經過時，如今，人人都上內衣店買去，誰還有閒心訂做呢？就連那個從前頻繁光顧的游阿姨也早已不再上門。

游阿姨自小和阿母就走得很近，她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游阿姨沒有別的過人之處，只有那一對奶讓全村的女人都很是羨慕。

那時他才八歲，弟在床上午睡。他聽到阿母和游阿姨在樓下浴室裡浪笑不止的聲音，覺得好奇，便偷偷地趴在樓梯上看熱鬧。只見阿母頻繁出入浴室，把文胸一件一件往裡拿。綠蕾絲邊的，繡著紅杜鵑花的，金絲鏤空的，孔雀翎裝飾的、鋪滿魚鱗般的紅亮片的，紫滌綸深V型的、白絲絨淺U型的，塑料扣的、金屬環的……

不過，他不知道，阿母最喜歡的是一件綠羽毛緞金絲綢的，游阿姨總是叫她把那一件拿出來，可是阿母總是不肯。

阿母一發現他在樓梯上偷瞧，就立馬把他往樓上領。臨上樓，他突然瞥見游阿姨推開浴室門，浴室的暖燈把游阿姨的豐腴裸身照得燦燦生輝，真有點「佛光普照」的意味，尤其是那對奶，像是西方油畫裡維納斯胸脯的那兩塊奶油蛋糕，是能把所有男人都迷住的。她朝阿母尖叫：「緊共伊羔上去啊！」便「砰」一聲關上了門。

阿母捂著他直勾勾的眼睛，笑著批評他：「怎麼這麼

毋捌代誌！」

哄他在床上，在酣眠的弟的身旁（那時房裡只有一張床，母親時常睡在他們兩個中間）入睡。可他閉了一會眼睛，腦海裡就浮現出游阿姨的乳房，於是又睜眼，發現阿母還在他身旁。阿母輕輕撫摸著他額頭上的幾縷髮絲，一手在他胸脯上輕輕拍打著，如哀悼的瑪利亞一般聖靈。這回他又安然地閉上眼。快要滑入睡境之時，樓下突然傳來短促尖利的一聲驚叫，一旁的弟被嚇醒，「哇哇」地哭了起來。阿母立馬繞到床的另一側抱起弟，而他則興奮地從床上跳起來，跟在她身旁，一起下了樓。

只見阿爸手足無措地在浴室門前團團轉，門後的游阿姨則吊著嗓子，口如縫紉機上穿梭的針尖，謾罵不休。弟哭得更厲害了，而他則在一邊不敢出聲。阿母把弟交給他的時候弟仍止不住地哭。爸漲紅了臉，「歹勢」連連。阿母倚著門冷靜地說了好幾句，游阿姨才終於肯開門放她進去。只聽見游阿姨像是故意扯著嗓門說：「你翁婿硬欲闖入來。」門外的爸聞聲攥緊拳頭，叫道：「我只是想袂放尿，急上便所。」阿弟還在哭，他也被嚇得呆在原地，一動不動。

爸突然在一陣騷亂之中走到弟面前，指著弟的鼻樑，厲聲怒斥：「恬去！」雙眼外翻，可怖得像布袋戲裡張牙舞爪專飾惡霸的丑角。差點一巴掌就要下來，阿爸終究放下顫抖的手，摔門而去。而阿弟瞬間合攏了嘴，把眼淚鼻涕都收了回去。

他已經不太記得那日阿母安慰游阿姨安慰了多久？但記得最後游阿姨收了兩條漂亮的文胸，匆匆回去。記得阿爸蹲在檳榔樹下一個人抽煙，直到開飯他才進來，留下一地煙頭。

席間，阿母只為阿爸夾菜，別的什麼也沒說。

幾天過後，游阿姨又春風滿面地來了，阿母像以往那樣招呼她。阿母還特意向村裡的一位老闆借了台相機，為了拍照留念。她高興地試穿了一件又一件，阿母則換著角度為她拍照。事後，阿母把相機交給爸，叫他想辦法把照片洗出來。第二天下午，爸剛把貨車開回家就恰見正要離開的游阿姨，於是他從襯衫胸前的口袋裡把照片掏出來，說：「予。」她接過照片，對阿爸說：「多謝！」留下一個微笑就離開了。那時他正站在二樓窗前，依稀記得那天游阿姨穿著白色的低胸汗衫，內衣是品紅色的，像一枝用紙包裝起來的玫瑰花。阿爸笑盈盈地倚著檳榔樹幹抽完一根煙，就走進家門去吃飯。

席間，阿母依舊為爸夾菜，只索然地問了一句：「相片予啊哦。」

阿爸急忙回答：「予啊予啊。」說完聲音就突然在阿母難測的眼神裡熄了下去。

有段時間，游阿姨來得愈發勤了，並愈來愈喜歡向阿母打聽家裡的事，總是說：「阮可是好姊妹呢！」而阿爸總每次都正好把車開到家門口，在檳榔樹下與她分別。然後開飯。

席間，阿母仍時常為爸夾菜。

直到一年後的某天，阿爸終於受不了這樣子，便與阿母大吵了一架，她像一座休眠已久的火山一下子就整個爆發了，吵得比爸還要兇狠。阿爸受不了，又跑了出去。他和弟在桌旁默默陪阿母把飯吃完，阿母苦青色的臉頰上沒有絲毫要哭的跡象，只是勉強吞了幾口就擱下了筷子。

此後游阿姨不再來。

沒過幾年，阿母在飯桌上對爸說游阿姨被診斷出患了乳腺癌，聽說左隻乳要割掉大半。她說此話時眼中似閃過一道無聲的閃電。而阿爸像是早就知道的樣子，輕描淡寫地應了聲「哦」便繼續扒飯。

阿母不再為爸夾菜，低著頭默默地吃著。

七

家裡翻新時，吃飯的木桌子尚結實可用便被留下來。但阿爸說什麼都要把那台礙事的縫紉機賣掉。家門太小，於是照原先組成的步驟倒過來把它拆掉。女人總是愛在丈夫幹活的時候閒聊，可母親這回只是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台縫紉機被大卸八塊，而沒有吭聲。她曾如此熱愛剪布、縫紉，用粉筆在完整的布料上畫出她作為女人的一切想象，為兒子縫補校褲上的破洞，給丈夫製一件貼身的襯衫，以及為村裡的女人做一件件被她們嘖嘖

稱讚的文胸……但如今連孩子都已經長大了，大兒子就要考大學、小兒子嚷著要到台北去上體校。

阿母每次向他提及兩個兒子上學的事情，他準會說：「想這麼濟衝啥？『時到時擔當，無米著煮番薯湯』。」而一門心思全放到翻新房子的事情上。翻新房子的錢是阿母攢了好幾年的大半積蓄，爸只拿出了一些，阿母覺得那可能只是賺到手的一部分，便問他另外一些錢哪去了？他卻反駁說，開貨車哪賺得了這麼多。阿母懷疑他出去賭錢了，但阿爸說堅決沒有，為此他們又時常吵架。

等把房子翻新完，客廳的四面牆都貼上了帶有檳榔樹圖案的瓷磚，在燈光底下，一塊塊亮堂的方瓷格像果蠅的複眼，那一張飯桌和桌上四人在複眼之中，在一棵又一棵的檳榔樹下。

阿母在飯桌上向弟宣布，失禮，阿爸阿母無錢送你讀台北上體校。正在扒飯的弟抬頭盯著阿母的眼睛。阿母補充說，台北房租足貴，學費也貴，生活水準懸，攔再講……

阿弟打斷她說，你有無想過我該怎麼辦？阿母頓了一會，說，這裡的體校怎麼樣……但阿母還是希望你能好好讀冊。阿爸在一旁清了清喉嚨，像是準備發話。阿弟繼續隱忍著說，可我只會跑步。阿母以為爸要發話，可阿爸遲遲不開口，於是飯桌上的氣氛一度陷入低迷。

阿母只好開口說，阮也毋是無想過法度，可你們兩個

明年攏欲去讀冊，真正提袂出啊。阿弟質問，那你們為什麼攏欲裝修這間厝？阿母看向阿爸，阿爸攤下碗筷，準備起身。

阿弟繼續質問，講啊！阿爸指著他大聲說道，囡仔人管遐爾濟創啥！便離開了飯桌。阿母淡淡地對弟說，你總有一日會走袂振動。阿弟搖頭，心裡卻什麼都明白。

而他一言不發，嘴巴裡還嚼著燙青菜，眼睛裝作無神地望著四周光滑明亮的牆壁上的瓷磚。瓷磚內沒有風，所以檳榔樹一動不動。

八

窗外的檳榔樹在夏夜靜默，黑暗中的檳榔如堆疊的綠貓眼窺伺著二樓房間裡的一切。他起身「刷」地把窗簾拉起來，轉頭時瞄到了垃圾桶旁被吐偏的檳榔殘渣，拾入垃圾桶。他躺回床上，望著弟。

「不是說游阿姨去台北了嗎？」他繼續問道。

「前不久，大概就在家裡裝修完不久回來的。」弟起身穿牛仔褲。

「你要出去？」他問。

弟不回答，把牛仔褲扒上去，他的田徑運動員屁股顯得飽滿如桃。

「都這麼晚了，還要去哪裡？」他問。

「反正不是去訓練……有沒有錢？機車快沒油了。」

弟套上 T 恤。

「你自己的錢呢？」他問。

弟自作主張拉開寫字檯抽屜，肆意翻找。

「那是我的寫字檯，隱私，懂不懂啊？」他又急忙從床上爬起來，走過去。

「幹，這是隱私哦？兩張床，一張寫字檯。」弟拉開另一格抽屜。

「你快住手啦！」他衝過去。

「幹！錢你到底放哪兒了？」弟轉過去面向他。

「你自己把錢花光了，還要向我要？」他說。

「你裝三小哦！媽每個月不是多給你錢嗎？」弟冷笑。

「媽從來不偏私！」他辯解。

弟繼續冷笑。

「跟我講明白，你到底去哪？」他問。

「你他媽到底給不給啊，幹！」弟已經失去了耐心。

（檳榔樹下傳來機車鳴笛聲。）

「你說，我給。」他把手交叉在胸前。

「我幹他媽！」弟轉身跑下樓。

他呆在原地，聽著弟摔門的聲音，與另一人的「幹罵」聲、笑聲，以及機車遠去的聲音。

那天晚上，他關燈蹣跚在床上，家裡除了他之外便空無一人，窗簾上倒映著檳榔葉和檳榔果搖晃的淺影，不知道是不是起風了。無法遏制，慾火從體內燒出來，他又想打槍。可他又克制著自己，被折磨了整整三個鐘

頭，直到後半夜，弟進門的聲音響起。

九

「你記得明日把檳榔果全挽落來。」阿爸丟下這句話便從地板上起身，又火急火燎地離開。跟著，弟後一腳出去。他又好奇地從窗戶往下看，視線仍被那檳榔葉擋住。他只知道弟又跟那個人，在樹下廝磨了半晌，才一起騎著機車離開。

這是阿母失蹤後的第七個下午。

自從那日阿母發來消息之後便再無新的消息，他甚至想過報警，可是阿母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失蹤，她只是不想透露自己的地址罷了。可她究竟又在忙些什麼？連回覆簡訊的時間都無，難道是故意躲著他？

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想這些問題。

他的腦袋就像記憶卡一樣，不停地插入拔出，資料被一遍遍地打開讀取、關閉。可他無法將它們清空刪除，人腦有時候比電腦更加無能。唯一令人驚喜的是，被人類創造出的機器不會有怨言，就像冷氣從來不會和人類爭工資的事，也似乎很少發洩。

他慢慢開始理解弟為什麼從那以後就迷戀上了打電動。可他又覺得手機在被把玩、操縱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一絲快感呢？在手指與手掌不同力度的撫摸、揉捏之下，如果牠能代替自己發聲，想必早也呻吟了千千萬萬遍。

人們在生產牠們時，就希望徹底把屬於牠們自己的聲道闖割掉。而也因為他突然察覺到空調運作的呻吟聲越來越響，才發覺牠似乎出了什麼故障。

但他並沒有理會，總覺得牠會乖乖不叫的。

不像他的腦袋，顛來倒去都無法把繡壞的金屬條倒出來。不過只要到了明天，志願一分發，他就會徹底安下心來。

他脫光衣服，躺在床上又爽了一番。（過程中窗外檳榔葉搖晃不止，他時刻提防著，所以並不夠盡興。）

起身把一包餐巾紙丟進垃圾桶裡，關上了聲音越來越響的空調，推開窗，風一下子撞進來，夾雜著檳榔樹的清淡氣味，把他熱烘烘的下體吹得涼颼颼的。他定睛一看，發現樹上兩三棵檳榔已經熟爛，一群果蠅在那上面打轉。他把頭探出窗仰望，光依舊刺眼，把眼睛眯起，只見煙灰色的雲在他眯眼而成的山谷之中快速飄動。

等房間裡的冷氣很快散盡，他又陷入了燥熱，但微風徐徐吹拂、電扇擺頭，他裸身「大」躺在涼席上，意識變得混沌不清起來。等他醒來，已是傍晚。把幾隻在房間裡繞來繞去的果蠅趕出後（窗外熱風越來越猛烈），關窗開冷氣，於是牠再度開始呻吟。

他覺得牠許是徹底壞了。

打開手機，他原以為阿母應當已經回了他訊息，可一切還是老樣子。他只好回過頭問弟什麼時候回來？幾個鐘頭以後，等天完全地黑了，他才收到弟的回覆。

「晚點。」

冷氣不低，可他沒來由的覺得冷，於是他縮在毯子裡。聽著發病的冷氣運作的響聲，還有樹葉被風拍打在窗戶上的響聲，覺得心裡空得發毛。半夜裡，又迷迷糊糊地聽見阿爸把車停在檳榔樹下，接著又聽到像是什麼擊打車頂鐵皮的聲音，猜測要麼又是那隻野貓、要麼就是被風吹落的檳榔掉落時發出的。四點多鐘，阿弟跌跌撞撞地走進屋子，倒在床上後便昏迷不醒。而他就是在這個時候徹底醒了。

他點燈，走到阿弟身旁，依然滿身煙酒氣味。他發紅的胸脯在敞開的短袖襯衫下勻靜起伏，脖子上似有一條發紫的勒痕。牛仔褲的門襟依然敞開，但這回連內褲也不見蹤影。他把毯子蓋在他身上便無可奈何地離開。

下樓打開屋子的後門，微青色的天光把遠處的田野、馬路、爸的貨車、石凳、門框，一切的一切染成發霉的錯覺。事實上，的確下了一點點雨，被貨車輪壓碎的檳榔果稀爛得一塌糊塗。他還發現被弟擅自騎走的機車不見了，證實了他的確是被人送回來的。

差不多等到六點，天光大亮，他準備趁天氣還算涼快的時間把檳榔摘下來。等他正要動手的時候，一個女人出現在他家門口。他不敢確認她，所以未打招呼。

「竟然攏遐爾大漢，攏認袂出我了，我是游阿姨呀！」女人指著自己，率先開口。

「哦，游阿姨好。」他看著眼前這位面容清癯、然而

頭髮與妝容都很精緻的女人，有些難以置信（她的兩隻豐乳竟然都還在）地應道。

「按怎？欲挽檳榔啊？」游阿姨看見他手裡的長竿子便問。

「嗯。」他答。

「你阿母呢？」她裝作關心地問。

「她出去了。」他答。

「哦……」她刻意留出思考的時間，問「你阿爸呢？」

「毋知影，伊也許擱咧晒。」他漫不經心地回答。

她迫不及待地從窗戶往客廳望了一眼——屋內嶄新的家具、茶几、電視機以及那些如白生魚片一般的瓷磚……只見她眼前一亮。

「阿姨，你揣阿爸有啥物代誌嗎？」輪到他問。

「啊？嘸代誌，嘸代誌，」她回過神來，又補了一長句，「我毋是來揣你爸的，毋過既然厝內只有你爸佇，著講我來過了。」

「哦，好。那阿姨再見。」他做出送客的樣子。

臨走前，她又往裡偷瞄了一眼。他看見她明麗的紅色濃唇吐出難捨難分的兩字：「再見。」

他覺得熱氣正從四面八方游曳過來，便立刻著手打檳榔。舉起長竿子，小心翼翼地晃動，讓它盡量都掉落到車頂上去，於是響起一陣「噼里啪啦」的聲音。不多久，那兩株檳榔樹便成了兩個寡婦。

他站在貨車嶄新的保險槓上，就想到不久前因為父親半夜開車太暈，下高速公路時不小心撞到了機車，自己人沒事，但對方卻傷得不輕，且保險槓那整個部位也被撞爛了，運載的貨物也掉出去一半。阿爸起先還瞞著阿母說貨車被租出去了，可阿母終究識破了爸的謊言。阿母也替爸還了不少錢，終於了了此事。但他們的學費就變得非常棘手了。阿母讓他瞞著弟，不要讓弟因為此事而怪罪爸。

回想起來，如果那晚阿爸在嘴裡嚼一顆檳榔，是不是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了呢？

他從保險槓一直爬到車頂，把落在車頂上的檳榔一顆一顆撿進籃筐裡。在黏稠的空氣裡，沾著水珠的果子散發著清冽的氣味，果蠅不住地徘徊著。他跪在車頂上的褲管濕了，似乎還沾到了一些鳥糞。可當他剛撿起第十顆檳榔，就吃驚地發現：在檳榔之中，還有一個安全套，透明發光、正流出乳白色液體。

十

轉眼間，自從他告知阿母自己被台北那所心儀的大學錄取之後，已經過去大半年了。大一開學的時候，她把錢匯到他銀行卡裡作為學費，之後她每個月都定期把生活費匯進卡裡，但他的生活仍只能過得相當拮据。

台北的一切都不是他想像的那樣。

一入秋，台北陰沉的上空就開始下起沒完沒了的雨。此前他所有積極的企望也被那從邊緣滲透進來的苦水泡得腐爛，他更喜歡窩在宿舍裡，不知不覺學會了打電動，多數時候依舊睡覺發呆。繁重的課業壓力和聰明、優秀、相比之下家境優渥的台北同學，讓他越來越看清自己的位置與處境。他偶爾在台北的街頭遊走，在淡水的夕陽下徘徊。他時常路過夜市的暗巷，總想要和那些可憐的野貓處在一起，久了他也發現那些野貓竟都有自發送食物的主人。

他經常打電話、發簡訊給阿母，但她總是沒空回他。有時候在凌晨四、五點鐘，她才發來一條語音留言，說她一切都好並問他學業如何？他常跟阿母編造他的近況，但久而久之，便再沒有什麼話好說。有幾次，終於好不容易打通了她的電話，沒聊幾句，阿母就開始哽咽起來。他問阿母怎麼了，阿母說沒事沒事，只是因為想他們了。阿母本就是個話不多的人，當話題硬生生的被卡在那裡時，他就問阿母她到底在哪裡？阿母總是避開，說她有點累，要去休息；或說又有工作要忙了。幾次通話的時間都不太固定，但總是短得只有一兩分鐘。

他不常與弟聯繫，只有幾次，弟打電話過來問他要錢。數額小的，他倒是立馬在第二天就轉帳過去；數額大的，他就問弟是不是犯什麼事了？這時候阿弟就連回一個「幹」都不願意。至於阿爸，他不知道，弟也從不會提起，只有阿母有時候與他聯絡的時候才可能被問

起，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是覺得有些事情除了瞞著與拖著，便再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等到上半學年結束，聽說學費要上漲了，他不願意再讓母親操勞，便決定寒假留在台北打工來湊那差額。但其實那個所謂的家，他早已不打算回去了。

期末考試剛結束，室友們就都接二連三拖著行李箱回鄉了，只剩下他一個人。鎖起門，幹了幾天那種事。再下去就要把自己孵化成蠅，於是通過打電動認識的朋友找了一份在酒吧的接待工作。他第一次去上班，心驚膽戰的，連話都說不利索。他原本打算放棄，但遇到了一個很好的主顧，便被他提攜著。

那位主顧是一個六十好幾的老男人了，姓游（當時他聽到嚇了一跳）。據游先生自己說，他時常出沒於這一帶，因為這一帶是風水寶地。他問為什麼說這一帶是風水寶地？游先生只是喝酒，笑了一笑，說之後就知道了。

那一天游先生喝得很盡興，於是硬把他拉出了酒吧，左繞右繞把他拐進一條小巷子裡。他只是一路攙扶著游先生，不時傳來發情的貓叫聲。路面上青褐色的積水倒映著昏暗的街燈，雨暫時停了，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子香氣，讓他一下子興奮起來。何況他又替游先生擋了兩三杯琴酒，如今酒意上來，他也有些輕飄飄的幻覺。

再轉過一個街口，兩棵矮小的檳榔樹出現在他的眼前，他隱隱約約能看到它的枝頭正吐著新芽，好像春天已經來了。游先生滿臉通紅，大聲說：「到啦，到啦。」

還沒等他抬頭看一眼，眼前那扇門就被打開了，一個渾身風塵的女子跑出來，謹慎地幫他一起把游先生扶進去，緊又輕輕地把門鎖上。

不一會，在一陣香甜得如入花陣的客廳裡站滿了一排只穿內衣的女子。他扶著發緊而又膨脹的額頭，盯著那繁複俏麗、五光十色的內衣，一件一件看過去，直到其中那件以絲綢作底、由綠羽毛包裹，並用金絲縲上去的內衣，他慢慢抬起頭來，撞見了那雙由笑意、嫵媚包裹著蒼老、絕望的眼，他急忙閃過臉去。

那個上了年紀的女人走過來，輕柔地挽起游先生走上了樓。而他也被另外一位噴著濃郁香水，年紀差不多二十五、六的女人拉起來尾隨游先生上樓。一路上，他的淚把眼睛濡濕了，像在出汗，整個人也隨之往下墜，「你看你，都激動得哭了呢。」她一邊笑著，一邊用冷而潤的指尖將他幾滴淚擦乾。那深如峽谷的乳溝此刻清晰的出現在他眼前，他立馬伸手摟住那如石鐘乳般奇幻的腰身，在酒精的刺激下親吻著她的臉頰。跌跌撞撞地進到游先生隔壁的那間房。

他一邊做著，一邊聽著隔壁房間猛烈的撞擊聲，還有她隱忍克制的呻吟。他把唇咬出血痕，用盡全身的惡意不斷進入眼前這個女人，意識被不斷抽離、不斷塞入他近乎瘋狂的體內。他渾身上下都發燙、通紅，那女人痛苦地要叫出聲來，可他立馬捂住她的嘴巴。在他的腦海中，突然閃過停在窗框上交配的果蠅的畫面，無聲而

又絕望。就在那一瞬間，他立刻從她的體內抽出來，坐在床沿，像個小孩子般失聲痛哭起來。

隔壁房間的撞擊聲仍在繼續，他知道那張「吱嘎」作響的彈簧床上有她生命的重量。游先生命令他身下的女人「叫啊！給我叫！」但那女人像任何時候一樣，把嘶吼克制成呻吟，把呻吟克制成靜默。

她被當做一台機器，游先生想要把這台機器做壞，要讓她發出壞掉的聲音。可她只想要為隔壁房間那個她深愛著的男人製造她身而為人不在場的證明，或者證明她只是一台能正常工作的機器，而不是一個壞掉的人。

那個年輕女人走到他身邊，撥動他被汗黏住的頭髮，然後她在他耳邊柔聲地說：「怎麼又哭了啦？噓……你聽，他們已經快到了啦！」她遞過來一顆綠得發亮的果子，而他在游先生愈加響亮的高潮聲中顫著手接過來，她不服氣地說，「來，嚼顆檳榔提提神。之後我們再繼續。」

書寫南部農村的一個家庭，母親為了家計，北上求生，行蹤迷離；留在家裡的父子三人，在褥熱中過著沒有女主人的生活，兄代母職照顧弟弟。從母親行蹤成謎的這個時間點回溯父母情感，及可能的第三者關係對父母感情帶來的傷害，以及一個家庭裡，經濟弱勢引發的成員相處關係。最後母親為家計淪入青樓的情節頗為殘忍，是一種極端的處境設計，但小說書寫的各種生活細節仍有其勝場，比如南部農村生活空間的營造、褥熱與心情的交互關係、兄弟間鮮活的對話和互動、兄長對家庭成員的關懷、沉默的父親與游阿姨似有若無的隱暱關係、及至與母親的青樓一會，都有細膩的時空鋪排，兼及情感湧動。某些用詞和文字可再求精準。整體而言，生活感的呈現相當細緻。

小說組評審獎

〈綠色的鬼〉

蔡慧晴



作者簡介

高雄市岡山人，畢業於南華大學文學系，目前就讀東華大學華文系碩士班。

得獎感言

感謝提供修改建議，讓小說更完整的老師與朋友。感謝評審老師們的欣賞。感謝總是在生命中交織的笑與淚。感謝在我不相信自己的時候依然相信我的家人及好友。

老吳一人坐在客廳裡，窗外斜陽正落，但能爬進客廳的只有餘燼。

老吳躺在小藤椅中，卻沒有一絲包裹感。餘燼被時間熄滅，狹小的公寓失去光，黑到老吳懷疑自己在無意識中闔上雙眼，他看不見，有些昏昧，但鼻梢不時縈繞著一股他再也熟悉不過的油煙味，臭到他頭痛。他甩甩頭，卻甩不掉腦袋的腫脹感，手往桌上一摸，觸到一冰涼的硬物，旋即拿起就口。

杯子擠不出一點液體供給老吳，他下意識伸出舌往杯口裡鑽。

他用兩片唇瓣輕抵杯緣，舌尖藏在雙唇之間，巧妙的掂著杯口。他感覺到玻璃杯逐漸染上他的溫度，貪婪的舌從微啟的嘴竄出，滑進杯中，殘存的液體躍上舌尖。他舔拭，一遍又一遍。

老吳凝望著黑暗，卻發現幾點青綠的螢光從杯底冉冉升起。

玻璃杯成為犧牲品，碎成一地慌亂失措，老吳的喉頭溢出些許嘶啞的低鳴。

「鬼……鬼！」

老吳想逃，世界卻瞬間倒置，他從黑暗一頭撞進無垠的白晝，油煙味伴隨酒精在他鼻間遊走，油膩的觸感包裹他的身子，招緊呼吸，老吳抓住脖子，吸氣、吸氣，窒息卻溺斃他的氣管。

「咳！」老吳忍不住用力一咳，視線延展，他發現自己斜躺在地板上。

油煙味的侵擾還在持續，甚至加上鍋鏟敲擊的鏗鏘聲，老吳坐起身，搗著頭，腫脹的腦袋近乎炸裂。他受不了廚房那個女人，他的妻子，總是這樣——跟那嚴重折損的鍋鏟和老舊的抽

油煙機一樣——做每一件事都像一場欲罷還休的砲戰。

他砸砸嘴，想喝酒，往桌上伸手卻撈不到慣用的玻璃杯，空泛的掌心讓他的頭腦更加渾沌。他扶著藤椅起身，走進廚房。

廚房是狹窄的長方形，所有用品全倚靠在左邊的牆上，右邊的牆和廚房設備之間的空隙便是走道。壓縮的空間被白色磁磚填滿，一個一個小小的正方形，底部用摸了便會粉碎的嫩紅色線條勾勒出花的圖樣，但大多數都已經消磨殆盡，抽油煙機與瓦斯爐間的磁磚則完全看不見白，灰黃黏膩的垢逐日逐月逐年反覆塗刷，連磁磚都忘記自己的色彩。

女人背對他，舞動鍋鏟，手臂上的贅肉隨之擺盪，她的身軀幾乎融入整個廚房，抽油煙機昏黃的燈光使一切看來像褪色的舊照。老吳踏進廚房半步，隨口喊了聲。

「我的杯子哩？」老吳在廚房門口探出半個頭，腳尖輕觸在廚房的門檻上。

女人沒有回答，鍋鏟粗暴的敲擊鍋底，火舌爬上鍋邊，老吳的唇拉成一條直線，抽油煙機轟隆隆的運轉，油煙卻還是往客廳飄。

過了半响，老吳又提起一股氣，試探性地對女人喊：「喂——！」

喀嚓。焰火被扭斷，抽油煙機關上，女人把鍋裡軟爛的青菜鏟進淺盤中，漫延的湯水懸掛在盤緣。女人雙手端著盤子，圓潤的身形從廚房中擠出，越過老吳走進客廳。

老吳不耐的扭起眉頭，追上女人的背影，才想開口，卻被放下盤子的女人搶先一步。

「自己去垃圾桶找啦！」女人雙手一擺，狠惡惡的瞪了老吳一眼，「你一天不喝酒是會死喔？整天喝成這樣，東西亂摔，人躺了就睡！還好我今天進來是先踩到那個破酒杯，不然你早就被我踩死了！哼……踩死了還比較好，省得一天到晚看到你這個沒路用的酒鬼。」

「唉唷！」老吳擺擺手，只覺得頭更痛了，「說那什麼話，我每天就喝那麼一點，而且我的杯子……」老吳想為杯子的事辯解，腦中卻隱約浮現杯子碎成一地的景況，可能是之前發生的，也可能是剛才摔破的……記憶在回溯，像逆流的瀑布，老吳彷彿從眼中看見自己，一片黑、一點綠……疑慮自腳底爬升，老吳的眉頭不由得疊起一座峻嶺。

「你那個叫喝一點？每天兩三支高粱叫喝一點！你要把這個家喝垮是不是？也不想為什麼你大兒子跟媳婦要搬出去，還不就是你整天喝酒，喝醉了就什麼話都拿來說，誰受得了你？我每天上兩個班，你哩？伸手拿錢買酒，當作錢很好賺是不是！」

「呔！說那什麼話！」女人的怨怒激起老吳怯懦的不滿，他扯開嗓子，試圖讓自己聽起來壯大，但顫抖的尾音出賣他絞扭的雙手，「我以前一個月五、六萬還不是拿回家！」

「一個月五、六萬？」女人嗤笑，臉色卻更加死沉，「多久以前的事你也敢拿出來講！五、六萬你有全部拿回家嗎？還不是都拿去跟你那些酒肉朋友吃吃喝喝，賺很多，花更多！沒看過像你這把年紀還存沒幾個錢的，你……」

「唉唷、唉唷！不要噁了。」老吳的身形隨著女人的話語壓

縮，他一路退，退到唯一能夠安身立命的小藤椅上蜷曲著。他的頭開始痛，鬼魅般的螢光又在眼前忽明忽暗，慘白的日光燈在閃爍，他的妻子卻渾然未覺，一張變形的嘴短時間內反覆開闔，兩排齒列牽扯出幽怨的唾沫，他好似看見女人唇角的泡珠反射出一道又一道青綠鋒芒。

綠色的鬼火如同眨動的雙眼，在閃爍的夾縫間向老吳逼近，一步、兩步，老吳無路可退，聲音在鼓譟，世界有如斷訊般紛雜，椅背阻止他的逃脫，他低下頭，覺得自己的靈魂正慢慢抽離……

「吵死了！」爆炸般的吼聲夷平一切混亂，位在角落的木門轟然打開，一個蓬勃而身形胖壯的男人從房間走出來，那是老吳的小兒子，他們都叫他阿弟。

阿弟一出房間，女人當即堆起滿臉笑，粗厚的聲線也拉高，「兒子啊，吵到你了喔，你也知道你爸……算了，不說了，晚餐剛煮好，去拿碗筷吃飯。」

老吳的大兒子像他，阿弟則像他媽——不只長相，還有身材跟粗裡粗氣的聲音——阿弟唯一像老吳的地方只有手藝，那是老吳自豪不已的。想來他老吳以前可意氣風發的，一雙手比一個搬運工的命還要值錢，以前在這高雄三民區誰不認識他吳大富？那時候一包黃長壽才三、四十塊，他一個月就有五、六萬的收入，這種薪水可不是人人有，他炒的菜每一盤都是金磚銀條啊！他做了幾十年的廚師，在大飯店裡幹了十幾年，終於爬到領班的位置，要不是他……算了，不提也罷，都過了、都過了。

「不要，我要出去吃。」阿弟蠻不在乎的打個哈欠，越過女人，眼光始終沒有投射在老吳身上。

「你要出去，那順便幫我買包菸回來……買個兩包好了。」老吳手才伸進口袋，阿弟當即打住那隻要伸到門把上的手，一屁股坐在老吳對面的沙發上。

「那算了，家裡吃就好。」

女人聽到阿弟這麼說，面容當即掛上一抹燦爛，頭也不回的跑進廚房準備碗筷。老吳的指尖停在錢包上，無法進退，最後只能放任它悄悄溜出口袋，抓起遙控器，打開電視。

三人在客廳成為一個銳角三角形，女人跟阿弟坐得很近，老吳是異端的頂點，他側著身子，面向電視，只夾自己碗前的那兩道菜。空間是易碎的寂靜，沒人想打破這微妙的平衡，電視裡女主播的聲音、咀嚼聲與碗筷碰撞聲。

「近年房價雪崩式下跌，北部特別有感，尤其是人稱蛋黃區的精華地帶，房價在三年內直線下降……南台灣的房價則繼續持平，沒有太大變動……」

女主播站在一片虛擬的景幕中，背後是一棟又一棟的高樓，左邊是一張圖表，一個箭頭萎靡不振的癱軟在上頭。

老吳的視線越過電視，望向整個空間，一廳一廚三房兩衛，在他的位置上盡收眼底。這間房現在看來確實有點小，但當初也是花他好幾個月薪水加上賣祖產的錢才買下的。為了這件事他跟女人還吵好幾年的架，每次一有什麼不順遂，女人一定會拿他賣祖先土地的事怪罪他，說他敗家、賣地、不務正業，他還不是為

了全家人的舒服日子才這麼做，那時候多快活，一天喝三支高粱都不是問題！結果現在房價再跌他還是買不起一棟透天……唉，不說了、不說了。

空間好似緊縮了些，老吳放下碗筷，驀然覺得天花板變得低矮。想當初這是附近最高的公寓，雖然才五層樓高，但在一片低矮的房屋與平坦的田野上它仍是顯著的指標。玫瑰色的外觀是綠野中唯一的花蕾。

他第一次踏進這間房，新漆的臭味都還沒消退，整間屋子白花花的一片，像置身於尚未開拓的世界，女人走在最前面（還很年輕，但身材已經些微走樣），兩個兒子在打鬧（只到他腰邊的高度），他在後面看著一切。

鏗鏘，三個碗層疊，柱狀的女人捧著碗盤，跟隨蟄伏在白漆上的裂痕走進廚房。

老吳斜在藤椅上，關掉電視以後的客廳靜得嚇人，靜默被徬徨的瞳孔撞出隙縫，不安定的氣氛躁動，磨擦出碎屑，掉在老吳手上。老吳看見搔癢在他褪去手毛的手臂上跳動，他伸手搗住那些雀躍的黑斑，癢卻跳進他的嘴巴。

老吳垂下眼簾，將視線擠到角落，鬼祟又小心翼翼地瞄了阿弟一眼，確定阿弟的目光聚焦在手機上，老吳才從桌下的抽屜中拿出備用的酒杯（他藏很久，總覺得有一天會用到），旋開瓶蓋，瓶口輕點在杯緣上，卻碰出有如煙花炸裂的聲響，鏗，阿弟滑著手機的拇指稍停，旋即又恢復動作，連抬眼都懶。老吳斟滿酒，卻難以就口。這公寓的空間實在太小了，小到什麼聲響、什麼眼光都藏不住。

他曾經很厭憎女人跟兒子們看他的目光——從很久以前就是——他們一雙雙巴望的、深黑色的眼睛，狠狠地穿透他。那些貪求的、最基本的渴望全綁縛在他身上，不，他絕對不是不想拿錢回家，事實上他很享受女人看到薪水時逐開笑顏的表情，只有這種時候他才完全支配這個女人，但每拿出一點，他就覺得自己有某些東西被剝落了一點，他的心在塌陷，卻不敢承認，他嘗試填補，最後發現往洞裡倒酒是最完美的選擇。

高粱酒就是人生，香裡有辣，苦中又帶甘，起初他每天跟朋友喝上兩杯就好，兩杯便讓他忘記一切，後來三杯、五杯、一罐……

他淤積成一潭深綠色的沼澤，在進退間越陷越深，窒溺的泡沫倒流。

水聲灌進老吳耳裡，唰唰唰唰唰，是從廚房傳來的，要把碗底刷破的氣勢，他大兒子搬走前這樣的洗碗聲在家裡禁絕一段時間，那時候家務改由媳婦負責，他坐在家裡，看媳婦下班後急忙返家，手裡提著一袋菜肉，他這媳婦做的飯挺合他胃口，而且很上心，每天都會變出不一樣的菜色，跟女人差得多了。

他這個媳婦好歸好，對老吳的態度卻很差，一開始還笑笑的，常問「爸，你晚餐想吃什麼」之類的話，後來臉一天一天的臭，尤其是看到他喝酒！唉唷，他沒想過有人比女人還會管他，媳婦跟大兒子要搬走的前一個月，媳婦還狠惡惡地罵了他一頓。

「爸，你要喝幹嘛不喝米酒，至少便宜一點，整天花錢買

酒、買菸，家裡都快被你喝垮了！」

呔！這是做人媳婦該說的話嗎？他買的又不是一大罐幾千塊的名酒，一罐幾百塊的小罐高粱也能這樣唸……何況買酒花的也不是大兒子的錢，哪裡輪得到她來管了？

一杯下肚！啊！只有高粱才對味。媳婦懂什麼，米酒喝起來像水，沒有味道，連舌頭都不會感覺到你把米酒喝進嘴巴裡，不像高粱……高粱才是真酒！懂酒的人才喝高粱。

老吳兩指輕捻著酒杯，聲音在空間爬行，微弱的月光曬不進客廳，黑把一切吞噬成萬籟俱寂的空無，老吳覺得眼皮又重了，或者是夜太黑，讓他睜著眼也沒辦法看清任何事物，眼球懸掛在充滿紅絲的白上，空泛而呆滯的鎖定黑中唯一的濃厚青綠。

「你可不可以少喝一點？每次喝醉了就亂說話，你這樣讓我們很難做人。」媳婦的聲音很高，像箭簇強而有力的貫穿他微脹的腦袋。

「什麼亂說話？妳跟妳老公不是拿了錢嗎？三十萬，我買房子以後剩下來的錢……就為了讓你們結婚的時候好看一點！」

婚禮的場景老吳沒忘，紅毯、白紗、金飾，紫色的宴會廳還是靠他的人脈才擠得進去，花花綠綠的人們魚貫而入，大家帶著欣羨的眼光，「老吳啊，你真了不起，養了一個兒子這麼有出息，一場婚禮辦得那麼風光。」

「唉唷，這哪有什麼？」老吳嗤笑，歪斜的嘴角露出一口腥紅爛牙，「辦婚禮有什麼難，不過就是錢嘛，錢砸下去就風光了！」

婚禮上，老吳的大兒子跟媳婦兩人滿面紅光，卻被一席雪

白婚紗反射成死板的灰。

那時候他還是大飯店的領班，一個月的薪水雖然不像以前那麼多，但也足夠他過舒適生活。

那天多麼風光！

「誰知道他們拿了錢就變了一個樣，唉……兩個人都在工作，薪水也沒拿回家，還偷偷買了房子人就跑了，那三十萬好像丟進水裡一樣，如果那時候沒花掉，現在就不用看人臉色喝酒了。」老吳在藤椅上萎縮，曲成一個小球，青綠色的影子在他面前遊蕩、飄忽……

「你又喝醉酒了是不是啊？」阿弟粗野的吼了聲，伸腳踢往桌底一踢。

突如其來的聲音讓燈光在黑暗中閃爍，老吳愣愣地看著高速閃爍的空間，洗刷聲還在繼續，唰唰唰唰唰，有人在叫罵，是阿弟的聲音？還是他大兒子，他們的聲音都好像、好像。

「你又喝醉酒了是不是啊？他媽的，每次喝醉就要講那三十萬，當初又沒人逼你，給錢的時候都很大方，說是為了我們花錢，其實還不是為了你自己的面子！」

「我沒有醉！」老吳擺擺手，混亂融雜的聲音盤據他的耳道，閃爍的燈光逐漸消失，明明是燠熱的七月，老吳卻感受到冷從他的椅背開始蔓延，「才不是為了我自己，我幹嘛花三十萬買面子！」

刷洗聲停止，空間是關掉的電視螢幕，無聲的黑。老吳抓著酒杯，一杯沒有加水的純高粱酒灌進嘴裡，香、辣、苦，又甘！

「阿弟，把你爸扶進房間睡覺。」女人站在廚房門口觀望藤

椅上那株老去的枯草。

「又是我？我是欠你們的是不是？」阿弟狠惡惡地一瞪，「每次喝醉都要我處理，在家喝醉要我扶，在外面喝醉叫我載，我是妳家的司機、他的小弟是不是？」

「好歹他也是你爸。」

「我爸？他幫我做過什麼了？從以前就這樣，每天喝酒，有工作也喝、沒工作也喝，喝成廢人、丟工作還在喝，錢都拿去喝酒了，哪有花在我身上？」

「不然就看在媽媽的面子上嘛，把他扶進去。」女人堆起滿面笑，終於換來阿弟削去鋒芒的目光。

「起來，去房間睡覺。」阿弟抓住老吳的手，老吳卻有如溺水者不斷掙扎，嘴裡不斷叨念著同一句話。

「我不要去房間！」老吳垂著眼皮，他處在黑暗中，肩膀被箝制，他看不清楚是誰抓住他，青綠的輪廓在他身旁，看似柔軟卻強勢的霸佔他的視線。

「走啦，來房間睡覺嘛。」粗糙的聲音夾帶一絲上揚的暖意，每次聽見這個聲音老吳便全身發麻。

他跟女人分房睡一段時間了，自從大兒子搬出去以後。家裡一有空房間，他便把床跟一些簡單的小傢具搬進去，從此不再踏進他曾跟女人共眠的房間。

老吳買新房那年，女人便開始兼兩份工，她說老吳雖然用賣地的錢付頭期款，但接下來的房貸才是問題，她不希望老吳繼續用賣地的錢付房貸，更何況家裡還有電費、水費、保險費、健保、稅、學費……女人不敢細數下去，她只知道自己如

果不多賺一點，以後大概沒辦法過生活。

兩份工，一份從凌晨到中午，一份從中午到傍晚，她把時間算得很準，至少她晚上回家還能煮飯給孩子吃。

自從女人開始兼兩份工，老吳便很少很少在燈光下看見女人，他的作息時間全跟女人錯開，他每晚應酬完回到家時，看見的都是女人包裹在棉被裡的背影。

一次夜晚，他喝得不是那麼醉，打開房門時發現被窩裡的女人尚在蠕動，他拉開棉被的一角，把自己裝進去，女人卻排拒的退開。

他感受到女人的趨避，酒精在燃燒，他第一次掀起隱藏在泥淖下的熱度，他抓住女人的手，狠狠地把她往自己的方向拉。女人不再排斥，任由老吳觸摸，老吳卻覺得自己的指尖逐漸麻痺，兩人沒有親吻，沒有交流，當老吳看見女人凝視自己的黯淡雙眼，他才發現女人眼裡同樣有個看著自己的他。

老吳抓住自己鬆垮的內褲，他的癱軟在空氣中凝結，老吳推開女人，轉過身，用棉被把自己綑綁在床的角落。

一道洪流湧進雙人床中央，兩人的距離是海洋的遠與海溝的深，不久後的某一天，他同樣在夜晚跨進房間，卻發現他的位置上躺著一根碩大的電動陽具，肥胖的女人正在跟它擁吻，陽具在旋轉，滑嫩的龜頭規律地拍打他的枕頭。

那個房間已經不再需要他了。

「我不管了，是他自己不要去房間的。」

聲音是阿弟的，彷彿有腳步聲越離越遠，但老吳只看見青綠的輪廓，它一直變，一下子是媳婦、一下子是女人，還有阿

弟，所有聲音雜合，一同怒罵嚎叫，老吳只能垂著頭，像失去頸椎的模樣懸宕在黑夜中。

不知過了多久，老吳長聲喟嘆，他拾起冰冷的酒杯，往嘴邊一送。驀然一聲長長的唉喟劃破寧靜，不是他發出的聲音，卻是他的聲音，透過酒杯，他看見那道螢綠鬼影，老吳渾身一震，捏緊手中的玻璃杯，他還沒來得及感受到更大的訝異與驚嚇，鬼影便以忽明忽現的怪譎步伐透進阿弟的房門中。

老吳猛地起身，追上綠色的鬼，也不管酒水灑了一地，他停在阿弟房門前，不斷敲門。

「阿弟、阿弟，你快出來，鬼跑進你房間了……」

老吳斜躺在藤椅上，眼眸微斂，沒有對上阿弟跟女人對他怒目而視的眼睛。他把視線放在牆上那道裂縫，雙手擱置於膝，他嚙口唾沫，深刻感受到自己正在呼吸，只有專注在這種枝微末節的小事他才能演繹出蠻不在乎。

他的嘴巴開始癢，彷彿有蠕蟲在牙齦裡鑽，他想喝酒，喝醉就沒事了，他的手卻沒有抓起酒杯的勇氣——不是怕，是他不想面對叨念——手在顫抖，他從口袋裡拿出打火機和菸盒，費力控住自己不聽使喚的指尖，扳開菸盒。

裡頭一支菸都沒有，只有菸草的殘餘。

老吳捏爛菸盒，握拳的手搖晃，指尖收緊到指節發白，動作裡帶著他沒有預料的歇斯底里，另一隻拿著打火機的手則不斷敲擊桌面，喀喀喀喀喀，皮膚下的躁鬱在嘶吼。

老吳的唇拉的筆直，單薄的唇瓣幾乎被自己吃吞，一句話

從他深處冉冉爬升，像在攀岩，一路艱辛的來到他嘴邊。

「……幫我買包菸。」

阿弟的眼眸抓住老吳話語的尾音，兩支利箭從他明亮的大眼裡射出，貫穿老吳的心口。

「酒蟲不癢換菸蟲癢了？」

「唉唷，什麼癢！」老吳擺擺手，擰起眉頭，「你就出門幫我買個菸會怎樣嘛，我又不是不給你錢。」

老吳從口袋裡抓出一把紙鈔，他在阿弟面前點算，最後抽出兩張皺巴巴的紅色紙鈔。

「我不用你的錢，錢我自己有。」阿弟冷肅地瞪著老吳，「而且賺的比你多。」

老吳凍結在藤椅上，阿弟眼底的鋒芒他有些熟悉，卻一時想不起，只覺得那雙黑白分明的瞳讓他不寒而慄。

這小子跟誰學了這麼刻薄又無情的模樣？

「呔！說那什麼話。」老吳抬起眼，斜睨著阿弟，看似高傲，唇角的顫抖卻出賣他的不安，「你……你現在賺的錢跟我那時候比差多了！那一點點，一個月三萬多，算什麼廚師！我以前當廚師的時候，一個月沒有五、六萬我是不屑做的！」

「以前、以前，你為什麼不說現在？」阿弟的語調沒有起伏，怒火在水平線上蔓延，「你怎麼不說你喝醉酒摔斷手以後賺了多少钱？」

老吳的右手一顫，下意識躲藏到自己身後，「那種事……有什麼好說的。」

「當然沒什麼好說，手斷了、住院了，回去以後工作丟了，

這種事你當然不敢說。」

「我就說是那個老闆不會做人！」

「不會做人？你住院一個月他去看你幾次？還幫你留職停薪……結果呢？你還是喝嘛！拼命喝，本來只要住一個月的院，你住了三個月，這樣你還要怪誰？」

「我……！」羞憤的火從老吳腳底竄升，熔破冰層，老吳從藤椅上彈起，一張嘴開開闔闔，所有聲音卻都墜樓了，他巴望著自己手中陳舊的、充滿皺褶的兩百塊，驀然沉下臉，垮著肩膀走到家門旁。

「你要去哪？」女人這時才彷彿活過來，開口問。

老吳沒有回答，只是擺擺手，打開鐵門，一直走，沒有再回頭。

老吳走出公寓的庇護，七月的炎陽正烈，陽光的重量壓垮他的睫毛，曬得他睜不開眼，他往前走了好幾步，回頭一望，看見自己的公寓被湮沒在林立的高樓中，他想不起四周的綠在什麼時候被置換成大樓，他家曾經是這裡最高的建築。

玫瑰色的外觀黏上一層淺棕色的風沙，在陰影中成為凋零的模樣。

老吳被烈日驅趕，他一路藏身於行道樹的庇蔭下，一走到巷口的 7-ELEVEN，便被冷氣帶來的暗流吸進去。熱與冷的極致差距一下讓他的頭痛起來，他站在櫃台前，腳下的磁磚驀然翻轉，土壤從地面爬起，又被水泥塵封，牆上的粉刷龜裂，燃燒成灰暗的褐，鐵製的辦公桌爬滿斑斑鐵鏽，如同眼前的長滿黑斑的老太婆，她對他笑笑，他每天上班前最喜歡來這家雜貨店買菸跟酒。

「阿婆，一包黃長。」

「一包怎麼夠抽！」阿婆尖銳的笑聲帶著痰音，兩排牙齒少去一大半。

「那兩包！兩包黃長。」

阿婆轉身翻起放置菸盒的背板，阿婆什麼時候換了上白下紅的制服？老吳甩甩頭，腳下的磁磚還是泥土色，阿婆卻拿條碼機掃描機刷過香菸，輕巧的一聲嘩。老吳抓著鈔票，忙不迭地遞出一張紅色紙鈔，阿婆卻對他搖搖頭。

「總共一百八十塊。」阿婆的痰音消失，語調低沉卻帶著怒意。

「一包四十，兩包八十，你不要騙我不會算術！」老吳捏著手中那疊鈔票，越捏越緊，連半張都不肯交出去。

「先生，菸價已經調漲一段時間了。」阿婆的面貌開始模糊，滿頭白髮中長出青絲，混成一頭灰階短髮，身形消瘦，滿面愁容，雙頰上浮現酒氣蒸騰出的紅暈……老吳越看越覺得眼熟。

「不好意思，我可以先幫後面的客人結帳嗎？」那人看似禮貌地對他說，卻不留情的伸手越過老吳，老吳被擱置在中心的角落，後頭湧上來的人群湮沒他的頭頂。

他快溺死了。

空間忽明忽暗，油漆逆流上深褐色的牆，土壤在震動，米色瓷磚破土而出，滑的老吳站不住腳，他扶著辦公桌，鐵鏽卻跳蚤般飛射到他身上，咬住他的皮膚，鐵鏽的重量壓的他抬不起頭，他彎下身，一直彎、一直彎，蜷曲成球，人們在他周身林立，大樹的姿態，他們全是綠色的。

老吳嘶啞的喉頭發不出聲音，在林蔭的縫隙間他終於看到一抹熟悉的人影。

是阿弟！

老吳伸出手，憂愁的眉眼對上阿弟冷峻的視線，他巴望著，無法言語，阿弟卻在踏進 7-ELEVEN 前停下腳步，將目光轉為瞥視，掉頭離開。

老吳終於想起阿弟的眼神像誰了。

像他自己。

鐵門轟然開啟，老吳顛顛倒倒地走進家中，放眼望去是一片無法觸及的黑。他呆立在客廳正中央，渾身酒氣席捲空間，綠色的鬼在他對面。鬼只有輪廓，但老吳知道鬼在笑，也在哭，更在怒罵，那些聽似高低起伏的聲音其實全都一樣，那些看似千變萬化的容貌其實全都一樣。

但他老吳不一樣。他是個真男人，永遠做好準備，一肩扛起這個家……現在竟然只有他能見鬼，那他就要負責驅鬼。

他要保護這個家！

老吳放下手中所提的兩個塑膠袋，粗魯又渾沌的把紅白相間的圖樣撕扯開。他站在阿弟房門前，一把抓起袋中的東西。

「要錢是吧！拿去！拿去！」老吳一面大吼，一面揮灑手中的「鈔票」，紙花在空中飛舞，真空且虛無的客廳下起一場深黃色的大雪，老吳一把又一把的撒著。這只是第一步，他還要奪回他的房間，佔領一切屬於他的地方。

老吳睜著眼，感受紙花打在臉上的粗糙，卻看不見自己正

被團團綠光包圍，他的眼皮終於不再黑暗中沉重，但透過綠光他卻看見更加無止盡的黑……

隔天一早，阿弟被女人嘶吼的大叫吵醒，他一踏出房門卻愣在原地。

「這是怎樣？」

老吳躺在滿地的冥紙中，大字型的酣睡著，垃圾桶裡躺著一根電動陽具，不斷旋轉，發出低啞的嗡嗡聲。

還沒人知道發生什麼事，睡夢中的老吳卻兀自笑出一口爛牙，他可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昨天是，今天是，明天也是。

這是一篇節奏緊湊，明快俐落，語言活潑，敘述具有動感的小說，在氣氛營造上，環繞著人生中年過後不得志的「老吳」，人物心理刻劃在寫實的基調上注入了抒情的成分，使得語言具有渲染力，時間的推動中亦步亦趨地環繞著生命的變形，將老吳的挫敗藉由酒精的迷幻效果，原來那個「綠色的鬼」既是指向老吳的妻子，更是指向暗藏在命運裡那不可見的際遇之鬼與心魔。讀來具體又有同理感，有著細節觀照與鋪呈，頗具有寫短篇小說的功夫。缺點是酒鬼喝酒的真實性還有待更準確與深入挖掘，另外若干情節的書寫也過度用力，尤其結尾過於戲劇性（使得原來的節奏與寫實感被破壞了），作者匆匆給予老吳一記清醒的棒喝，此安排讀來錯愕，殊為可惜。

小說組優選獎

〈鯨落〉

汪恩度



作者簡介

畢業於華梵中文系，目前居住在台北，利用閒暇之餘創作。曾獲吳濁流文藝獎、葫蘆墩文學獎、廉政公署徵文比賽……

得獎感言

接到電話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掛了電話之後我陷入迷茫之中，一直到看到信箱裡真的多了一封信，才確定自己得獎了！

真的十分謝謝高雄！謝謝評審！還有主辦的大家！

01.

鴻九站在高處向下望，無數的草木隨風壓低枝椏。它們用一種困苦而艱難的姿態，蔓延在這片起伏的丘陵，直到沒入那些碎石堆積成海岸邊。

天空是一片亮麗的色澤，海水與天如同兩疋純粹的藍染布緞，向著遠方恣意的鋪伸，那上面的流雲是布面的碎花，裁成旗袍被收在老舊的衣櫃中。

奶奶每每看著那件旗袍時，眼中露出的是驕傲與滿足。她說，那是爸爸第一次領薪水時，給她訂做的，然而她卻一次都沒有穿過。那件衣服總是在衣櫃裡搖晃，逐漸將布面的花紋晃得模糊了，將深藍的下襠，晃得磨損了。

他還記得，小時候奶奶總牽著他的手走在沙灘上，那時候經過的路上都是農田，一株株稻穗結實滿滿的彎曲著，黃澄澄的顏色，就像每回去夜市吵著要吃的麥芽糖，拿在手上，總會因為溫度融化，一點點的滴垂下來。

而今目光所及之處沒有稻田，麥芽糖的攤子也在不知何時悄悄地收起，他沒有再吃過那能黏住嘴巴的零食，那些記憶就像是一個夢，彷彿存在過，眨眼卻又消逝。

越過礁岩與無數柏油道路吹來的海風，帶著夏天炙熱的溫度，那是一年比一年攀升的氣溫，人們說這叫溫室效應，因為排放了過多的廢氣與污染。可是他也已經不記得在溫室效應開始前，所擁有的氣候與溫度。

遠方的海面，隱約有一個黑色的物體，隨著海潮漂流。模

樣初看像是橡皮艇的邊緣，濕潤的黑色皮膚被照得發亮，似乎還能看見這個黑色的物體顫動掙扎著，沉浮在忽起忽落的海浪中，隨著海浪逐越來越近……

直到物體靠近海岸數十呎時，他才看清楚，那是一條鯨魚。牠朝上半翻著灰白色的腹部，上頭有著直線的條紋。

鯨魚在注視中持續靠近淺灘，每當浪潮退去時，牠使用尾巴拍打水面，像是企圖靠著自己之力擺脫這樣的困境，游回深邃的大海。

然而現實卻事與願違，無論牠在海上掀起了多大的水花，隨著海浪的推力，鯨魚也只能勉強保持在原本的水深而已，對於要游回深海中一點幫助也沒有。

鴻九小心翼翼地走進海中，慢慢靠近那龐大的巨物，直到看清那沉沒在水中的長長胸鰭，他才分辨出，這是一頭大翅鯨。在這之前，鴻九從來沒看過大翅鯨，他腦中飛快背起那些從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大翅鯨那大而長的胸鰭，在海中游泳時就像翅膀一樣，又因為背部隆起稱之為弓背鯨或座頭鯨……

鯨魚黑藍色的背，上面附著了無數鈣化的藤壺，帶來凹凸不平的觸感。擱淺在岸邊的大翅鯨發出似是痛苦的嘶鳴，從氣孔中噴出水花，掉落時就如同下雨，在海面打出一串水波。

鴻九似乎能明白鯨魚的無助，在如此巨大的生物面前，有那麼一剎那他也慌亂起來。因為他也知道光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將這個生物推回海中的。

他思考一秒，心中有了想法，拿出手機，按下撥號。

「教授嗎？我在海岸發現一頭擱淺的大翅鯨！」

「是，是，我會先在現場待命，牠的狀況不好。」

「瑾萱在附近？好，那我等她過來！」

電話那頭再沒傳出教授的聲音，螢幕上顯示著通話已結束，他又怔怔地看著不遠處那隻鯨魚，腦中浮現自己第一次看見瑾萱的模樣……

那天跟今日一樣是個大晴天，她紮著一個短馬尾，髮圈是稚氣的粉紅色，就如同她燦爛鮮明的笑容，那抹粉紅色也在之後的時光中，一直停駐在鴻九的記憶中，沒有褪去。

瑾萱是小他二屆的學妹，照理來說兩人不應該會有過多交集，可她是個熱心的人，雖然做事情有點無厘頭，但每回只要有活動，無論是去田野調查，或者是救傷，總少不了她。鴻九能感覺到，她是發自真心的喜歡這片大海。

他也是，喜歡這片曾經與奶奶一起看過的海，喜歡著那樣愛著海的瑾萱，喜歡著記憶所及的一切，不過這件事情他從未對誰說過。

那是一個埋藏在心深處的祕密，像是潛入深海的大翅鯨，或許比大翅鯨的潛游還要深邃，因為祕密，是無需呼吸的，他只要一直緘默著，便能確信這一切無所透露。

不知過了多久，遠處有個白衣牛仔長褲的女孩向他小跑而來，她苗條修長的身影與記憶中的女孩重合，而他站在鯨魚前方的淺灘，朝她揮手。

「哇！是大翅鯨耶！我還是第一次這麼近看到。」

瑾萱還有些喘氣，目光追尋著那個就在不遠處的龐然巨物，陽光將她的臉曬出通紅的印子，她的眼裡充斥著興奮。但這樣的情緒沒有維持多久，很快轉為擔憂。

「牠擱淺在那多久了？」

鴻九注視著她的神情變化，看了一眼手錶，「現在離我發現時恐怕過了四十分鐘。」

「教授已經先連絡附近的漁船了。」隨即她脫掉鞋襪，徒步在水中行走，鴻九見狀亦跟了上去。

瑾萱小心地繞著魚身且走且游，不時為了避開大翅鯨拍動尾鰭時濺起的浪花，而繞行。從海面上看去，淺白的身影與鯨身形成明顯的對比，她渺小得就像漂浮在海上的浮游生物，不住地被水花沖遠，然後又折回。

她在鯨魚的另一側漂浮，朝著鴻九大喊：「鯨身看不出明顯的傷痕。」

他眯著眼從海面向岸上看去，只見人群開始往淺灘處聚集。

「先上岸吧，教授聯絡的人似乎到了。」

瑾萱眨眨眼，調過頭正想往回走，卻只聽見身後大翅鯨發出一聲響亮的叫聲，牠擺動巨大的尾巴，將海面拍打出一整片散開的浪花。

強烈的水波令他們幾乎站立不住，幾乎要因為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嗆水，還好兩人一直與魚身保持距離，大翅鯨拍起的水花起先將他們衝擊得失去平衡，卻也幫助兩人脫離了水流劇烈的範圍。水氣氤氳中，只見到他那黑色的尾巴不停擺動，鯨身在低淺的海中努力改變方向，奮力張開那雙如翅的前鰭，像是想靠著自己的力量重新回到大海般。

鴻九半浮著在不遠處，這一幕看得他幾乎呆了。大翅鯨的身軀一反開始時在水中的進退為難笨拙的樣子，藉著海水的浮

力，竟然緩緩地掉過了頭。

海水倒映著天光，身在其中的大翅鯨便像是懸浮在半空中一般，那對大大的翅膀張開，真如同天上的大鳥般，在水底投射下巨大的陰影。

他想起曾看過的書中說著，名為鯤的大魚，會化為鳥，扶搖而上萬里。那一霎那，他毫不懷疑，眼前的大翅鯨能夠如此，或者說牠成為了他腦海中那個，扶搖而上的鯤。

大翅鯨前鰭撲動水花，頭尾調轉過方向，逐漸朝水深處游去。鴻九隱約聽見岸上人們的歡呼聲，夾雜在鯨魚的叫聲與水聲中，這一切十分突然，就像是一個夢。

而這個夢的結束，是瑾萱朝他大喊：「不行！牠側腹附近有礁石！」

02.

鴻九坐在拉開的躺椅上，陽光從大片透明的玻璃外透進來，夏天的太陽十分毒辣，往往不到幾分鐘便會把皮膚曬紅，就像是煮熟的螃蟹一般，即使擦上厚厚的一層防曬，卻仍逃不掉曬傷的命運。然而即便今天的太陽是如此的大，他卻不願意伸手去拉上白色的窗簾，彷彿每讓光線透進來一分，便能祛除那些孳生在陰暗角落的病菌。

他知道這也許只是自己神經過敏的表現，但無論如何他寧願繼續坐在原處忍受陽光的照射，也不想起身去拉上窗簾。

病房外長廊傳來疾行的腳步聲，從他的方向往門口看去，

正好能見到一張病床被快速推著通過走廊，病床旁跟著幾個看起來像家屬的人，他看見他們手裡提著一袋衣物與盥洗用品，臉上顯現出死灰般的神色。那神情陰鬱的即使自己曝曬在日光下，都忍不住打起寒顫。

病床過去後，隨之進來的是固定在這時間上班的護理師，她手中拿著耳溫槍，看著坐在陽光裡的鴻九。

「太陽這麼大怎麼不把窗簾拉起來？」說話間，護理師插入奶奶耳中的那把耳溫槍已測好體溫，發出提醒的嗶嗶聲。

鴻九站起來靠近病床，瞄了一眼耳溫槍上的數字，笑了笑：「我想曬曬太陽，好幾天沒曬太陽了。」

「是喔？如果太熱可以拉起來。」護理師將體溫記錄在紙本上，又快速地說：「體溫正常沒發燒。」

鴻九朝她點頭，護理師寫字的手忽然停下，抬頭看向他，「你們家只有你一個人嗎？你是孫子？」

「對啊，我爸在北部工作，很少回來，只有我跟奶奶住一起。」他想起自己小時候也經常回答這類問題，甚至曾經在某篇名為：「我的爸爸」的作文題目上，寫過：「他總是很辛苦的賺錢，為了養活我跟奶奶。」然而這篇作文的後續，他一直到學期末才寫完。

護理師並沒有跟著他的思緒陷入回憶，她細膩的雙眼掃過他似乎凝固的微笑，接著說：「只有一個人是比較辛苦，你工作了嗎？」

「還沒，不過我碩班快畢業了，平常也接一點調查賺錢。」

「調查？是什麼研究嗎？」

「差不多，有時候幫水族館或者教授到海邊找找魚或者貝殼什麼的。」

「你是讀什麼科系的呀？」

「是海洋生物相關的科系啦，我們系上的教授在做鯨豚研究。」

「鯨豚研究喔……是研究什麼？可以大概說一下嗎？」

鴻九沉吟了一陣子，腦中排列著至今為止所有所學的資料，試圖構思出一個能夠讓人簡略了解的脈絡，片刻後他說：「當鯨魚在海洋中死去，牠的屍體會緩慢地沉入海底。這樣一座鯨魚的屍體可以供養一套以分解者為主的循環系統長達百年，這個過程它有一個名稱，叫做『鯨落』。最簡單的說，我們目前正在做的就是觀察鯨魚死亡腐爛的過程。」

她聚精會神地聽著，直到鴻九話語中最後一個音節落下，才發出簡短的應答：「聽起來要做很久吧？」

「還好啦，其實也不一定……」

護理師手中那本白色素面的本子不知覺中已經闔上，鴻九想著那上面也許記錄著奶奶住院至今每一次量體溫的數字，有時他也發自內心的感到不可思議，僅只憑藉著幾個數字就可以知道人類的生死與病痛。

最近，他不時感到恍惚，究竟是什麼支配人這個體的一切，是經過科學論證醫學知識嗎？抑或者是那抽象不可見的心靈。

始終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她的臉龐深深地凹陷下去，變得乾枯的皮膚上，纏繞著無數的管路，每一條通道都在支撐著她的生命，每一次的醫療，都在延緩她的盡頭，但他卻覺得徬徨而恍惚，那樣的奶奶，早已不是記憶中的樣子。不是那個牽著

自己走過海邊時，喊自己抬頭看星星的奶奶，亦不是那個每天催著自己早點出門上課，嘴裡叨叨絮絮的奶奶。

記憶中的那個奶奶，像是被放逐到了永恆的黑洞中，任憑他在被重力扭曲的邊緣如何希望伸手去拯救，她依然一點點的瓦解，然後取代了那個記憶中對自己微笑、責罵與關懷的人。

安靜的空間中有一秒，他與護理師兩人都沒有說話，他想起了奶奶，卻不知道每個人來到這四周都是白色的病房時，是否都想起了什麼。

隔壁無預警傳來刺耳的機器聲，那是他這幾天來十分熟悉的聲音，這一區的病房無論日夜，總是不時會傳出這種聲音，只是這一次響得更為急切。他知道那預示著死亡，一旦病人的生命徵象不穩，便能聽見這個聲音。

護理師被聲響所召喚，如同進來時一樣突兀的，又匆匆離去，還不忘留下一句：「有什麼問題再找我！」

病房裡，陽光依舊灑落在地上，他想起隔壁也有這樣的一扇窗，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拉上窗簾？

03.

鴻九作為第一個發現大翅鯨的人，之後理所當然每天都要來這兒報到，帶上自發性前來，擋也擋不住的瑾萱。兩人乾脆在海灘邊搭起太陽傘當作休息站，遠遠地觀察那頭鯨魚。

那天大翅鯨突如其來，幾乎可說是全力一搏的掉頭，看著像是有希望可以脫離擱淺，最後還是失敗了。牠只游動了那一

會兒，之後又像是洩氣的皮球一般，沉沉地靠上水底，甚至還來不及將角度轉正到能夠撞上大礁石的方向。

教授似乎也不對這隻鯨魚抱持太大的希望，來過沒一會兒便回去了，可能更多的時候是在思考要怎麼清理魚屍。

擱淺的第二天，兩人竟然已經開始沒什麼事情可以做。基本的測量與觀察早已做完，剩下的只有等待教授的下一步指令。瑾萱無聊的與鴻九閒嗑牙。

「聽說在澳大利亞海岸發現了一隻白色的大翅鯨喔！」

他搜索著腦內的記憶，想不起來在那裡聽過這件事情，只能點頭表示附和：「是喔？那肯定很難生活吧，畢竟太顯眼也不是好事。」然而本來是要附和的話才出口，他就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頭，這話接的，根本稱不上附和，倒像是潑冷水。

瑾萱卻不在乎，不按常理出牌的笑起來，「你真的很認真耶，通常這時候不是會說想看啊，或者說很漂亮之類的？」

鴻九也覺得自己接的話實在太糟了，只好尷尬地笑笑，「我就是忽然想到，就隨便說說……」

瑾萱指著海平面上，那座突起的黑藍色的小島，說：「說不定牠就是從澳大利亞游過來的，有白鯨的血統呢？」

鴻九不那麼認為。雖然他也不知道這隻鯨魚到底是不是從那裡游過來的，不過據他對大翅鯨的了解，這個群體一向有固定的生活範圍，要游過這麼遠的路，離開家鄉來到這裡，其實不太可能。這個道理他相信其實瑾萱也懂，只是她對於憧憬抱持著更高的幻想，選擇了忽略這件事情。

他沒有反駁，不輕不重的順著話說：「也許有吧，大翅鯨會迴

游，也許那隻白鯨的白化基因在許多地方的鯨魚身上都能找到。」

瑾萱接著說：「我的夢想就是變成那隻白色的大翅鯨，在海洋裡游泳。」

她閉起眼睛，兩隻手在空氣中攪動，真做出像是鯨魚在海中游巡的樣子。

鴻九看她那誇張的樣子，忍不住笑出聲：「人又不可能變成魚，你的夢想比看見白化大翅鯨還難實現。」

她回過頭，側首像是思考著什麼般，看著他，「可是夢想，不就要是難以實現的，才能永遠令人仰望嗎？如果有一天夢想都實現了，那你還要追逐什麼呢？」

鴻九的確認為她是一個過於理想與夢幻的女孩，早在他第一次見到她時就明白。其實他並不討厭過於理想化的人，或者該說，正因為他自己失去了這樣的能力，所以更加憧憬著這樣的人。

他忍不住自己眼底的笑意，勾起了嘴角說：「但也不是這種實現不了的事情吧？」

瑾萱聳聳肩，忽然間變得像是對這個事情毫不在意般，坐回休息站的椅子上，悠閒的喝了一口寶特瓶裡的水，「很多人的夢想都實現不了啊，既然實現不了，與我有什麼差別呢？」

鴻九不明所以，感到一種怪異和無助，他說不出來自己這是什麼心情，夢想這兩個字像是一張網，而瑾萱的話讓他覺得自己是網裡的魚，在恐懼中掙扎的渾身是傷，血流不止。

至今為止，他總是想著那個很久沒有回來的父親，他離開自己與奶奶，是不是也是為了追尋一個夢，一個北上淘金的夢，只是再也沒有回來。

兩人的話題在這邊短暫中止，鴻九甚至沒發現海灘附近逐漸圍上一些人，他們有人拿著相機，有人還拿著水上器材，一團團在那對著大翅鯨指指點點，似乎還想上去一探究竟。

當他意識到該做些什麼時，瑾萱早已不在陽傘的遮陰範圍，模糊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

「那隻大翅鯨擱淺了，盡量不要太靠近牠，以免造成鯨魚緊張和傷人。」

「大翅鯨大多會在自己出生的海域生活，所以擱淺在這其實比較罕見。」

「大翅鯨有許多救援其他動物的紀錄，雖然沒有確切的依據，能知道這樣的舉動是出於什麼原因。其中似乎跟虎鯨特別不對盤，有超過一半的營救目標，都是在虎鯨狩獵時發生。」

聲音斷斷續續的傳入鴻九耳中。忽然，擱淺海中的大翅鯨噴出一道水柱，水柱散落後化為霧氣，聲響打斷了瑾萱連綿不絕的解說。

鴻九就站在那看著，直到太陽漸漸西斜，海面渡上一層鮮豔的紅色，他想那約莫是血，興許是鯨魚的，也興許是自己的，帶著一種毀滅與死亡，逐漸蔓延……

大翅鯨最後一次鳴叫，嘹亮的叫聲持續很久，直到四面八方的海中都傳來牠的回音，牠的尾鰭拍打水面，從頭部開始，緩緩的沉入水中……

他想那肯定是大翅鯨想對海中的親人，吟唱最後一次鯨歌，於是他拚了命的發聲，直到那聲音透過海流，遠遠地傳出去……

04.

奶奶火化那天，天氣晴朗的如同一幅畫，放眼望去的天空，連一片雲都沒有，直到火葬場的煙囪緩緩吐出一條如龍的長鏈，煙霧到了高空散開，散成一片烏雲的形狀。

鴻九相信人死後是有靈魂的，正因為如此，煙霧才會上升，在人間與天穹搭起一條長橋，它引導人們死後的靈魂，通往沒有苦痛，與悲傷的世界，有人稱之為西方極樂。

但鴻九總是想，如果極樂了，是否還感受得到快樂呢？

如果沒有了分離時的憂傷，奶奶是否還會在每個看見星星的夜裡，思念父親呢？

他站在那邊，看著那條橘灰色的長龍，飄的好高好遠，直到因距離而縮小到看不見，他相信那裡肯定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入口。

父親這天罕見的在除了過年與除夕外的時間站在鴻九眼前，不過也僅止是這樣，他始終沒開口說過話，也沒有移動，只能透過手中一根接著一根點燃的香菸，確定他不是一個塑膠假人。

看著那幾乎成為石刻的神情與側影，鴻九浮上心頭的，卻只有一種陌生而恍惚的感覺。那個自己叫著爸爸的人，在童年記憶中卻像是一個未拆封的過期月曆，從未寫上任何一筆記事。

他甚至想不起來父親年輕時的長相。對他而言，這張臉孔

永遠是這麼陌生，陌生得使他膽怯，陌生的連他自己有時候都想，會不會有一天他們不再聯絡了，他便能徹底的忘記他。

鴻九不只一次他這麼想著：「這個人不是我的父親。」在遠離奶奶與自己的地方生活，追尋著物質與理想，再沒有回頭。每回奶奶眺望星空時不自主呢喃的話語，他都聽在耳裡。奶奶沒有了爺爺，自己沒有了母親，然後他們還同時失去了一個兒子與父親，那片翠綠的菜田裡，只有他們兩人，沾著晨露，天未光時，從菜葉上一隻隻的抓蟲。

那樣的父親，對自己來說究竟還有什麼意義？他不知道。他只能絞盡腦汁思考，勉強說出一句像是寒暄的問題，或是語句。

「你……最近還好嗎？」

「唉，還行吧。這行的競爭很激烈，錢不好賺。當初想賺大錢，現在不可能囉，難啊！」

「那，阿姨他們還好嗎？」

「妹妹才上國中，很難教，動不動就頂嘴。弟弟倒是考上清大，在學校住宿。」

鴻九尷尬的笑了笑，「弟弟很厲害啊。」

父親抽光了最後一口煙，將僅剩一段的煙屁股往地上丟，嗆人的味道從他的鼻息間噴出，「你也很好，很少讓我操心，又孝順奶奶。」

不知怎麼，那一瞬間他卻有種想要放聲大喊的衝動，可他緊緊閉著嘴巴，一點聲音都沒發出來，連反駁都沒有。

小時候他想，自己無疑是不幸的。其他人放學時都有爸爸媽媽來接，可是他從沒看過自己的媽媽，奶奶說她嫁去了北部，

可是後來父親也去了北部，然後在某天帶著一個女人回來，鴻九叫她阿姨。

在他的記憶中，北部這個名詞好像成了一個魔鬼，只要去那裡的人都會在記憶中消失，即便回來，也再也不是他認識的那個人。

又後來，他又聽說自己有了弟弟妹妹，父親好一段時間再也沒有回來，隔了很久很久之後，鴻九才看見那個不認識的弟弟妹妹與父親。

奶奶死去的此刻，他深深地思索起父親這個名字代表的意涵，這問題像是一棵枯老的樹，暴露在空氣中的部分都已經腐朽，只有那如爪的根深深扎在心中。然而他知道，總有一天這棵樹會倒下，從他一片荒蕪的心田中倒下，什麼都不剩。

火葬場的煙逐漸飄高，他閉上眼睛，彷彿還能看見每回下課回家後奶奶喊他吃飯，帶著點不耐與關心的臉，可是隨後場景卻變成了醫院，那張熟悉的臉插著各種管路，浮腫變形。

再睜開眼睛時，四周已經沒有人，遠方傳來父親刷亮的硬底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發出的喀喀聲響，一種酸楚與刺激的氣味，久久的，沾黏進他的骨髓裡。

05.

夜裡，檯燈流瀉下昏黃的光束，正照在那封印刷字體的信紙上。鴻九對著微光，將信紙拿得很近，像是極為吃力才能閱讀到上面的文字。

月亮隨著時間往天中央越爬越高，房子的後門傳來幾隻野

狗打架的聲音，凶狠的撕咬聲過去後，竟然集體吹起了狗螺。

鴻九看著那封信，像是入定了一樣，對外面的吵雜置之不理，端坐著的姿勢沒有絲毫改變。信紙的最上方寫著「推薦信」，那三個字端正且充滿力道的，衝進鴻九的視野中。

這封信推薦的工作地點是台北，這意味著他必須搬離高雄，獨自前往那個未知的城市。

他又想起了那片曾經跟奶奶一起看過的海，至今為止，他在那片海上度過了無數的日子，無論是調查研究，或者是一個人心煩的時候，他都會去看看那片海，彷彿只要見到了海，他就又有了前進的動力。

也許自己是一隻深海中的魚，因為離開海洋而窒息。他又想起了那隻擱淺在岸邊的大翅鯨，鯨魚最後緩緩地沉入海中，再也沒有浮起。

教授雇來了漁船將牠的屍身拖至較深的海域沉放，他們預期著這具屍體將會帶來無限的生機，有多少海底的食腐動物，他們會追尋著這難得的資源，重新展開新生。

地球上最大物種的死亡，帶來了凋零前的蓬勃。有時，鴻九覺得這很諷刺，因為無論這個過程進行得再慢，總有一天鯨落的能量還是會消耗殆盡的。

有時他想，也許這就是無法改變的定律，萬物皆會自壯盛走進消亡，無論是生物，或者死物。

而自己在這樣宏大的洋流中，又算是什麼呢？

後門的狗叫聲停下，他站起身來，不再思考這這些問題，打開後門走出屋子，黑夜裡只有遠方的路燈在馬路旁發著光，

然而那微弱的光芒卻無法越過深重的夜幕照亮他身處的道路。

摸著黑，他一步步小心的前進，黑暗中有一對發光的小點，那是一隻全黑的土狗，牠蹲伏在路邊的長草中，閃爍著發光的雙眼，注視著他。鴻九想這隻狗也許是剛剛那群狗的其中之一，而牠的那些夥伴不知道為什麼已經離去，只剩下牠停留在原地。

就像是盛大展開的鯨落，起初時吸引了無數的生物，落幕時卻只會剩下幾隻依依不捨的動物，企圖在剩下的骨骸中，找尋最後一點可利用的生機。

奶奶的菜園就在房子的旁邊，不須摸索太久，他就踏進了許久無人整理的菜園之中，那裡如今已經長草叢生，蚊蟲盤旋在他的四周，發出刺耳的嗡嗡聲。

曾經在天還未亮時與奶奶一起迎著露水抓蟲的回憶，如今都被瘋長的雜草掩蓋。他看不見那些曾經被呵護的菜苗都到了哪裡去，彷彿隨著奶奶的死亡，這一切都變得無關痛癢也沒有意義。

鴻九在黑暗的菜園中佇立了許久，直到雙腳發麻，天邊似乎微微的亮起，腦中一片空白，再也想不起什麼，才緩緩轉身回到屋內。

鴻九收起那封攤開在桌上的推薦信，散落在下面的資料就隨之露了出來。那是一張標示著大翅鯨屍體的海圖，白色的圖面，用紅色的簽字筆標註了一個叉，像是一個破皮流血的孔洞。

06.

八月，他們撈出研究架設的攝影機，紅外線鏡頭拍攝的畫

面，將原本明亮的螢幕染上一層黑白的色調。那是光到不了的深處，僅只有微光從那些本來居住在此的動物們身上，黯淡散出，微弱得如同即將死亡的星星。海面下的黑夜，遠比自己看過的夜晚還要深沉。

黯淡過去後，畫面中很快出現成群蜂擁的甲殼類，與一些偶爾游過的魚類，牠們啃噬著那巨大的屍身，一點一滴的，將原本巨大的島嶼，化為塵沙，牠們在那之上攝取著養分，直到露出磷磷白骨，那種森冷的灰白，在遍地無光的海底燃起一盞磷燈，指引所有的生靈來到此處，攝取這僅有的養分。

閃爍的畫面映入鴻九的眼瞳之中，他忽然覺得這一切都是這麼的熟悉，無光的海底，生物追隨著養分而居，為了生存牠們甘願流浪到任何地方。

就如同他的父親，那隻不知回航的大翅鯨。

他曾經試圖在每個深夜裡，想像一個人前去異鄉打拚的父親有多麼無助與徬徨，他過的好嗎？在那樣遙遠的地方，是否正努力的工作，完成他不惜離開自己與奶奶也不放棄的抱負呢？是否在每一天的開始或結束想起自己與奶奶？是否在看著與自己年紀相仿的小孩時想起過自己？

可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到現在也還是沒想明白，或者說當父親帶著另一個女人與嬰孩出現在自己眼前時，他就放棄思考這個問題了。

他總是想自己是不是有那麼一點，憎恨過他？他希望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那怕是那麼微小的成分。但就像海洋中終會消失的養分，與那些貧瘠土地上的微光，這樣細微的感情也終將消散。

最令人感到寂寞的是，他既不憎恨自己的父親，卻也不能愛他，這個本來應該在自己生命中佔有最重要地位的人，如今對自己來說無疑只如同一個陌生人般。

他盯著螢幕的目光凝固了，像是迷失在畫面中漆黑的漩渦中，縮時播放的影片中，那些深海動物的行為都顯得極其怪異，像是一個個反派角色，牠們依循天性在那頭可憐的大翅鯨身上製造無數傷口……他忽然覺得恐懼，對那樣的畫面，與正在觀看畫面的自己。

是不是自己有一天也會變成那樣？依循本能的爭食，卻不知道睜開的眼瞼中能見到什麼。連那僅存的一點微光，最終都仍是會消逝的。

飛翔的大翅鯨曾經是夢想，牠墜下的殘骸化為了養分，用僅存的憧憬驅使著人們聚集，不斷的聚集，就如同那些腐食的甲殼類……直到有一天再也離不開那裡，忘記了洄游故鄉的習性。

07.

奶奶遺留下來的那件湛藍色旗袍，在某個晴朗的天氣中，被他燒成了灰，飛灰在天空中揚起一個旋，然後消失，深藍色的下襬沾著火光，最後一次劃出橘紅帶藍的軌跡。

他站在車站的月台前，手中提著一袋行李，胸前口袋放著教授親筆的推薦信。他想自己興許就是一隻甲殼類，在萬千座鯨落尋著自己的住所，忘卻了故鄉以及一切，永恆的在海潮中流浪。

月台的盡頭前，有他那些送行的朋友，其中也有著瑾萱。

她溫柔的目光注視著他，像是海中悠游的大翅鯨，平靜而祥和的，載著他的依戀與夢，緩緩地，沉入那個內心最深處的地方。

「學長，要記得回來看我們喔！」她這麼說。他知道這也許是他們最後一次這麼靠近彼此說話了，時間會反覆的沖刷，直到人們白髮蒼蒼，直到背脊彎彎，記憶從今生變成了隔世，所有的執著化為了煙霧。

最後一次，他頂著陽光，笑著說：「再見！」與他故鄉，與他回憶和愛戀。

火車隆隆的響，恍如那天鯨魚臨死前的叫聲，隨著逐漸遠去的景色，慢慢淡化……

這是一篇真摯而動人的作品，作者以鯨魚的意象貫穿了全篇，畫面生動，令人讀來不禁為之震撼。小說看似寫鯨魚的擱淺，其實旨在寫親人之間的愛與孤寂，尤其幾處描寫父親與奶奶的片段，簡短幾筆，就充滿了言之不盡的寓意，耐人咀嚼深思。在整篇小說中父子的互動和對話雖然不多，卻是寫得極為精省有力，委婉道出人世之間時移事往的滄桑與無奈。小說題名為：「鯨落」，也正是要以「鯨落」這一海洋生物的特殊現象，隱喻從奶奶、父親到兒子三代人之間的關愛、犧牲，以及無可抵擋的宿命輪迴，而大自然的生命生生不息，最後只有將一切的缺憾還諸天地，而結尾的離鄉遠行片段，尤其充滿了既溫柔又哀傷的詩意。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8 年 8 月 24 日（五）下午 15:3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李志薈、郝譽翔、彭瑞金、蔡素芬、鍾文音（順序照筆劃排序）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陳美英、毛麗嵐、江偉秀、宋盈璇

《聯合文學》雜誌 王聰威、嵇國鳳

記錄：朱英韶

攝影：郭宸志

評審委員共同推舉彭瑞金擔任會議主席。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李志薈（李）：我去年也有評這個獎，今年作品水準提高，優秀作品也多。題材面向分佈很廣是比較可喜的現象。

蔡素芬（蔡）：這次作品題材非常豐富，十八篇作品因題材的關係，各有重點。以文字表現說，有的平順，有的感覺是素人書寫，文字毛病不少，但努力營造氣氛和主題性。

郝譽翔（郝）：這次看的作品數量蠻多，整體水準整齊，尤其入

圍十八篇都在中上以上的水準，若要選出前幾名蠻困難的。但好像沒有特別非他是首獎不可，等等討論應該會相當激烈。這次作品有個好處是貼近現實生活的題材，以至於有幾篇看起來很像是同一人所為，皆為寫實手法。處理小人物的存在困境，筆法純熟，能反映現實是挺好的寫作趨勢。

鍾文音（鍾）：因為件數很多，所以擔心從一百六十幾篇中挑選有所遺漏，後來選出的這十八篇就更聚焦了。再仔細讀過，確實包含了小說的各種敘事手法，有如素芬所說的素人直白，或語言上的敘事、運用現代與古典文本的穿插，有的則是擅長對話。選擇上確實有難度，因為中上作品感覺很多，但程度更好的作品卻沒有出現。最好的部分就是生活的味道、人物的形象、語言的活潑、誠實內我跟外在，這種小說勾勒，在這屆有很多風格性、突破的狀態。只是在敘事節奏上，有的不知道寫到哪裡去，或者有語言的停滯。

彭瑞金（彭）：讀到三十幾篇時，發現作品程度都不錯，但沒有讓人眼睛一亮的作品。何況這個獎額有限，所以給分的時候沒有一部小說是讓人覺得好像有機會進入下個階段。這樣的結果我不感到意外，評審之間沒有共識，過去好像沒有發生過，今年似乎是第一次。

複審結果

本屆小說共徵得一百六十七件參賽作品，經評審選出十八件作品入圍，獲得兩票的兩篇，一票的十六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兩票	〈鯨落〉(郝譽翔、鍾文音) 〈雨霧中〉(李志薔、郝譽翔)
一票	〈綠色的鬼〉(鍾文音) 〈鹽埕沒有區長〉(李志薔) 〈鸚鵡〉(李志薔) 〈他是我爸爸〉(蔡素芬) 〈檳榔樹下〉(蔡素芬) 〈海上皇宮〉(郝譽翔) 〈瑪瑙湖〉(郝譽翔) 〈不存在的戀人〉(彭瑞金) 〈阿爸的港都〉(鍾文音) 〈耳邊風〉(李志薔) 〈換牙〉(蔡素芬) 〈歸鄉〉(彭瑞金) 〈集忠營〉(彭瑞金) 〈魔山〉(彭瑞金) 〈運命的遊城〉(蔡素芬) 〈雙叉路〉(鍾文音)

入圍作品討論

討論方式：十八篇中，兩票作品進入決選討論，一票作品至少要一人覆議才進入決選討論。

〈綠色的鬼〉彭瑞金覆議

〈檳榔樹下〉李志薔覆議

〈耳邊風〉鍾文音覆議

〈歸鄉〉郝譽翔覆議

〈運命的遊城〉鍾文音覆議

〈雙叉路〉彭瑞金覆議

其他一票未有評審覆議，但評審爭取推薦作品討論：

〈換牙〉

蔡：此篇作品文字很簡白、簡潔，語言不囉唆。故事描述一個兒童犯罪心理，有一種毛骨悚然的心態。如果小女孩真的造成媽媽朋友的女兒被狗咬死，這個咬死可能是他造成的，這個創傷一直放在他心裡，變成自己的心事。這在講幼年時期童稚天真且錯誤的想法，造成生命死亡，使主角心中埋下陰影。這種創傷的寫法，我個人感到是很厲害的作者，步步經營，描寫得很好，我給予很高的評價。

李：我覆議。

〈鹽埕沒有區長〉

李：作品描述的是高雄的三個童年友伴，有姜皓、敘述者（郭）和高明進及他們的家庭。這個故事歷經了三十多年的變化，有人去北京，有人留在高雄，有人死於高雄氣爆的意外之下。我覺得作者透過從一九九七年《模仿城市》這個電動玩具，高明地鋪陳現實與記憶的連結，不僅勾勒出高雄這座城市的變化，也有某種高度、象徵性地來談——關於人成年後進到城市的演變、金錢的追逐遊戲，包括地底能源的探採，最後與高雄氣爆連結。高明進在一心二路幫姜皓爸爸處理房子便因氣爆身亡。作者將故事描述得很隱諱，卻巧妙地反映出高雄三十年來城市變遷。「鹽埕沒有區長」的設計看起來雖然莫名其妙，但我個人蠻喜歡的。敘述者的父親從區長位退休，在氣爆事件之後，幫助高明進和姜皓的家庭，做了很多讓人感動的溫暖的事。這樣命名隱含著某些意義，例如「與其懷念區長，懷念的是那個逝去時代」，因此作者透過這些角色最後發展關係來談這件事。這篇小說讀起來，在悲傷之中有種溫暖的感覺。

彭：這篇作品讓我感覺到，現在的作者寫小說比較不會在文本中透露太多資訊或清楚表達含義，這篇是我讀起來最嚴重的一篇。當然我們知道有一首歌叫〈鹽埕區長〉來呼應標題，但只是捕風捉影抓到某些東西。我沒有支持。

〈不存在的戀人〉

彭：我覺得這篇作品是寫得最認真的，他挑戰很多東西。一般

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只要被多數人認為不同於常人，便被歸類為瘋子。年輕的主角醫生因為他自殺女友有幻覺，使他自己也變得有病，透過這些情節想強調的是一——幻覺應該是可以跟疾病共存的。現代醫學用藥物控制，使患者的精神呆滯，作者挑戰這樣的醫學觀念，並深入描述這種精神病、思覺失調症的病人的轉變，是一部題材特別，也十分用心的作品。

蔡：這篇比較長，所要探討的意義蠻動人，因為這個主角一直對他幻覺所產生的女性那麼地執著，甚至他在樓頂上因這份執著與她結合為一，並掉下淚水，這在描述幻覺的人沒辦法跳脫是因為有所執著。這篇小說是一種醫病小說，教我們一些知識。但對我來講，我不清楚這方面的知識，例如這種疾病的患者是否如同小說的敘述？作者在作品中一廂情願地使男女主角見到彼此並做了一些動作，但現實中旁邊應有人注意到這些動作的異常，作者在這方面描寫不夠深入，無法讓讀者感覺到主角是在幻覺中的狀態。讀到後來，才開始讓人設想前面的情節是幻覺，因此前面情節應該要有現實的對照，例如透過旁人的眼光對照出主角病況的嚴重。尤其作者交代病況都用較輕的筆調處理，回憶的部分也是直接標示出來，這樣的小說表現手法不夠恰當，作者應試圖使用文字線索讓我們了解，這些情節其實是過去某個時間點發生的事情。

彭：故事涉及主角是精神科醫生，雖然幫人治病，自己也陷入這種問題。因此他提出一個問題：思覺失調的人不是二十四小

時都失調，有時候是正常的，他有將這樣的感覺描寫出來。另外作者挑戰了一些觀念，例如故事中的醫生過去也覺得幫病人消除幻覺是職業責任，但直到他發現幻覺並沒有辦法被消除，只能延緩或減輕，不要加重病狀。也因此，他提出的新治病觀念應當是與幻覺和平共存，〈魔山〉那篇作品也是類似的觀念。

鍾：閱讀〈魔山〉和〈不存在戀人〉都像是在外圍環繞，沒有真正進入角色內心；但作者蠻會說故事的，只是在整部小說的人物理解上還是少了一些環節。總而言之，就是外在空間描述不錯，但人物描述不好。

無人覆議，不進入決審討論。

兩篇兩票作品，加上七篇一票經一位委員覆議作品，共九篇作品進行決審討論。

決審討論

〈綠色的鬼〉

鍾：作者的文字有不錯的動感，一直帶動進入主角老吳的世界，氣氛營造也有出來，寫實中的細節很不錯。比方說他在寫時鐘，有一個「內在的我」的氛圍。但一些「外在的我」，譬如關於老吳身體的書寫，描寫雖具體且細緻勾勒出角色的一舉一動，

卻也同時導致後面結尾過於戲劇化。故事設計了一個心理抽象的「鬼」，影響老吳，並吞噬他的金錢（也就是他自己揮霍），所以算是合理，因為家人不在意他，他就墜落入無限的黑。這篇作品很符合短篇小說的節奏，角色形象很立體，結尾若能不要過於戲劇性會更好。

彭：我覆議，此篇小說在整個結構上算是很緊湊，作者把一輩子當廚師、收入不錯卻因為喝酒摔倒，並不斷酗酒的主角老吳，描寫得很好，尤其老吳與家人的互動，使得整體結構乾淨俐落。不過故事寫到「每天喝三瓶高粱」，這樣其實老早就死掉了，喝一瓶半可能就會暴斃，三瓶的設計似乎太誇張。另外最後有一個電動陽具有象徵性，因為太太不與他行房，使得老吳從原來家庭支柱的角色，到最後變成連家人都拋棄。故事好像在描寫人一輩子都不能失敗，都得是盡職的丈夫、爸爸，只要失誤就會被家人隔絕，醉鬼沒有出路。

郝：我的看法跟兩位老師一樣。這篇小說節奏明快、乾淨俐落、好看，人物形象鮮明，整體氣氛和寫實功力都不錯。我沒有給他前面的名次，是因為結尾太用力、太戲劇性。

蔡：請教一下綠色的鬼代表什麼意義？

彭：就是醉鬼的幻覺。

李：應當是作者自己心中的感覺。

蔡：小說一開始就說老吳凝視著黑暗，卻發現幾點青色螢光，所以綠色是一種心態反應？這是不解。另外作者用字蠻不精準，例如「老吳一人坐在客廳裡，窗外斜陽正落，但能爬進來的只有餘暉。」而老吳被勾勒成這樣的形象，最後雖說要保護這個家，可是他卻爛醉如泥，他做了什麼事可以反映出想保護這個家的心態？作者故事的轉折點似乎不清楚，老吳突然就義氣起來，認為自己該有能力保護家庭，因而拿了很多冥紙當鈔票撒給家人。這邊讓人難以理解，有點突兀，如此一個人一生就這樣爛醉過去。

彭：主角摔斷手造成人生大轉變，他後來一直墜落，因為一次失誤而改變了人生，我覺得是這個原因。

李：這篇關於中年失業廚師領班酗酒，有反映某種寫實，很多家庭的父親是這樣的角色，這次參賽作品裡面也有很多這類描寫。最大優點是用了爸爸的心魔——綠色的鬼，慢慢拉出走向頹敗過程的記憶。我其實比較同意素芬及幾位評審所說的結尾處理不當，老吳灑冥紙，應該是被逼到最後作出抗議，而不是為了保護家庭，因為他從未有這樣的心態。我覺得最後一大段可以不要，到撒冥紙即可。這篇是中上、不錯的作品，當初沒選的原因是這樣的題材表現得比較普通，不太有創意，雖然作者確實處理得不錯。

〈檳榔樹下〉

蔡：這篇作品的文字傳遞效果很好，可以讓讀者感受到暑熱、鄉間氣氛，以及故事中的檳榔和屋子的結構，整體空間感與景象是寫得很好的。雖然應當是素人寫作，對白卻很生動，尤其是哥哥對弟弟的注意，寫得很到位。作品傳達的生活感也很強，包括新舊冷氣與家庭整修過程，隱隱約約象徵家庭敗壞。最後小說結尾實在是太殘忍。太工巧的設計，作者一步步走到結局，反映出貧窮、貧賤。而那位可能是父親女友的阿姨則是輕描淡寫地陪襯故事，不知道阿姨跟爸爸的關係，但能做個合理的推測。也就是說，小說本來就別交代得太清楚反而才會有效果。

李：我覆議。在我認知中，這篇小說是一個尋常家庭故事，但慢慢地被推向驚濤駭浪。比較迷人的地方就是，一個尋常家庭無聲的裂解，並將無望的哀傷藏在裡面。故事中的哥哥升大一，弟弟升高中想念體育班，爸爸沒有太多責任感，媽媽則失蹤了，在這樣過程中，可以透過哥哥敘述去理解家庭是如何無聲無息、慢慢崩解。我也同意素芬姐所言，最後在茶室撞見母親的段落，雖駭人卻經營得太快、太刻意。應該要將故事處理成，自然引導到最後橋段的方式，否則設計感太強烈了。不過，我喜歡這篇小說傳達出來無愛的絕望的痛楚，是有打動到我的。

郝：我也很喜歡這篇作品，這位作者可能是素人，但又很厲害、不動聲色地耐心經營這些細節。故事中很多地方寫得很細膩，但又不是刻意渲染出很強烈的情緒，像李委員所說的「無

聲的裂解」。因此，整體讀下來會被其曖昧、若有似無的悲傷打動，無論最後結尾高潮是否刻意設計，但因作者前面將情節寫得相當節制，以至於結尾的寫法也能讓人接受，這是一篇很細緻耐讀的作品。

鍾：省掉素人有些不準確的語句跟結尾之外，我閱讀時是很喜歡的。尤其是我讚許他是有經過這個生活的過來人，所以有種紮實的味道，而不是文青式的生活與編造。作品裡面有些對話生猛，台語式的感覺有出來。還有關於母親的縫紉機被父親拆掉、賣掉的描述，也讓人讀起來有點難過。只是，小說常出現語句上的瑕疵，比方說「作為他弟弟的長輩」、「他阿爸身為」等贅詞。而後面的結尾非常高潮，就使得前後的生活少了銜接點，譬如從回鄉跳躍到「性的、青春的終結」這個段落比較快速。最後「來兩棵檳榔提神」的結尾，蠻有張力的。另外，我對他的時代有種混淆性的感受，不知道故事中的「今年」是哪一年，時間容易被錯亂，設定上稍稍不清楚。

彭：這篇小說如果只處理當司機的爸爸，出走的媽媽、兄弟之間的感情，整體是不錯的。但最後多了帶他經歷性的初體驗的游先生，還有游阿姨在小說中的功能，好像把很多不相干的東西牽在一起，有種拼湊的感覺。

〈鯨落〉

郝：我很喜歡這篇，給他蠻高的名次。整個小說結構很完整，

段落清楚，作者有駕馭小說的基本功力。〈鯨落〉作為標題整個象徵意象也很成功，也在敘述生命的敗壞，對照的也是男主角家庭的崩解，但他卻用鯨魚反寫自己的家庭，所以整體寫來使得鯨魚充滿象徵意義。關於家庭哀傷的部分，作者也寫得很節制不會過於渲染，也不煽情。幾個場景如他跟父親接觸的場景，對話短短幾句，卻很成功描寫那種父子尷尬處境。這篇小說讀起來充滿詩意，文字好看且哀傷動人。

鍾：這篇作品藉由「鯨落」特殊的觀察鯨魚的死亡腐朽的歷程，關照了兩件事情：一個是奶奶的離別，另一個是父親不存在的狀態，在某種程度上隱喻是成功的。語言上，作者不疾不徐，不像有些作者會快速崩落收尾。這篇作品也展現了一定的感情濃度，還有譬喻及作者自身的節奏感。另外還有對醫院的描寫，〈魔山〉的醫院彷彿假想，甚至我們去醫院陪病都要身家調查。但奶奶那個機器的房間、讓人感覺這些醫院場景很真實，寫實中頗有詩意的在抽離著。另外，奶奶的形象、旗袍很美，但唯一缺點是奶奶的生活不夠立體，容易只讓讀者留在文字美感、十分抽象；只是這種抽象似乎又合乎文本，因為故事本來就是以旗袍帶出他們的相處，這些橋段在小說敘事上相當高招，最後又能兜回故事。

李：我也蠻喜歡這篇作品。作品的優點幾位評審已經提到。故事用「鯨落」、鯨魚屍體變成養分供養的概念，去談論對亡者、奶奶的思念，還有對父親的愛恨情仇，及自身生命的疑惑，的

確文字、段落節奏都是好的。但我納悶「鯨落」的概念，雖然象徵意味豐富也符合故事，不過我比較期待關於奶奶的情感部分。最後若以「鯨落」概念，父子關係應當可以形成一個好的循環供氧系統來落實「鯨落」意象，但作者沒有與標題呼應，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蔡：這篇作品有些象徵上的問題，也就是作者在講「鯨落」的意義是說，鯨魚的屍體可以供養一套以分解者為主的循環系統長達百年，這是海洋的生態。鯨魚供養的循環系統就成為「鯨落」，故事中的研究者們在研究這個過程。若以此來說，其中邏輯應該是：死亡是帶著一種意義的，目的是要供養海洋生態以維持，是自然過程。但不管是主角內在孤獨，或對奶奶死亡的憂傷，這與回歸自然、重新供應海洋養分的「鯨落」看起來沒有關聯。這篇小說敘述得太多，沒有形成張力，有些橋段其實是不必明講。也因此讀起來頗有散文式敘述的感覺，作者在談他的憂傷與對奶奶的感情，小說中有提到：「如果沒有分離時的憂傷，奶奶是否還會在每個看星星的夜晚思念父親呢？」前面的情節並沒有看到奶奶看星星的夜晚因而對父親有所思念，突然跑出這橋段像是作者的誤用。總之，這篇作品主要是邏輯問題，尤其如何把「鯨落」的生命循環去回應海洋所需，並和他對生命與親人逝去的悲傷如何連結，這是不理解的。

彭：我原以為作者以「鯨落」比喻扶養主角的祖母的死亡是好的，但作品一開始是鯨魚的落難擱淺而已。因此當主角發現鯨

魚，是待救狀態，但裡面的角色卻只有錄製鯨魚死亡過程，而不是搭救鯨魚。作者完全沒有描寫鯨魚的困境，誠如故事沒有提到祖母與父親如何扶養主角的困難。而且遇上受難的鯨魚，照道理來說，學者們應該要想辦法救援，教授雖通知漁船，最後卻只是拖走屍體。鯨魚擱淺的情形也沒有真實性，完全沒有照實描寫出來。最後，這篇作品讓人感覺是篇稚嫩的文青作品原因在於，一個偏鄉漁村的人，可能會用第一份薪水拿來買旗袍送給媽媽？另外，這年代的人會稱自己祖母為奶奶嗎？這是不合理的地方。

〈雨霧中〉

郝：作者應該是寫手，語言文字非常純熟且充滿詩意，題材也很特殊，寫的應該是呂赫若吧，因為大家都不清楚呂赫若後來如何，所以作者從這裡衍生出故事來，看得出是有文學素養的作者所寫，非常文學。他也藉由呂赫若的故事做一些時代的思辨，理想與現實的掙扎幻滅等，是一篇有企圖的作品。

李：這篇文章很好很詩意，整篇小說又有互文性，文學性非常高。這個互文性來自於他對呂赫若歷史的預設和衍生，寫的是呂赫若如果沒有死於二二八事件，並活著逃到九份被女子保護著。那時的國民黨與台灣共產黨是還在革命對抗的狀態，革命組織希望透過呂赫若的文藝來啟發老百姓，而女主角則參與輔助。作者在故事中展現出一種多重曖昧和繁複的意象，不但處理得很好，更以女子的角度來看整段演變，呈現不同觀點。裡

面不斷出現「雨霧中」、恍恍惚惚不真確的感覺，呼應了女主角參與革命事業過程中的體悟，從不識字因侍奉先生，最後變成一個能夠修改文字、竄改撒謊、代筆的人；男主角雖是這個女性的啟蒙，卻也戳破了男性主導革命的口號式理想，最後引致生命的幻滅。題材蠻特殊的，是在一百六十幾篇小說當中，重新回到歷史產生與文學的互文性，處理得相當不錯的作品。

蔡：這篇書寫歷史題材的作品讀起來虛無縹緲，作者似乎假設了讀者知道呂赫若的故事與革命組織的運作，所以讀者若想讀透故事，就得先掌握這些知識。在寫歷史小說時，作者究竟是希望讀者不用閱讀原本的歷史就能了解故事，或透過人物歷史背景才能了解故事？我覺得好的寫法是從小說就能了解歷史與人物的重要性。作者是假設所有讀者都對呂赫若的歷史知情，故事裡面除了呂赫若崇拜的老師有名字以外，其他都沒有具體線索。如果讀者不曉得這些歷史，就想倚靠小說中的線索來了解是很困難的。不過作品優勢的地方在於文筆很好，氣氛營造很好且精彩，例如女主角與他的「先生」，也就是與呂赫若終於發生肉體關係。但若你只是利用這個人物來嘗試浪漫想像，沒有透過小說讓讀者徹底了解到主角到底是怎樣的人格角色、歷史位置；文字雖好，但對於讀者了解故事的脈絡沒有幫助。

鍾：我看法幾乎跟素芬一樣，此篇文字很好，但問題是用這麼大的文本羅織現實，那個文本反而顯得做作刻意，暴露了他對那時代的不了解，只剩下文字，少了血肉。這種文章比較適合

中篇演繹，要有篇幅去寫呂赫若，只是作者似乎對呂赫若也不瞭解，只是利用呂赫若去想像出一個故事。因為在短篇幅裡無法羅織呂赫若生命並使之立體化，導致只剩下「先生」的形象、短短的文本和書信。例如呂赫若筆名的由來，沒有前因後果地使用「赫宙」這個筆名是不太對的。所以誠如素芬所說，連熟悉文學的我們讀起來不順，歷史素材也沒使用正確，人物不夠立體、革命組織沒有描述清楚，只剩下文字很好。這作者有機會寫得更好，所以我懷疑他是不是書寫太少了，只擷取其中的段落來投獎？我對這位作者有所期許，他的能力應該可以駕馭更大的互文書寫。

彭：我一開始看到二分之一，以為可以眼睛一亮，結果後來沒有。作品是以鹿窟事件後的呂赫若作為主題，但他對這些完全不了解、錯誤百出、亂掉書袋，引用的人、書、作品都是錯誤的。包括鍾文音委員說的，文學界都知道呂赫若是因為崇拜韓國作家張赫宙所以筆名叫做赫若這樣的說法。而他雖然要假設呂赫若在鹿窟事件之後依然存在，但他引用得不對，比如作者提到呂赫若未死，但外面傳言他已經被毒蛇咬死；這是葉石濤到一九九〇年代才提起，他曾於監獄聽說這樣的說法，但至今仍沒人知道呂赫若是怎麼死的。

〈耳邊風〉

李：這批作品裡談家庭議題的小說非常多，這是其中我覺得比較好的一篇。故事在談表面幸福的家庭，但其實隱藏很多腐爛

的祕密；又因為這樣的家庭關係，把這些成員綁在一起。在小說的觀點上，從幾個主要人物之間：媽媽、爸爸和兒子，甚至可能是爺爺，不斷轉換角度。一開始憂鬱症爸爸是全家的困擾，但慢慢抽絲剝繭，才發現問題根源可能是學佛的爺爺，他造成奶奶重聽、爸爸罹患憂鬱症，幸福的假象也隨之破滅。〈耳邊風〉用孫子的創作，放在結尾是一種救贖，也是對爺爺、奶奶五十年婚姻的諷刺。在這幾篇中，敘事算是很節制，文字節奏、濃淡之間也處理得恰到好處，比較沒有其他篇小說情感過度氾濫，或者駕馭的東西失控的問題。

鍾：這篇讀起來很怪異，很像「巫家劇場」，角色的出場彷彿劇場形式，與一般小說寫作方式不太一樣。我會支持這篇作品是因為角度特別，一般都是寫女性的崩壞，作者卻是寫男性，最後幾段中年男性自殺的橋段蠻激烈的。但這篇還是有很多問題，主要是人物像劇場運作一樣，每個人都上場一段就下去，這安排有點可惜。不過在某種劇場式的崩壞裡頭，還是算很好看的小說。另外就是，中年會來的「藍月經」描述得很激烈、自殺橋段寫得很好但比較少了些說服力，這些讓我有點遲疑。尤其最後懸在半空中的那段，感覺是為了敘事性的衝擊而寫，卻也少了更可貴的同理心觀照。

郝：我也覺得很怪，原因可能是故事彷彿劇本寫作形式，上場人物繁多，就像是鍾委員說的不斷輪迴上場，以至於眼前眼花撩亂。不過作者成功的是，每個人雖只有片段、一幕出現，形

象卻很鮮明，也營造出狂想的家庭劇場感。在這種經營方式下，用表面和諧來呈現裡面破碎之處，這是成功的，但閱讀時我有時抓不著頭緒，尤其後面的對話幾乎是用劇本的方式寫作，這部分很跳躍，因此事件和事件都尚未解決，就興起一個新的事件，並被事件吞沒。我想這是一個大問題。

蔡：這篇作品因為人物太多，主題會失焦。作者書寫祖父、父親和兒子三代的表現，大家分配的文字就一點點，但也確實有把形象經營出來。主題雖分散，裡面卻有亮點，尤其最後父親自殺的橋段，以藍月經談男性更年期的焦慮、失禁及家庭壓力。很少人談論這觀點，我很期待他能深入發展，詳談男性如何面對疾病、尊嚴的問題，及為何走向自殺。也許這與兒時創傷有關，但作者沒有深談，並因其他人物故事而分散主題。然後最後又用日記解答，說明問題是來自於小時候的陰影，使故事變輕了，突然解決了多年憂慮傾向原因，奇怪的地方大概是在這，一篇短篇容納太多東西了。

彭：首先，這篇〈耳邊風〉如我剛才所敘述，作者所寫要讀者自己組織，才能知道故事含意。再來，他用了劇本寫法是零碎的，也要讀者自行組合。

〈換牙〉

蔡：〈換牙〉非常簡單，前面讀的彷彿童言童語不就是兒童相處嗎？從換牙小時候的記憶開始，作者一步步導向因為嫉妒的

心所產生的結局。從獨生女的身分出發，主角想要獲取父母的注意，半途卻有個突然搶走風采的小女孩，使主角累積報復心態，最後讓那女孩被狗咬死。作者經營的理性冷血讓人毛骨悚然，這也是一種小說的效果，是作者的功力。

李：我覆議的原因是，故事中兩個小女孩在一種奇妙的嫉妒和競爭心理下形成的成長陰影。雖然這種以兒童嫉妒、競爭心理的題材不少，卻很少處理好的，作者處理得不錯，不管是換牙象徵，還是最後的狗咬情節，以及一步步處理恐怖回憶，使之成為一輩子陰影的這些過程，顯示出這篇小說是成功的。

郝：這篇小說非常流暢，也很好讀，很有意思地描寫一個兒童的心理。但我之所以沒有選的原因是，一個是結尾珊珊被咬死太戲劇化了，設計感太重，有點扣分。另外就是媽媽的心態，我的意思並非媽媽不可能做出這種事，只是故事中沒有任何原因，就使得媽媽過度袒護朋友的女兒不太合理，如果可以再把媽媽處理更成功就會更完美。

鍾：我的解讀是，因為主角叫做可杉，我認為如果整篇故事表達出，珊珊其實就是可杉另一個內心的自己就更好看。而媽媽的部分就會變成，也是主角可杉自己內心的另一個影射。

郝：那個媽媽好像有埋伏筆，但前面好像沒有呼應。

鍾：如果是另一個自己被狗咬死，象徵著可杉成長的意義就非常好。

〈歸鄉〉

彭：我挑選原因的是，這個主題是「正確」的，就是說原住民還是要回到他的原鄉去。他們離開家鄉後很難生存，外面的世界不屬於他們。從這點出發還不錯，但沒有特別要推薦。

郝：我也是因為他的題材比較特別而覆議，最近比較少見到原住民書寫。他寫出原住民歡樂的一面，純真、苦中作樂，寫得很活潑自然。結尾太光明、呆板了，但中間描寫原住民的部分蠻精準的，形象也很生動。

鍾：我喜歡郝譽翔說的詼諧性，他確實有透過在地生活和田調中展現出這個層面。但結尾我也無法接受，把山林的美好想像得太理所當然。不過語言真的到位，能夠把讀者帶到現場。

蔡：作品有幽默感，讀起來很愉快，後面結尾也是快樂結局。

李：我看法差不多，其實不太接受他的結尾。

〈運命的遊城〉

蔡：來評審打狗鳳邑文學獎，我有特別考慮高雄題材，這批作品也蠻多這類描寫。這篇作品的角度有點創意，他拿歷史上的地景、外國人的觀察，以那時的社會，對照現在他到高雄算命，兩者交錯敘述的場景。作者企圖談論一種身分問題，包括主角身為女人，為什麼一定得照著社會觀感走。後來，主角聽信朋友的建議去算命，也是一種追尋，即便沒有完成這件事也不打緊，因為這是沒有答案的。在任何時代，一座城市、一個

國家的命運都一樣，你會被過去觀念所牽制，而你當下身處的角色、身分位置，也會產生一些想法，例如猶豫、寄望未來等，不過這些終究是自己的課題。這篇像小說也像散文，運用幾個簡單的人物設計，能夠邊探索生命，邊擴大到城市觀察，是很不錯的。

鍾：故事中，主角一直沒有找到算命師父是最好的寫法，將師父設計成不存在的人非常成功。藉著每次打電話找不到人、算不到命的過程去進行每次的反思，我喜歡這樣的設計。但必麒麟的穿插太刻意，除了他跟打狗有些關係外，把命運的運程放在一個異鄉人（必麒麟，W.A.Pickering）是比較沒有說服力的，思考可以更深入，或者去除這橋段會比較好。

郝：我也覺得算命師父是亮點，使得算命這件事反而真實有趣。必麒麟的穿插則很突兀，而譬如說突然出現的《三國志》，跟前面也看不出關聯性，兩者穿插、引用讓人抓不到規律性。

李：這篇作品太散文化，雖然並非沒有設計感，但主角尋找自我的過程，與必麒麟所經歷的過程、思考，兩者除了地點相似，沒有在核心或主旨上有牽連。既然作者引用了這麼重要、廣為人知的角色，作用應當不只是在呼應地名而已，這似乎與作者所要呈現的女性自我質疑以及命運反思，沒有核心的連結和幫助。

彭：這篇作品是要去尋找成長過程中女性不受重視的一些思考。包括從原生家庭到婚後家庭，女性總是不被重視。故事中的主角認為這是女性的命運，因此她要去尋找解答。這樣的主題設計我可以了解，但引用必麒麟的橋段會讓人感覺像掉書袋。歷史上，必麒麟來台的調查是全面的，也曾紀錄漢人有殺死女嬰的習俗。也許作者以此為原點，從必麒麟記錄到的不重視女性的概念，藉此連結角色故事。但其他引用必麒麟的情節還有《三國志》的引用比較沒有前後因果。況且，必麒麟不隸屬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是荷蘭時代的組織，必麒麟應當是在打狗的海關、安平的行工作過，作者可能須嚴謹考察歷史材料。

〈雙叉路〉

鍾：這篇作品的缺點在文字問題。剛開始選這篇是認為阿嬤與孫女擺攤的互動不錯，另外一個故事支線則是孫女在髮廊工作，與感情對象的關係。只是現在用 line 的寫法也不新奇了。作者蠻認真地把時間軸線鋪陳好，逐步帶進故事，使得最後主角理解阿嬤對他惡劣口氣中的關心，幼年時阿嬤若沒有扶養他，主角無所依靠。還有個大問題是，看不出故事設計在什麼年代，語言聽起來有點老，但故事頻繁談論到現代社群軟體，讀不出實際年代。

彭：這篇作品把隔代教養下的女生，面臨親情、愛情的「雙叉路」上選擇的困難寫出來，讀起來至少是通俗、有可讀性，作者也很清楚自己要交代什麼，不過文筆可以再加油。

蔡：這篇的敘述、語言較為平淡，描述一個隔代教養的故事。只是主角如何逃學、叛逆都沒有具體強烈的場景呈現，彷彿作者只是說出故事，角色性格不立體，甚至有些橋段悖離這個設定。譬如說主角看似叛逆，卻又乖乖去當髮廊助手賺錢、並和阿嬤出去，與他那些在學校不規矩的表現，以及部分人物敘述不太相搭。

李：這樣的故事有相當程度的寫實性，現代社會也還存在著很多這樣的家庭。作品的優點是主角在兩者之間拉扯遊移，表現出情節細膩感。但也僅只於此，格局和表現方法被限制在寫實性中，使得整篇作品只能發揮如此。

郝：這篇是在寫平凡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整體比較成功的就是，一個髮廊小妹的心情敘述，以及她與男孩青春曖昧的感情，這部分掌握不錯。但就是一篇中規中矩、四平八穩的作品。

決審投票

每位委員先不分名次各勾選三篇，獲勾選者進入最後評分。勾選結果〈綠色的鬼〉、〈檳榔樹下〉、〈鯨落〉、〈運命的遊城〉、〈雙叉路〉共五篇進入最後決審評分。

每位委員以第一名五分、第二名三分、第三名一分給分方式，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彭瑞金	蔡素芬	郝譽翔	李志薈	鍾文音	總分	序位	獎項
綠色的鬼	5			1	3	9	2	評審獎
檳榔樹下		3	5	5	5	18	1	首獎
鯨落			3	3	1	7	3	優選
運命的遊城	1	5				6		
雙叉路	3	1	1			5		

主席宣布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名次如下：

首獎：〈檳榔樹下〉

評審獎：〈綠色的鬼〉

優選：〈鯨落〉



散文組

2018 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評審工作，由林文義老師、廖鴻基老師、楊索老師、孫梓評老師與我共同負責。評審相互推舉，由孫梓評老師擔任決審會議主席。

我們五位評審完整地參與初選、複選、決選，閱讀所有的參賽稿件，透過圈選投票與討論，彼此交換了「散文美學」、「文學獎散文」的觀點。無可否認，閱讀散文集和閱讀文學獎散文參賽作品，兩種狀態是很不一樣的。如今，（匿名的）「文學獎散文」或許已經成為一種特殊品類，值得持續關注。因為匿名、單篇參賽的機制，我在評審過程往往產生許多疑惑，也常被虛構的情節騙去不少眼淚。最終只能就作品論作品，以餘味定輸贏。

本屆散文參賽稿件數量眾多，決審會議上有八篇作品進入最後一輪討論票選，最後順利選出三篇得獎作品。這八篇作品取材各異，內涵與形式結合得非常圓熟，語言風格也令人驚艷——

〈南方〉語言精緻、力道十足，對於情慾有相當深刻地思考，作者筆下的內心戲一幕幕呈現，最終成全的只是屬於自己的孤獨。〈鳳梨心〉則用最輕鬆平常的語調，參差錯落地交代自己的成長，深刻寫出食物的味道，並且以此關聯家庭生活的甜與苦。〈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向

奇斯勞斯基致敬，巧妙穿插詩與電影掌故，毫不費力地寫出一個影迷的心理狀態。〈那隻書店死掉以後〉敘述節奏迷人，不動聲色地召喚書店風景，作者筆下實體書店之死確實讓人感傷。

〈巡海〉的敘述、鋪陳方式頗似前兩屆得獎的〈最熱的時光〉、〈朽木〉。「類似百工圖的職業生涯 + 親情倫理故事 + 自我成長感悟」，這幾乎成了一套模組，在文學獎機制裡確實很容易獲得青睞。但過度修飾的文句、情節反而會讓人懷疑：海巡人員的口氣怎會如此文藝腔？〈逢魔時刻〉呈現鹽埕埔之今昔，並連結以父親為主軸的家族故事，敘事腔調特殊，關於人與神與魔，場景描寫極為細膩。〈鯨歌〉毫不避諱地暴露魯蛇人生，精準地勾勒廢世代的表情，以輕鬆幽默的自嘲口吻，道出高等教育現場的失敗美學。〈沒有顏色的人〉敘寫父女之間難以跨越的感情障礙，理解父親與理解自我幾乎是一體的兩面，敘述者在痛苦中明白救贖之道，然後可以繼續生活。

評選過程中，我不斷地看見散文的可能（不論是否虛構）。當我們嘗試了各種寫作技巧之後，或許才真正發現，最上乘的散文真的就像王心心的南管藝術那樣，是「以心交心」的歷程。文字裡的情節可以任意挪動、增刪、修飾，唯有真心不改，才是散文的正道。

感謝所有參賽作品，帶給我嶄新的閱讀體驗。祝福所有參賽者（不論是否得獎），繼續以文字溫暖自己的人生。

散文組首獎

〈南方〉

劉璩萌



作者簡介

一九九六年出生於高雄。曾獲馭墨三城文學獎、月涵文學獎。

得獎感言

感謝卍和卍陪我一同狂飆。感謝ㄅ陪我度過跳彈簧床的日子，在漩渦裡你就是真實。

為什麼一個人可以有那麼多的惡意？

我站在面西的海灣。淺灰色的沙灘與深灰色的天，頭重腳輕地倒立著。海風潮濕如吻，浪花的唾沫在踝上悄悄地風乾。遠方有貨櫃的大船，有捕魚的小船。大船與小船與魚，是他們與你與我的關係。你是漁人，南方是你的漁場。如果魚沒有逃跑的意志，那還可以說是被捕到嗎？我別無選擇，捕獲我的是生活，不是你。

一切都因為溫度。在北方的時候我鎮日抱著那台笨重筆電。螢幕的冷光有一種寒氣，我向螢幕望進去看見你，如果你也看得見我，那大概像從冷凍櫃的小窗望見裡頭的滿臉冰霜。北方受困於這十四吋的方框裡，與同樣來自南方的你，與來自北方的她，都是。冬天的最冷在方框拉出的那個白色房間，我與我甬道中的你，連同這個房間，一同沉積到潭水的最深最下層去。那夜之後我經常地往腿間摸過去，總覺得那裡有一團爐火，微弱地發燙。

「妳知道自己要什麼嗎？」

我知道。知道的定義是相信且實在。我相信自己，但不肯定實在。我有時候分不清楚夢和現實，我擁有一切對你的直觀和概念，卻不能肯定你的在場。

為了延續彼此體內的溫度，我們南下到太熱的出生地。北方讓人受傷，逃到南方又何嘗不是延續這種受傷？我有一種不安的預感，卻不能抵抗生物性。生物的移動是因為移動而移動，吃完一區的溫暖，再吃完另一區的溫暖。不管是遷徙或逃亡，都沒有稱為家的地方。

但我懷疑我們之間有過任何一種植被。鹹水還能種出什麼？我只覺得自己飄浮在幽暗海水之上，被季風推著向南。黑色的海裡有更黑的影子。

從高鐵換捷運。向南，然後向西。一路向出生地。沒有太多行李，逃亡的簡便。你的毛外套不斷摩蹭我的左臂，像一種小動物。好像我們是遷徙動物群中的一隻鹿，此刻竟也對你產生一種革命情感。

小區有舊羊皮紙的顏色和味道，薄得透光，從捷運口踏出來，穿破它，像一個燈籠有了裂縫。街道很有餘裕，矮房比肩而坐。小區就是我內在房間的形象化。肉紅磚道與柏油路的界線，被灰磚圈圍住，隔著鞋底都感覺得到暖烘烘的氣息，暖烘烘讓人融化。我也就成為黑色海洋裡一座肉紅色的小島了。你的慾望與惡意之海。

貼著河的邊緣，陽光鋪在你的肩頭，勾出香草色的毛

邊。緊緊握住你的手，握到你的手汗浸濕我的手心。磨石子矮柱以鐵鏽鍊相接，兩岸海蟑螂成群地竄。

我想到河水的鹹味。這是一座有很多水卻經常缺水的城市。

一路我們非常安靜，因為被允許說的話不多。安靜就像一池墨綠的潭水。潭水下有一條大魚，很多質問冒泡泡地瞬出來。我一直期待大魚躍穿潭面，但牠只是一動也不動，一動也不動地變成一座島。南下的濕氣讓島生霧。霧纏繞口鼻，奪去聲音，聲音變成雨雲，開口又吞進更多的霧。泡泡一顆一顆在浮出來前都破光了。

「我們應該去哪裡？」

我知道我想去哪裡，卻不確定我們應該去哪裡。如果有一張地圖，每一個地點都有一個名字，那裡頭不會有我。你的地圖在我之前就已經完成了，你也都走遍傷遍了，而我把每個地標都留給了你。這不公平。

一座沒有反抗意志的小島可以算是被征服嗎？

沿河而下，是海港。

路的盡頭掉進海底溶化。岸邊倉庫與倉庫並排，貨櫃與貨櫃並排。零星的人群走進倉庫的子宮裡。岸上的貨櫃，看起來有擱淺的樣子。原來從甲板到陸地也是一種擱

淺嗎？那由南向北的遷徙是不是也是一種擱淺？港灣的北面有沙灘。我站在沙灘，面西。雨雲翻過天際線爬上來。

海風銜著砂粒，一道道挫傷。浪花節節敗退，說過的話牽著未說的話在沙灘上行走，留下腳印與傷口。你沉默的理由和藉口我都知道。我開口，將說的都落在海面，蒼白，而且徒勞。

風雨如晦，像要掀起整座沙灘尋找遺落的什麼，如此偏執。

下過雨的夜景濡濕在一片流金之中。我們在黑暗的那一側徒步上山。山頂的紅磚洋房，在鹵素燈光中透出金色，一片祥氣。我靠在洋房的圍欄上俯望，如果海平面上升或海嘯來襲，這裡大概是眺望末日的好地方。海水取代陸地，山丘成為小島。作為一座頑固小島的我，原來是否也是一座山？

想到地科。山上的石灰岩是古代的珊瑚礁。原來人類的末日對山而言只是永劫回歸而已。山與島。港灣的船上下起伏，像大海熟睡時韻律的呼吸。

我在島的制高點燃烽火，轟轟焚山。面向大海，像背著一山的光與熱。大霧中有嗚嗚汽笛。如果不是靠岸，何必鳴響汽笛？

摸黑下山，山的一側有蟋蟀鳴叫，海的一側有均勻的波浪之心音。燈火在你的鏡片中明滅，像蠟燭或煙花。

只剩下一個地方可以去。

坐捷運，向東。從海港到都心。

電扶梯下潛，我們下潛。洋流是海底的快速道路。

這是城市裡的深海。各方的水壓、一切的不可告人都凝聚在這裡了。

出站。六線道與六線道的路口，尾燈的車流特別迷惘。路燈明媚，打亮一條寬直的紅毯，像要通往人生中最為光亮之處。

但那不是我們將去的地方。

你抓著我的手鑽進小巷，小巷陰暗且濕，你準確繞過所有岔路，來到巷尾的旅館。菸味與霉味是室內的霾。

扭開門把，海水傾倒出來。無須開燈，招牌的霓映在床上，粉、紅、橙、紫，熱帶珊瑚的顏色，挾有無數光點竄進竄出。我躺下成為海，海床從邊陲直角墜入，是海溝之所在。

突然發現自己錯了，此時此刻，最深的既不是海也不是海溝，城市的最深在我體內，最深。

無須開燈，此刻正是滿月。大潮。

在深海裡，妳不能抵抗溫鹽環流。妳只能靜止，任洋流帶妳。

深夜醒來。幽暗的房裡，有嗡嗡的噪音。耳鳴。像是往洞穴吼進去，逃竄的聲波不斷撞上山壁，每一面都是黑的。

白血球在視網膜浮游，試圖聚焦，看見你坐在桌前，一心敲著筆電和她聊天。檯燈慘白，聞到你身上的冷汗，你總是滲著冷汗，身上散發藻類的味道。

此刻我處在旅館的房間，旅館的房間是你內在房間的形象化。陰冷潮濕，於所有城市都形似。

此刻床的螢白與燈泡螢白的領地是黑暗中一座島。

海水如墨，一行車燈掠過窗簾，像列隊的魚。

原來永晝的城市也有黑暗嗎？

坐在房間的中心，像有無數不具名的高樓大廈從黑暗中拔起，從棋盤的窗戶透出金光，一點一點像縮水的太陽。

隔天你不再說一句話。靜默中我們又做了一次。淋浴的聲音是另一場雨，我躺在床上注視一個任意的遠處，感受體內發酵一種生物性的惆悵。像被遺忘在網中的魚，將被曬死，卻不能被吃。

與你告別。其實也沒有告別，沒有任何示意。陽光像

從綠玻璃透進來那樣，鋒利而冷。空氣卻是悶的。「光和熱，不是同一件事。」

整座城市、整個大氣達到了飽和，卻再下不出一滴雨。

不下雨的日子裡總是會有很多的霾。我幾乎能聽見霾粒子刮搔鼻腔絨毛的聲音，像點燃一座沙灘扔進鯨魚的肚子裡。霾既不能使小島成為永夜的小島，也不能讓你的惡意之海更黑更深。霾只是執拗地經過，像你，執拗地。

電扶梯上升。

我不能再上升了，會得潛水夫病。

對於將要渴死的水手，沒有比一片大海更諷刺的事。水手喝了太多海水，最後也分不清楚幻像與現實，只好認命躺下成為自己的小艇，順著海波漂流。

我也漂流到城市的中心。

城市中心的捷運站天頂，有一塊巨大的圓形玻璃。燈光穿過彩繪玻璃打出熱帶海域的顏色，像潛水艇的天窗，又像巨大水族箱的蓋子。站在穹頂之下，紋了一身彩光：寶藍、祖母綠、櫻粉、檸檬黃。彷彿水族箱裡一尾熱帶魚，有一身絢爛鱗片，如此幸福。

如此孤獨。

乍讀這篇文章覺得有點兒險，三角戀情並非新奇主題，作者若無精心別裁之功力，表述內容可能蒼白病黃，文句將堆砌纏繞。作者可不！藉由敘事者的她說了一個普遍性又個人化的幽微情事。

進入決審的文章中，這篇〈南方〉明顯突出。作者運筆老練沉穩，通篇渾然一體，字句與段落並聯貫通，收放之間可見文氣忽現忽隱。作者並不炫技，或挑冷僻生字，但字句鋪陳有聲色、張力及節奏感。

溫度、方位、疆界，女人的身體是男性踏足的空間，誰愛得多，誰就受傷深，以孤獨故，女人由男人引領去發掘情慾的深度。文中交錯各種意象、隱喻、明喻疊出，近乎清淡的心事獨白反覆迴旋，心緒現於筆尖如情事藤蔓勾纏，繁複卻精準呈現情感層次。作者是善說故事的人，期待新作。

散文組評審獎

〈鳳梨心〉

林俐馨



作者簡介

中興大學獸醫系、台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畢，曾任劇場工作者、小動物臨床獸醫、影視編劇、公職獸醫，以寫作為畢生職志。

得獎感言

謝謝羅正儀，不論有沒有獎項肯定我，都與我攜手面對生活。謝謝不知何時會出現的阿蹦老師。謝謝向田邦子。〈父親的道歉信〉讓我邊看邊大哭，想起我的父親。

近中午的菜市場，賣完的收攤等垃圾車，買好菜的趕著回家煮飯，街道幾輛連鑰匙都沒拔的臨停機車造成回堵，我繞進巷子左彎右彎，終於展開一片光明，正要催油門，路卻已到盡頭，前方污水處理管修繕此路不通。

怪手橫在路中央，上面貼了一個厚紙板：「超好吃春蜜錯過可惜」，潦草倉促的字體搭配怪手隨興暫歇的姿態，成全這片招牌為裝置藝術。日頭赤炎炎，一旁揮汗削著鳳梨的老闆微微對我笑，像苦守路邊的警察逮到一個紅燈右轉的業績，檯面上那麼多包削好待售的鳳梨，還要等幾個誤入死路的笨蛋來才能賣完呢？我買了一包。

結果真的超好吃！

甜中略帶微酸，果肉不咬舌不刺嘴，我兒吃了還想再吃，所以我成了這攤鳳梨的常客。

路修好之後，我發現這攤其實生意很好，排隊等待的人多到影響交通。

老闆邊削鳳梨邊指揮，「阿婆你卡過來咧，有車要注意」，「阿姨你減肥還沒成功，把人家擠到不能喘氣了」，「白色 TOYOTA，撞到有聲你再試試看」，旁邊兩個少女，邊笑著推打老闆「別鬧了快點削」邊把他削好的鳳梨包裝給客人，互動親暱，長相完全是老闆留長髮綁馬尾的樣子，必定就是他的女兒無誤。不過，還是有個歐巴桑，在少女身旁站了半天都沒輪到自己，才發現排錯隊伍了，罵

少女「你沒事站在這裡做什麼？不買幹嘛假裝成客人？」少女不知如何回應看向老闆求援，老闆放下鳳梨刀，說她們才不是客人呢，一手指一個少女，說「這個是來借錢的」（她正拿著一疊鈔票找錢），「這個是來送瓦斯的」（她正扶著隔壁攤的瓦斯桶休息）。

輪到我的時候，老闆問：「鳳梨心要留嗎？」我點點頭。老闆誇張地倒退兩步還露出佩服的表情說：「唉呦，很罕見，你不簡單啊。」

長大後我才知道那是可以不用吃的，一般人會選擇丟棄的鳳梨心，是我面對鳳梨時的首選，因為，我爸爸很喜歡吃鳳梨。

記憶中的鳳梨大多是酸的，就算只吃一點點，留在舌頭口腔的刺痛感，就像徒手懷抱著處處稜角、連葉子都帶刺的鳳梨，像面對我的爸爸一樣，令人想逃。

也許為了省錢，我沒有上幼稚園，爸爸自己教我們寫字算數，每天吃完晚餐後，輪流背九九乘法。糖廠的日式宿舍裡，我們站在爸爸書桌旁的走廊，眼睛只敢盯著那一片片木板，連接到漫長的彼端，雙手成稍息姿勢背在後面，扳著指頭加出下個答案，不順暢流利退下重背，通過才准去睡覺。忘了是我九九乘法背太慢，還是什麼事讓爸爸生氣，突然一巴掌過來，我眼前一片黑倒在地上，感覺一股濕熱透出褲子，透明的液體沿木板間的縫隙往前流，

往前流，不見了。

我只有屁滾尿流，暴烈倔強的姊姊曾被打到一耳暫時失聰。

所以在餐桌上，爸爸夾到我們碗裡的菜沒有誰敢拒絕，例如一入口就有蟑螂味的韭菜，或者人如其名的炒雞屎藤蛋，都認分地摒住呼吸吃掉，姊弟三人從沒有討論過，卻在餐餐的靜默中，各自研發出相同的對策，一旦爸爸開始夾他愛吃的菜分送，我們就像大胃王比賽最後五分鐘的選手，拼命清空自己的碗奔向終點，離開餐桌。

鳳梨是更高一級的考驗，看到姊姊和弟弟都曾因不願吃鳳梨被罵哭後，不論是酸是甜我都會趕快吃一塊以求解脫，某日意外發現，鳳梨心根本是救星，它既不酸也不甜，粗粗的纖維要嚼很久，呈現我一直在吃鳳梨的假象，於是爸爸不會立刻拿下一塊鳳梨給我，我很安全。

爸爸苦心栽培我拿到心算比賽幼稚園組第二名，家裡沒有買沙發也沒有床，卻在 PE2 的年代就買了一台電腦，高中當然必須念理組，因為爸爸認為念資訊科學最有前途。

大學聯考我考砸了，爸爸要我重考，就像九九乘法背太慢的懲罰，像走廊上一片片連接的木板，好漫長，且重考表示我將和小我一歲的弟弟一起考聯考，那可不只是拼命吃完碗裡飯的比賽而已，若我再次考砸呢？我以僅有的

分數，依歷年排行榜填了志願，被分發到一個我不討厭也不喜歡的科系，默默吃下這些無滋無味，每一年爸爸都叫我去重考，就這麼念完了大學五年。

來參加畢業典禮的途中，爸爸預告我說，系上的兩位重量級大老是他念屏東農專時隔壁寢室的同學，不知道見了面還記不記得。人家跟你很熟嗎？這怎麼可能記得！從校門口到系館的漫長路途，我暗自祈禱那兩位教授不要出席畢業典禮，就算系主任不得不出席，也最好致詞完就快閃不要讓爸爸有機會去相認。人家是專科插大，還到國外拿博士現在當大學教授，你呢，只有屏東農專畢業在台糖當小職員，你哪位？

糖廠包含辦公區與宿舍，有一次我中午放學回家，看到爸爸從辦公大樓迎面走來，我開口叫「爸爸」，那並肩而走的三個人都聽到了，你看我我看你，一時沒有人要承認。另兩個人指著我對爸爸說，「她長得跟你好像，一看就是你女兒」，爸爸當時臉上的表情，像是被抓到吃東西沒付錢、或有人提醒他褲子拉鍊忘了拉那樣，眼光投向無人處，逕自往前走。

當天晚餐，爸爸把這件事情告訴全家人，像是講述一則笑話說「不知道是誰，明明在家裡就很少在叫爸爸，怎麼到外面叫的那麼親熱。」彷彿白天想躲起來的人並不是他，而是我，當然我並沒有承認，跟姊姊弟弟一樣面無表

情地低著頭吃自己碗裡的飯，覺得耳朵很熱。

爸爸並不是以我為恥，長大以後我盡量這麼告訴自己。雖然我也很少讓他引以為傲。

有時候會有一股莫名的羞愧感將漲滿腦袋，必須以某些方式發洩，所謂見笑轉生氣，大概就像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去與系主任相認時的心情。

我站得很遠，看爸爸終於穿越人牆與系主任說到話，漫長的幾分鐘之後，從致詞就掛著客套笑容的系主任朝我走來，爸爸跟在後面，他也笑著。我很快地帶爸爸往餐點桌前進，夾了許多食物到他的盤子裡好讓他有點事情做，也塞了很多食物到自己嘴裡，像填塞即將爆發的火山。

回程的高速公路塞車，爸爸沒話找話聊，「餐點提供的鳳梨很好吃」，廢話只要是鳳梨你都會喜歡吧，其實沒什麼好生氣的，這一切，爆發不了的火山也無法休眠，我只想讓他丟出的善意停在空氣裡，逕自分解為沉默。他又說，「你在學校怎麼跟家裡都不一樣，系主任說你很活潑可愛」。

那應該是別人吧。我瞬間懂了，很久以前被迎面笑著這麼叫的爸爸，一定以為，眼前這小孩叫的是別人吧。

弟弟念的資訊科學確實是當今顯學，畢業後前程似錦一帆風順，我把獸醫師執照可以做的工作全都換完一輪，不想繼續這無滋無味，去念了爸爸罵我浪費時間、絕對會餓死的北藝大研究所，此後爸爸向親戚提起的小孩成就不

再有我，我雖沒有被正式逐出家門但在外租屋，北投家到學校只要十分鐘，租屋處要半小時。

幸好有數理家教可支付自己的生活費，學生大多經濟條件不差，每踏入各家豪宅，在玄關換拖鞋時都自慚形穢。有個主修長笛的國中女生，夢幻甜美直逼偶像團體，但數學從沒及格過，上到第二堂課發現她有問題的是基本的乘法，讓她背九九乘法，她像演唱抒情歌一樣隨前奏陶醉搖晃，慢慢唱出 212、224、236……，突然她停下來，嘟起嘴皺眉頭，漾出令人融化的甜美無辜笑容說：「忘記了，啾咪」。

研究所畢業之後雖然沒有立刻餓死，但「如何生存下去」照三餐來考驗我，有些事情在心裡被證明了，只是嘴上沒必要承認。順應時代潮流與爸爸的期待去考公務員，回到一個安全的環境裡，可以預期的乏味是自己選的，只在領到月初的薪水才感覺活著。

我的業務之一，每個月要到農委會參加全省毛豬運銷協調會，這種例行性會議，一遇上毛豬價格飆漲或崩盤，就看到養豬業者與肉商業者把對方當成殺父仇人，馬蹄形的會議桌變成競技場，每次發言機會都背負著鄉親賴以維生的事業，進攻一尺、退讓一寸都關係著新台幣，多或少幾百隻差在哪裡？尊嚴榮辱，奇摩子而已，爭的就是一口氣而已。

擺不平的話，由主席來喬，委請台灣糖業公司養豬事業部吸收或釋出幾千隻肉豬給 XX 縣，「請問有問題嗎？」台糖代表動也不動，表情木然。主席提高音量，字字帶著警告，「請問，有問題嗎？」台糖代表按下麥克風，囁囁嚶嚶地說「有……有點困難」，主席有時會戲劇性地拍桌子站起來有時不會，有時好言相勸有時直接做出結論「那麼不足的部分就全部委請台糖支援，其他問題洽悉，散會」。

戲散場了，大家紛紛領便當簽退，我才看到台糖代表還坐在位置上，動也不動，表情木然，從耳朵到脖子都通紅。

他低著頭走路的背影我不敢太靠近，窗外既沒下雨也沒有太陽，不知為何我想到「陰天打孩子」這句話，硬生生吞下的這口氣，回去之後他將會是以什麼表情、發洩在誰身上呢？

電梯門快關了，我快步追上，電梯門再度打開，整個電梯只有台糖代表一人站在按鈕旁的位置，對我擠出客套牽強的微笑，讓他看起來更加令人生氣，我說「不用了，我等下一班，謝謝」，看著電梯門將這張窩囊的臉關上。

爸爸從工作了三十幾年的台糖退休，雖然領了優退但不是自願的，爸爸的學歷與能力絕對不差，但凡是相處過、約略明白公部門運行規則的人必能斷言，升官永遠輪不到他。

退休那年，在同事邀約下，爸爸帶媽媽參加為期一個月的歐洲自助旅行，這是爸爸第一次出國，繼蜜月後與媽媽的第一次長途旅行。媽媽回來告訴我們，除了有附早餐的飯店或青年旅館之外，當大家品嚐德國豬腳或法國小羊排等非吃不可的異國美食，爸爸幾乎餐餐都以自己帶去的鳳梨酥自理，認識多年的同事當然知道他是為了省錢，依然故意虧他：「鳳梨酥有這麼好吃嗎？」爸爸笑說：「外國人來台灣都特地買這個呢。」。

我實在不知道他省這些錢要做什麼？玩得這麼沒有品質沒有品味要做什麼？他帶回三頂義大利的帽子給我們當禮物，據說非常貴，我只覺得非常醜，不會有任何場合用得上。

生了兩個孩子之後，我跟全天下的爸媽一樣覺得自己的寶寶超可愛，臉書上從沒有自拍照上傳，卻常把小孩學爬、學站、吃東西糊得滿臉都是、哭到涕淚縱橫、睡覺時的嘴角上揚的時刻分秒炫耀給大家看。

某日，我製作了一張母女對比圖，左邊是八個月的女兒爬行時的側臉，右邊是快滿周歲的我爬行時的側臉，角度、表情、眼神都有 98% 相似，標題為「猜猜哪個是我」。爸爸留言說，「左邊那張是我，可是你小時候沒有這麼胖」。什麼跟什麼啊？答非所問。

自此誤導了接下來的留言，樓歪成討論左邊那張照片

裡的人是爸爸還是媽媽，那正鼓勵寶寶往前爬的我，長髮全往後梳成丸子頭，連瀏海也正好被風吹到不見，一張剛毅的臉常被誤認成男人，那角度、表情、眼神，像爸爸。

老闆削好了我買的鳳梨裝成一袋，另附贈一大袋鳳梨心，不知道累積了多少顆鳳梨集結而成，大概是鳳梨肉的兩倍量。老闆說：「你回去就跟苦瓜一起煮，看是要加排骨還是雞肉都很好吃。」我回家之後，加了小孩喜歡的紅蘿蔔洋蔥和雞肉，煮得整間廚房到餐桌都是鳳梨的香氣，湯甘甜好喝，一口接一口，喝到第三口的時候我必須承認，他說的是對的。

缺了苦瓜就沒有層次，太甜了。

散文或可以閱讀之難易來區分「輕」或「重」。「重散文」文字密度高，讀者往往得一遍遍反覆閱讀才能完整感受作者鋪陳的意境或其文意之美；「輕散文」文詞輕巧，帶引讀者注意愉快的一路到底。

本屆得獎作品〈鳳梨心〉是一篇「輕散文」，作者以富節奏感的文字，帶領讀者從誤入小巷巧遇鳳梨攤開場，一路東沾西惹，輕巧串接，一路都有鳳梨，直到文末還是別有滋味的輕輕扣回鳳梨心味覺主題上。

這類輕散文看似輕鬆愉快，但必要的內涵、節奏感以及段落的承轉，稍微偏差，恐怕就會淪為輕浮瑣碎的文章。〈鳳梨心〉看似隨筆運行，其實環環相扣，布局嚴實。特別是親情為主題的書寫，因太多人寫，套數幾乎用盡，要出色並不容易。本篇儘管輕巧跳躍，難得的是該提的也都輕輕點到，確實別有滋味。

散文組優選獎

〈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

腳腳腳腳



作者簡介

貓奴，人子，米蟲。長大後要做一隻大象、Antony and the Johnsons和屎撈人。

得獎感言

感謝奇斯洛夫斯基。如果我對人性還有那麼一點寬容，那是他的影響。感謝當年在波蘭背包旅行時認識的每一個朋友，我並沒有忘記他們，雖然我們已經失去聯繫。感謝評審。感謝打狗鳳邑文學獎。

臨出發前，特意多走兩步路到落腳處附近的小花檔買了一大束百合。雅各和莫妮卡來我下榻的青旅接我的時候，莫妮卡遠遠瞥見我手上安靜盛開的百合，笑得比鮮花更燦爛，我呆了呆——啊，她誤會了，這束百合是要送給奇斯洛夫斯基的——心裡忽然湧現歉意，對自己的不夠貼心耿耿於懷，為什麼不多買一束百合呢，甚至已經預見莫妮卡尷尬失望的神情……

雅各和我是在卡齊米日多爾尼相識的。坐了四個小時的火車，從克拉科夫來到這個小鎮，正好趕上一年一度的夏日電影節，已經第六屆了。原本打算只逗留兩三天，看過節目表後，決定留下日以繼夜看個天昏地暗，整整兩個星期。生命的乾渴無法喝水解決。小地方古蹟名勝不多，電影節規模不大，也算盛事，廣場上人頭湧湧，彷彿波蘭各地湧來的年輕人都聚在這裡了，這是他們的胡士托。臨時搭建的電影院像馬戲班，帳篷裡頭鬧哄哄的，等待伊力·盧馬的《夏天的故事》開場的時候，坐我身旁的男孩遠遠發現熟悉的身影，馬上站起來大聲喊對方的名字，恣意而放肆，他有大把青春可以揮霍。

古蹟名勝我興趣不大，但也都去看過了，守望塔、古堡、三個十字架，這些。三個木頭十字架高高瘦瘦，遠觀像三個身形修長的受難者佇立山頂俯瞰蒼生，三百多年就這樣

過去了。炎炎的八月天，頂著烈日站在十字架下極目眺望，小鎮有它自己的脈搏，維斯瓦河不捨晝夜，一萬年和一瞬間又有什麼分別，地久天長和過眼雲煙又有什麼分別。

我更喜歡在日常生活中流連，旅遊指南遺漏的風景更具吸引力。幾個小伙子在廣告板上塗塗畫畫，但才看完一場電影出來，已經被抹掉了，換上另一夥人，興興頭頭站在梯架上塗鴉，令人想起青春虛擲這四個字。當然不全都是好戲之人，也有不少趁熱鬧的，電影節不過是他們狂歡的藉口，醉醺醺地在廣場上徘徊，或者到處向人借錢。我在廣場的汲水亭取水的時候認識了馬丁和瑪雅這對情侶，一見如故，閒扯終日，談旅行，談電影，談生活，談詩，談吃，談夢。二十出頭的經濟系大學生，來自洛茲。洛茲我知道，當年奇斯洛夫斯基兩度報考洛茲電影學院都落選了，第三次才成功。

唸經濟系只是為了往後有更好的出路，其實這對情侶熱愛藝術，尤其文學。馬丁最愛斯塔夫，我也很喜歡這個老詩人。後來我在華沙，還特意到新世界街亂走，試圖捕捉老詩人昔日遺落的影子，他人生的最後八年就棲身在這條街上，門牌六十號。他們也愛辛波絲卡，瑪雅特別鍾意〈空屋裡的貓〉，這是一首動人的悼詩。又教會我辛波絲卡這個姓氏的準確發音，其實應該唸作申博斯卡。米沃什他

們不太喜歡，馬丁認為他太自我。奇怪，他們居然沒有聽說過安娜·斯維爾，她的英譯詩選《跟我身體說話》一度讓我非常著迷，一口氣買了好幾本送給朋友。一個朋友細讀之下驚為天人：「如果辛波絲卡是我的左腳鞋子，那麼斯維爾就是我的右腳鞋子。」我聽了很高興，雖然我相信她的鞋櫃裡不止一雙鞋子。

鎮上的青旅都客滿了，有不少人就在別人的果園裡紮營，比住青旅便宜，兩個星期下來可以省下不少旅費。我落腳的青旅離開小鎮不遠，二十來分鐘的車程吧，可是巴士經常爆滿。有幾個年輕人跟我住同一家青旅，也是衝著電影節來的。有天早上我們一起站在路旁，眼巴巴看著一輛又一輛擠滿了人的巴士過站不停，後來他們截了一輛貨車，歡騰有如小學生去郊遊，硬拉著我同行。

隔日自己一人嘗試搭順風車到鎮上去，貪玩而已，期望不大。大多司機風馳電掣，對我視若無睹，一臉老死不相往來，讓我啞然失笑。不少司機從我眼前經過的時候會指指地上，大概是一種信號，似乎示意自己就住附近一帶，不會到鎮上去。一個多小時後，才有一輛老舊的拖拉機停了下來。司機樸實敦厚有如農夫，語言不通，但有什麼關係，我又不想跟他文化交流，我只是想搭順風車而已。

有次截了一輛巴士，車上一個乘客也沒有，我遲疑了一下。想想也有可能司機已經下班，正在回家途中，順路送我一程。上了車一屁股坐在窗邊的座位，不經意瞥見司機從後視鏡死盯著我，忽然想起了馬奎斯的一個短篇小說。女主角半路拋錨，在滂沱大雨中截了一輛破巴士，就這樣被送進了瘋人院，從此再也沒有人，包括她的丈夫在內，相信她是正常的。全世界都瘋了，只有自己是清醒的，這樣的清醒簡直令人發瘋。一路上胡思亂想，不久巴士又停了下來，接了一個老太太上車，老太太一邊寒暄一邊從口袋裡掏出硬幣，我才從茫然中明白過來，感覺臉上辣辣的——我搭錯車了。

雅各是電影節策劃，發現我孤零零雜在人群中靜待散場，我是唯一東方臉孔，雅各感到好奇，於是過來跟我攀談。聊起電影，話題自然而然扯到奇斯洛夫斯基身上。雅各和他有過一面之緣，說他平易近人，我聽了會心一笑。我信。我告訴雅各，我來波蘭旅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華沙去探望奇斯洛夫斯基，雖然我不知道他葬在哪裡。雅各遞了一張名片給我，要我到華沙後再聯絡他，他和太太莫妮卡會帶我去給偶像掃墓。又在我的筆記本上抄了個地址，說是《十誡》的拍攝地點，也許我有興趣去看看。奇斯洛夫斯基的作品當中，我最愛這套電視影集，每看完一集都怔忡半晌，隱約感覺自己有些什麼，已經不一樣了。

當年奇斯洛夫斯基宣佈退休，他說拍電影實在太累了，他說退休以後，他要好好地洗一次澡，令人不禁莞爾。後來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奇斯洛夫斯基和他的老拍檔皮斯維茲閒散地坐在青草地上，一邊抽菸一邊討論新劇本。夢裡我聞得到青草地的味道，也聽得懂波蘭語，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合情理，我跟偶像則講中文：「咦，你不是說過不再拍電影了嗎？」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我還沒有找到答案就醒來了，可是心還在夢裡回不去的地段，悵然若失。不久聽說他在籌備新片，也就是他後來沒有能夠親自拍成的神曲三部曲。是的，我偶像說話不算話，但我想沒有一個影迷會介意。

曇花一現的夢，後來我把它寫成了一首詩，由朋友的波蘭同學轉交到奇斯洛夫斯基手上，她先生認識我偶像。半年後收到一封華沙寄來的信，拆開一看，裡面有一張電影明信片，明信片背面竟然是我偶像的親筆回信，驚喜莫名。所以雅各說他不擺架子，我信。不過寥寥幾個字，但我讀了一次又一次。簽名底下他細心地補上一行「K. Kieślowski」，否則一時之間恐怕還真對不上焦。落款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不出一年，他忽然撒手人寰，在他開拍新片之前。那天是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生於一九四一，卒於一九九六，享年五十五歲。太突然了，彷彿命運跟他開了個無可換回的玩笑，教人措手不及，甚至

忍俊不禁，對不起，因為實在太像他自己的電影情節。

不過他的電影動人之處，從來不是峰迴路轉的佈局，也不是迷人的宿命主題，而是角色和角色之間微妙的牽絆。當然也有人對他的電影不以為然，批評他借上帝之手操控玩弄角色的命運。不是這樣的。在生命所設下的各種難題前面，其實他的角色跟他一樣微小，無知而莽撞。他試過讓《機遇之歌》的男主角有三種不同的下場，也曾想過讓《兩生花》在不同的電影院放映時有不同的結局。他這麼做，不是出於他想代替上帝的狂妄，而是出於他對這些角色的惻隱。「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有些導演儘管十分出色，但我對他們只有敬重，沒有感動，沒有感激，也沒有愛。奇斯洛夫斯基在我心裡永遠佔有一個位置。我對他的感念如此漫長，最後竟然把我帶到這裡——華沙波瓦茲基公墓——他就在裡頭某個角落長眠。偌大的墓園，我們一塊墓碑一塊墓碑找去，找了許久都沒有找到。倒是無意間發現赫伯特，這個曾經賣血維生的波蘭詩人，原來他的葬身之地也在這裡。我在心裡默念他的詩句，這是我向他致意的方式：「標記這個 / 不存在的物體 / 所在的位置 / 以一個黑框 / 這將會是 / 一首簡單的輓歌 / 給美麗的缺席」……

雅各和莫妮卡站在某塊墓碑前細讀銘文，雅各即席譯成英文唸給我聽：「我所有的一切在此長眠，除了我的悲痛。」這是一首情詩，對我來說。想起先一天依照地圖找到《十誡》的拍攝地點，在屋邨的範圍內恍惚半天，舉目尋找《第六誡》男主角偷窺他心儀的女主角的窗口。女主角年齡比男主角大好幾歲，她根本不愛他，在她眼裡，他不過是一個每天早上送牛奶給她的男孩，一個每天晚上用望眼鏡偷窺隔牆花的變態，一個為情所困割腕自殺的情種。後來，奇斯洛夫斯基另外剪了一個較長的電影版，片名《一部關於愛情的短片》，也給了這個故事一個不同的結局，這是我偶像溫柔的一面。《第六誡》結尾，男女主角在郵局重逢，他對她說：「我不再偷看你了。」那種心如槁木大概更接近現實吧。《一部關於愛情的短片》尾聲魔幻悲涼，女主角透過男主角的望遠鏡看見自己正在慟哭，而他默默陪伴在她身旁——她終於感受到他的愛了。

後來還是雅各向墓園的管理員打探，我們才找到奇斯洛夫斯基。他的墓碑沒有十字架，只有一雙寬厚的手，比著一個電影導演在捕捉鏡頭的手勢，不知道是哪個雕塑家的作品。透過這個鏡頭，我看見毗鄰墓碑上的十字架和墓園內的樹木，沒有一個人影。一個塵埃落定的空鏡頭。「你一定有很多心裡話想跟偶像說吧。」雅各拍拍我的肩膀：「我們去散散步，回頭再來找你。」我點點頭，恍若隔世。

黑色大理石墓碑上，不知道哪個影迷留下一朵白玫瑰，已經萎焉了。風經過時樹葉沙沙作響，往事一頁頁地翻了過去，想起那些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第一次在倫敦看他的電影，散場出來如沐春風，那是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但我靜靜站在偶像面前，什麼也沒有說，什麼也不必說。我是來憑弔的，不是來抒懷的。表達不出的心意，就默默收在心底。至於那束百合，後來我送給了莫妮卡。換成是奇斯洛夫斯基，他一定也會這麼做的。一定。

散文組優選獎〈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評語 孫梓評

相較於在文學獎中易見的結構完整，企圖銳利，主題強悍的參賽作品，本篇簡直像個「檻外人」。沒在題目中點破的行動，是「給奇士勞斯基掃墓」，看似波蘭遊記，又非僅風景的剪貼；看似追憶舊事，又非無謂的叨絮，在「自然無奇」的文字裡，寫那些可有可無：泡電影節，認識陌生人，搭便車，或也觀光客一般，名勝古蹟到此一遊。但剝開果皮後，果肉般慢慢裸露出來的，自然是與奇士勞斯基有關的繫連：一場夢，一張從天而降的明信片，然後才真正坦白何以愛。有效挑選的電影段落，節制，準確，使不識奇士勞斯基者，也能快速感受當「生命的乾渴無法喝水解決」，還有什麼能是救贖的選擇。

一秒二十四格，是有聲電影的幀率，那不無懷舊氣味的老好日子，或已隨著數位時代到來而翻頁；但對於各種類美好藝術所生的歆羨之心，卻總能擊中同樣被觸動的另一朵靈魂，就像這樣一封，資深影迷寫給奇士勞斯基的，遲到的情書。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8 年 8 月 22 日（三）下午 15:3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評審：林文義、凌性傑、孫梓評、楊索、廖鴻基（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林美秀、方瑞華
《聯合文學》雜誌 邱美穎、嵇國鳳

記錄：朱英韶

攝影：郭宸志

評審委員共同推舉孫梓評擔任會議主席。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凌性傑（凌）：今年看散文作品時有些失落，參賽稿件似乎不如往年精采，大致上有三個重點：第一是這次作品有不少篇章在處理知識層面，例如高雄鼓山區歷史、外國人到高雄發生船難等事件，都是很好的知識性散文題材，但因為作者的技巧問題使得這些知識散文沒辦法用更好的方式呈現，以致於有些概念還得讀者自己額外尋覓資料才能理解。第二則是這次作品的書寫形式和主題都比較單調且保守，創新的質感少，中規中矩的作品佔多數。第三是有關於散文的敘述腔調，應該要有音響效果或音樂效果，這很考驗書寫者的技術層次，往往要從標點、段落、語言的掌

握，去創造自己的風格，展現個人在文章上的差異。

楊索（楊）：剛才性傑講的，我也有同樣的感受。王文興曾說過散文就是音樂，應當注重聲音跟節奏，但在看過那麼多稿件後發現，作者們駕馭文字的能力都還不太夠，表達意象或整體文章的靈感也不足，我覺得這點是與上次評審時差異很大的地方。這次有很多稿件都在寫家族故事，但情感濃疏的控制力又不夠。家族故事在散文比賽中變成一個大項，但我比較欣賞筆觸淡、有目的性的類型。另外有些作品，作者的書寫經驗似乎已經超過生活經驗，文章雖好，但讓人懷疑如何成文？是否真的出於自身經驗？整體來說，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中，高雄味蠻重的，譬如說有海的味道、宮廟、相關生活的工作，很有在地氣味。

林文義（林）：我希望可以看到眼睛一亮的作品，這次似乎沒看到。但讓人高興的是，這次評審的分數都蠻有共識的。我想最近作品讓評審很困擾的就是家庭書寫，舉例說，梓評和性傑很久沒回高雄，回來看媽媽，去吃私房菜、看燈塔和海灘，都是類似的套路，所以這次評審我一直很小心看待這類題材。而我們常在家族書寫看到父母之間的紛爭、或家人死去後發現的祕密等情節，這樣其實是一種題材套路類似的危機。我就希望可以入選一些不同類型的題材，有幾篇就如像楊索老師說的，確實有高雄味。

廖鴻基（廖）：港都和海的關係特別濃厚，所以比較常看到書寫

海洋的題材，其他以地方為名的文學獎很少看到這麼普遍寫到海洋，而且其中有好幾篇都相當出色，也成為這屆文學獎的特色之一。至於家族書寫部分，過去比較描述正面，這屆負面的感受居多，譬如對父親的批評等。文學要貼近真實，不用受過去傳統所說不能批評父母的牽制，這對文學來說是好現象，講實話也會使作品顯得真誠。

孫梓評（孫）：我第一次評審打狗鳳邑文學獎，在這一百多篇參賽作品裡，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類項。第一個類項比較像素人書寫，會對高雄各個鄉鎮地區作比較細部的描寫，蠻有趣的，但作品上就較無法達到文學作品所能成就的藝術高度。

第二類項則是有蠻多學生作品，這些學生可能是大學生到研究生階段所寫的作品。我們可以從這些相對年輕的創作者們的作品中感覺到一種正在探索的想像。因年輕而不太能確切地把握世界的形狀，也會反映在作品裡，呈現不確定的感覺。這樣類別的篇數蠻多的，可以讀到一個世代年輕人的面目，不過這也不是這批作品裡最好的部分。

第三個就是，我先從百篇中粗挑二十篇，這些作者懂得散文的作品如何書寫，可以在規定字數中寫出重要細節，也能發揮主題、照顧結構，知道何謂寫作，並交出有所把握的作品。而在散文中，「親情」依然是最容易觸動、使讀者有所共鳴，且容易書寫的題材，這次寫得好的也是描述親情。但也讓人擔心，難道散文只有這樣嗎？散文其實是自由的文類，不是只有親情。

我在第一次挑了四種不同的題材，期盼散文能像是人類的表情一樣，有更多呈現面向並能夠感動讀者。

複審結果

本屆散文共徵得一百六十件參賽作品，經評審選出十四件作品入圍，獲得三票的兩篇，兩票的三篇，一票的九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三票	〈鳳梨心〉（凌性傑、孫梓評、廖鴻基） 〈南方〉（林文義、凌性傑、楊索）
兩票	〈巡海〉（凌性傑備選、楊索） 〈逢魔時刻〉（楊索、廖鴻基） 〈那隻書店死掉以後〉（林文義、孫梓評）
一票	〈蛀牙的小黑人〉（楊索） 〈鳳山經過〉（林文義） 〈起灶〉（凌性傑） 〈沒有顏色的人〉（林文義） 〈後學生時代〉（凌性傑） 〈鯨歌〉（孫梓評） 〈擬態〉（廖鴻基） 〈原鄉夢斷〉（廖鴻基） 〈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孫梓評）

一票作品討論

〈蛀牙的小黑人〉

楊：對於作者書寫出一個與他生活經驗完全不同的題材，這件事我是存疑的。但一路讀到文章中的小黑人在打鼓的那最後一段：「烏巴的一聲聲鼓聲，聚攏了風；風一團團擠在腳邊，緩緩地將烏巴往天空上帶」，在遣詞用字，還有聲音情景的描寫方式上，是所有文章中，把文字的音響效果、聲音、節奏、動作，結合得十分強烈的一篇，雖然我不會選他入決選，卻讓人難以忽略。尤其若讀出聲音，戲劇感節奏又更強。

林：這篇我有點注意，我看了有點害怕，因為現在很多年輕的作者是電腦專家，他沒去過當地，只是在網路搜尋找出圖片就書寫。這篇以一位台灣作家來寫非洲土人，實在突兀。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鳳山經過〉

林：這篇我可以放棄，作者顯然在國外學習過，他將古老的鳳山搭配歐洲的經歷去書寫。我在年輕時候嘗試過這種寫法，作者文筆很好，只是我不堅持，可以放棄。

孫：我沒有支持這篇，但一開始閱讀是有意思的。他用後現代手法做一個新鄉土的書寫，把鳳山和英國雪菲爾用一個雙螺旋

對照方式來寫，並用新的方式描繪自己的故鄉。如文章中一開始提到的診所，既陌生也是很好的隱喻，作者要表現的是自己對鳳山的感覺也是陌生的，陌生到他必須援引一個可能成為第二故鄉的英國城市去對照鳳山。不過作品的大問題是焊接問題，焊接指的是故事中某些元素彼此銜接並產生意義，他在這方面操作得並不好。比方說他會突然把綠洲樂團歌詞的「Sally」把鳳山的「觀音」銜接，這樣的焊接蠻不體貼讀者，因為讀者未必能馬上抓取到 Sally 這個意象是什麼。我自己也聽英倫搖滾，都還得去找 Sally 的意思，而作者又為何如此比喻？查了之後更發現這樣的比照突兀。但這作者肯定擁有非常強壯的、形而上的思考能力，後面的篇段呈現得蠻好。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起灶〉

凌：我這篇也可以放棄。我自己有點焦慮，看到某些用第二人稱書寫散文，會有種風聲鶴唳的感覺。近幾年太多虛構散文，若連家族經驗都是虛構的，會讓人感情十分受挫。他設計得特別精準，尤其他使用第二人稱，是刻意與自己保持一個距離。而爺爺、奶奶用灶、爐子來煮飯串連起家族感情，這樣的設計也是稍微老舊。就算不提他是否虛構，整體的文字來看的話，也有種與近年各地文學獎參賽者類似的模式：習慣用百工圖的模式，以各種行業套上家庭故事加上成長體悟，就成了得獎公式。如果他文字操作得很好，我會被感動，但又會擔心是否有

刻意或過度設計，因此有所疑慮，選擇放棄。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沒有顏色的人〉

林：這篇作者可能是一位大陸來的學生，內容是寫上海。這篇像剛才評審老師講的，讓人讀來有點心驚。他和父親不親近、有隔閡，卻在長大後發現爸爸其實很謙卑。聽說上海男人的確是如此，不過我仍有疑慮，這無關家族書寫，或鴻基老師所講的負面經驗。另外，我覺得這文筆有點張愛玲的味道，這篇可以放棄。只是他的文筆很誠實，寫法大器，也讓我確實猶豫。

楊：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篇還蠻不錯的文章，雖然有錯字和缺點，但他是張愛玲的文筆影子。而且我覺得這作者在描寫自己和父親，那種想靠近卻又互相推開的感覺十分細膩，情感的濃度也夠。作者的文字駕馭能力不錯，可以感覺到雖然同樣是寫親情，但段落之間有呼應，是不錯的作品。

林：我很怕家庭書寫，我覺得這篇以寫作技巧來講寫得很伶俐，沒有故意裝東裝西，以家族書寫來說，是最符合散文美學的意義。不拖泥帶水，句子對照蠻好的。

孫：我覆議，我非常喜歡這篇。雖然最後我把名額給了〈鳳梨心〉，但當我重看這十四篇，發現這作者很會寫。〈逢魔時刻〉的敘

述主體是兒子，這篇則是女兒，他們對自己的長輩、父親都有種沒有原因的「無愛感」。為什麼會對父親沒有愛？確實有人的家庭狀況是這樣。不過若略過那個無因的「無愛感」，作者可以從破碎無聊的小事，寫出非常幽微的情感，那包含的是一種愛的索求。不過他寫出來的是怨恨、不開心、咬牙切齒，甚至表現出無所謂的感覺，又不把真正內心澎湃的情感說出口。這篇算是長篇幅，每一個橋段切分得漂亮，並給出厲害、讓人揪心的場景。另外，這次作品中有很多篇都有一種狀況，包含〈逢魔時刻〉也是；他們在這種書寫家庭的關係裡面，會試圖給出一個能想像的和解或理解，理解會先於和解。不過這篇作品的作者，從頭到尾都非常謹守分寸，把所有事歸結給無因的命運，尤其最後有一個很美的描寫：「那是命運沉而高的簾幕，如果能用手撥開一點點縫隙，你就會收回手指，讓腳尖退後」，他把人怯退於命運的型態描寫得很好，即使最後要鬆口說出對父親的愛，仍然閉緊牙關沒有說出，但如果露出「鬆弛而懇切的笑意」，那對父親或對自己是一種原諒的感覺。

林：作品中有一段我覺得寫得很好：「我是低低的人，無論我長得多大，將來變成什麼樣，我某一個部分永遠將是低低的。我是他人一生中唯一的作品，也是失敗的作品。他認了，也不在乎了。」在座大概我和鴻基年齡相近有感受過。我們這一代的父親很少與我們交談，不像媽媽有母愛可以包容孩子。我自身看到這樣的描寫真的會心痛，像我過去在媒體工作，以前不像現在有電腦，進辦公室時間是晚上六點半，孩子已經回家，打電話回去，他的語氣也很冷，你發現自己從來沒機會與孩子相處。

而文章中後面那段描寫父親忽然發了生日快樂的簡訊，女兒嚎啕大哭，那樣的段落，我看了也很揪心。另外就是，他的文筆很伶俐，不拖泥帶水，有些句子也很好。

討論結果：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後學生時代〉

凌：這篇我可以放棄。這篇是蠻特別的，他書寫屬於自己學生的生活，寫得蠻真誠的，但與其他作品相比，還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鯨歌〉

孫：很巧的是，〈鯨歌〉跟〈後學生時代〉被擺在一起，兩個題材很相似，只是寫法完全不一樣。〈鯨歌〉寫的是博士班生活正要結束，接著進入可能成為教授的跨越期的過程。在文章裡，他其實是一個在家受到保護，回到學校不受學生尊敬的講師；而他每次去投稿不是被退回來，就是發表論文時被排在邊角的位置，呈現一種「廢世代」的表情。〈鯨歌〉的作者也很講究文字，顯示出當代我們會不會使用生活，或被生活使用的狀況；例如「因為你們絕大多數，為人父母，閱讀的家書，都是貼圖」，呈現出大家都會收到長輩傳長輩圖問安的現代生活樣貌，在文章中有很多像這樣的「小機關」。「鯨歌」是鯨魚發出來的聲音，這應該

是指學海無涯、或人生茫茫，他生為一隻被困在海裡的鯨魚。也有人說，「鯨歌」是鯨魚求愛，讀到最後就發現，他其實是愛著跟他同樣性別的人，在毫無希望的生活中，同時委婉寫出一些感情。雖然是「廢世代」的書寫，但誠實呈現出高學歷低成就的年輕人現況。

楊：我又仔細地看了一遍，他的文字功力是排第一第二的，文字語言用了許多特別的白話用語，但裡面也有詩性語言，譬如說：「不開窗，教授不喜歡你，嫌深刻是雕琢；喜歡你，稱平庸是沖淡。他們的臉，被那麼多張高麗紙壓著，邊長如絲。」段落間穿插著學術邊緣人、茫茫不知未來的，交互的困頓狀態，我還蠻支持這篇文章的。

廖：我們過去都以為「鯨歌」是鯨魚在水裡面唱歌、是求偶，但其實都是求偶失敗被淘汰的，跟這文章概念蠻符合的。只是他的文字有點跳躍並不好讀，要多次反覆閱讀後才能知道他真正想表達的意思，而且對於「鯨歌」這兩個字，也沒有在文章中做太好的連結與解釋。

討論結果：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擬態〉

廖：這篇是這次參賽作品很少看到關於自然書寫觀察的作品。當然這篇的主題不在於自然書寫，但他把愛情融入在生態界常

見的三種擬態，來做情慾的表達與情感的述說。一開始寫得蠻有力量，第一個擬態切合，但到後面引用的擬態就跟他文章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有距離。像這樣的書寫方式倒是少見，他用自然界的現象來比擬愛情，以類似情詩的手法來解釋，因為作者文字密度高，並不是一眼看過去就能閱讀得下去，他的文字帶著詩意。這篇我可以放棄。

林：我起先是驚艷一下，驚艷以外也不禁啞然失笑。這讓我想起自己四十年前所寫的「風花雪月」的文章，會拼命使用形容詞。他這篇形容詞使用太多。

凌：我覺得作者有點草率，繁簡字體轉換後，應該要好好校對錯別字。文章中有很多知識性的東西可以與自己的感情經驗參照，譬如文章中使用「米勒擬態」、「貝茨氏擬態」等詞，不過這些專業的話語都必須讀者另外查資料才知道是什麼意思。比較高明的作者通常都會順便鋪陳這些知識，並與自己感情經驗連結，這篇有點可惜，他其實可以往更好的知識性文章來發展，這些專業知識，作者只用標題呈現，在寫作手法上有點失誤。

討論結果：不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原鄉夢斷〉

廖：這篇是關於海洋書寫，我是技術性投票，想讓它被討論。像高雄港都這樣的一座城市，這部分一直不曾被提起過。故事

裡一位英國水手，從比利時來到台灣，在將要踏上高雄那一刻翻船喪命，幾百年來埋葬在高雄某個角落，是一個悲傷的故事。作者若能寫成報導是非常適合的，但因為散文篇幅有限，要處理這樣大題材肯定不足，這篇我可以放棄。但這類題材是台灣海洋書寫可以再去發揮的領域。

凌：這篇文章我也有查資料，發現已經有人寫過相關的報導，作品跟報導裡所寫的蠻一致的，當地也不只有這一座外國人的墳墓，還有其他座。更細節的部分是，為什麼文章中突然出現馬安哲先生？他是一位美國籍的台灣女婿，這是一個可以在文章中發揮厲害作用的線索，卻被作者省略了。這些現成歷史訊息，確實很適合用報導文學呈現，不過當他變成散文，就要考慮有些重要意義的線索不能輕易放過。我為這篇感到可惜，故事動人，墓碑上的威廉霍普金斯死亡時才二十四歲，這則年紀訊息被作者省略後，也降低了原報導帶給我的衝擊感。因此若以散文形式而非報導文學書寫，應該再多斟酌考量，如何使文章更有魅力。

楊：這篇文章的結構密度很高，文字也很緊實，整篇文章首尾呼應。只是我比較沒辦法接受的是，文章有邏輯上的問題。譬如說第九段的後面，這名年輕人描述自己被大浪捲走，下段電報說明他因此身亡，落海身亡就無法留下書信紀錄，那這段被大浪捲走的自我描述就不可能成立。就像性傑講的，這是報導題材，卻用現成的文章去衍生很可惜，因為作者文字能力是好的。

廖：這篇文章還有吸引我的地方是，比利時到台灣這段航海過程，因為我走過，感覺更深刻。不過既然他是從報導轉成散文的話，就更該放棄這篇文章，因為他並不是原創，這是可惜的部分。

林：這篇讓我想到了東年老師的《再會福爾摩莎》。就如同性傑所說的，這篇可以用感情去發揮，除了東年的作品，還有劉克襄的《橫越福爾摩沙》可以參考，用報導文學來寫應該很精彩。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

孫：如果這篇有副標題，應該可以叫作「去給奇斯洛夫斯基掃墓」，這是很癡情、感人的事。文學獎裡，參賽作品多半銳利且有想得癡的企圖，這篇則寫得很簡單。他描述了去波蘭認識誰、做什麼事，但在整個經歷到最後去墳墓的過程當中，他細膩地把對人生對詩、感情、電影都寫出來，鋪排十分自然。他可能是馬來西亞的作者，有些翻譯名詞讀起來稍嫌吃力。不過，我覺得這作者示範了好的散文態度，散文並不只要寫親情，有一種親情是藝術上的血緣，像零雨〈我和我的火車和你〉也寫出李白、杜甫等古人，那是心靈腦袋中有另一種血親，所以此篇散文中，作者去向奇斯洛夫斯基掃墓也是同種感情。另外，鎖定一位導演去書寫很容易流於太知識性、專業枯燥，但作者只有在其中挑選了一些不錯的電影橋段描述。如果你是奇斯洛夫斯基的影迷，會被這段重述感動，若不是，也會感覺到電影的風采。這就是作者散文書寫的能力，我蠻喜歡這作品。

楊：我可以支持。

林：這篇我也可以支持，重看一次後覺得真的非常特殊。

凌：我也支持這篇。我真的覺得「去給奇斯洛夫斯基掃墓」的標題比原標題好，「老好日子」唸起來很不順。不過他的語調有迷人的地方，不管有沒有得獎，都是一位非常有潛力的書寫者。但我建議，文章不要再用套語或成語，使用得太頻繁密切會傷害原來清新自然的文氣。另外就是提到胡蘭成「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的句子來得太突兀，放在文章中是無效的，這是比較吹毛求疵的地方，但作者若要成熟面對文章，可以考慮一下這些小細節的處理。

廖：如同各位評審所講的，他的主題與文字能力都處理得相當好。我唯一的意見是，這樣篇幅的文章非常容易讓讀者感覺在賣弄經驗，會有這樣小小的缺點。

討論結果：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兩票作品討論

〈巡海〉

凌：這一篇是我最焦慮的一篇，很怕感情受騙。故事可以被設計，〈巡海〉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媽祖出巡、神的層次，另一個是海巡的隊員去巡海，他雙關了「人的俗世」和「神聖空間」，這樣

的結構方式很高明。而他的職業是海巡員，行文卻是文學院研究生的筆觸。這篇的結構方式首先用特殊職業、百工圖呈現；第二是家庭成員有些衝突、不愉快，但最後一定會圓滿收場；第三是個人職業生涯和成長歷程，與他的家庭經驗職業經驗綁在一起，呈現了多層次。作品敘事結構也很整齊，他為了規避虛構散文，而以第二人稱交代故事。這種結構與前兩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的〈最熱的時光〉和〈朽木〉很像。我也會懷疑他的情感可能太過平面、不夠立體，但整個情節安排真的很好，海巡工作與媽祖對應。但結尾是文章最大的敗筆，兒子與父親的和解太突然又太簡單，有點可惜。

楊：這篇文章我也有選，性傑剛才講的那種，是文學獎常客做的事。黃錦樹老師之前有一場散文大戰，他強調本真性。不過柯裕棻等老師並沒有認為絕對不能虛構。面對一篇文章，一開始可以質疑真誠，懷疑行文工整以及職業經驗，但若這樣做，就得質疑許多人及其作品。這篇文章表達情感的力度很夠，有所布局，使文章有說服力，我不覺得後面那個和解太突然。雖然〈巡海〉不是我的優選，但還是值得被討論。

廖：這篇〈巡海〉由一個海巡工作者所寫，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我非常期待海洋文學作家的出現，關於剛才性傑所講的部分，我比較認同楊索老師的看法。你不能猜他是否真實，否則可能錯失一個機會。除了第一句有點多餘，整篇結構很完整。從父親對小孩的影響、開始幻滅的過程，促使他鼓勵自己的這些描寫很動人。後來他考上海巡工作，藉由媽祖出巡的航程帶

隊，讓兒子帶父親去海巡，這包含海洋文化的描述與傳承。

林：他認真寫出這麼工整的文章，感覺像是為文學獎而寫的。鴻基老師談到海洋文學，代表這篇文章中的專業知識顯然是合理的。

凌：我不是指這篇文章和那些作品是同一個作者，不過我因為要編散文選集，所以會去收集文章，可以感覺出〈巡海〉真的是文學獎常見的套路，我對這種套路質疑，過於精巧的設計讓人猶豫。

孫：我想覆議性傑說的，我也對這篇狀況有點擔心，他的結構真的設計得太工整。回應剛才楊索老師提到黃錦樹老師的一些說法，有個重要的是：散文能不能虛構？這無法被檢驗，但其實在文學獎中更無法被檢驗，因為作者的名字被剝除掉了。黃錦樹還有一個說法我十分贊同：如果你有虛構的需要，為何不寫小說呢？我們讀散文被感動，是因為我們相信裡面的事。如果他真的虛構得了獎，雖然技術讓人佩服，情感卻會受傷，在很多評審經驗中經常遇到。矛盾的是這無法檢驗，也因此必須提出情感上的呼籲，希望大家不要虛構散文。我想提出一些奇怪的小地方，例如為什麼這篇作品讓人感覺不可信？這並非懷疑海巡人員沒有這種掌握文字的能力與程度，而是這種說話方式到底與一個海巡人員相不相稱？第二個是他表示自己是大學畢業後半工半讀，後來他又說「那來自不曾讀書的父親，也來自你進入高學歷場域後，你拿著知識的鋒刃對其相向」，現在不太會覺得大學是高學歷的場域。第三個地方是他國三回家時有點害怕，「但沒關係啊，即

使有什麼，那也是家，是家就要走進去，沒有光，你就帶光來，就像父親以前把整片海洋帶給你那樣」，我懷疑一個國三的男生在對父親生氣的當下能否有這樣的想法，這個理解應該是後來的。就像小說人物不會做出與其身分不相稱的行為，其言語行為的效果與這個人物呈現的效果是必須考量的。

討論結果：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逢魔時刻〉

廖：這篇同樣是家族書寫，題材非常特別。用乩童，藉由他父親來表達對人生的控訴。文章的閱讀流暢度不是那麼高，其中也討論到乩童的問題，以他親身經驗描述。現代人並不相信附身這樣的事情，不過呈現道教、傳統信仰是好的題材選擇。

楊：我覺得這篇非常有高雄味，在談過文章是否書寫真實經驗的問題後，我就不知道怎麼講下去了，但這篇文章有感動我。他們不只講父子親情，也講身世：一個異鄉人入贅的父親，他在那個城市重開幾條路到失敗，變成所謂「附身的人」，如何找到生命出口的過程。兒子目睹了父親的起落、去理解同情，並透過自己著魔彷彿看見父親。這篇文章頗有層次，直到最後的收尾，呼應性都非常強。當然這篇文章還是有缺點，例如有些段落沒有控制好，但整體來講，他說清楚了也說好了一個故事，文字素樸，情感的力道是強的。

林：我看了以後，覺得這篇作品很像楊索的散文、陳雪的小說。這

篇真的很有高雄味，但沒有什麼新奇之感。

凌：我對整體設計有點懷疑，一個設計是帶神形式的乩童，另一個設計是附魔，所以標題是「逢魔時刻」。但到底是魔還是神？他在自己的文章還少了一個連結，應該要有轉折或交代。「魔神仔」也讓我有點錯亂，他文字使用讓我覺得到底有沒有親臨現場？如果親臨，可能不是這樣的敘述形式。譬如說他很刻意營造高雄味，使用閩南語，但閩南語書寫卻有點蹩腳，譬如說：「阿爸我知影你不是故意的啊」。而另一個技術上的失誤是，他說他曾經拿准考證去文昌帝君的香爐前，卻是要求孔子爺的庇佑。從某一些細節來看，要是能打動人的話應該可以讓我彷彿親臨現場，文章卻讓我時常出戲，令人懷疑他前後的連貫，從神到魔整個主軸的設計，加上他對於宮廟的具體形象的呈現。他有太多訊息可以用，但為什麼在文昌帝君前期盼孔子的庇佑？有點說不過去。

孫：我覺得〈逢魔時刻〉跟〈巡海〉都是很細心的作者，有著縝密的安排結構與主要意象。逢魔時刻在日文是「黃昏」的意思，而他在黃昏的時刻去重遊高雄帶出往事。那麼最後結尾的理解，會不會也是一個設計？所以讀起來感情上不一定會被觸動。

討論結果：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那隻書店死掉以後〉

林：這篇東西我可以放棄，我後來又看了一次，就是玩時髦的遊戲。

孫：我很喜歡這篇。我喜歡的原因，在這一系列多篇寫家族、和解中，這是一個家的書寫，卻是從對於書店的情感而來。而他把書店擬人化或擬獸化是有趣的方式，養在百貨公司的書店是寵物，當他們覺得寵物沒有利用價值就將之滅絕，我很喜歡這個設想。他也有很多細緻的描寫，包括他直接把寵物等於書店，這個隱喻上的互換可以從意象發展出很多相關的東西，而那些描寫很細膩。另外，裡面有一個出現多次關鍵字，就是「時間」。張亦絢《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有一段很美的描寫：「其實所有閱讀的故事都是跟時間有關的故事。」讀一本書要付出的是你的時間，書給你的也是時間相關的故事，作者很多是在談這些，後面有一段抽象描述也都是談這個。第三我喜歡他的部分在於，他以一個父母的身分帶小孩去城市的百貨公司，去書寫書店被關閉的事。也以自身在鳳山生活的經驗去談到閱讀經驗，如何小心翼翼拿著書錢買書回家的過程。這與我們許多鄉下小孩，同樣對一間鄉下書店的記憶相似，並書寫出書店如何陪伴著你，並衍生出你對書或寫作的感情，這部分描寫得很好。他的文字也是好的，在這一系列參賽作品中，有很多人的文字是刻意製作，但這個人沒那麼刻意卻有風格，是個懂得如何減省文字，並在散文敘事中成為有口氣的寫作者。

凌：我支持這篇，就很猶豫要不要選，因為用書店與動物相連結真的很特別。散文通常很「有事」，有事比較好看，這篇其實不太有事。他不交代他跟兒子的事，也不描述對過往閱讀時光的眷戀及成長經驗。他用一種很純粹、對書店表達論述的方式來寫散文，雖然很容易流於說教，但他避免了這樣的危險。作者有很好的描寫功力，把一個人與書店相遇的情景寫得很好，不動聲色地交代了自己與書店的相處情境，敘述語氣掌握得剛好，也與其他作品感覺不同。我可以支持。

廖：好的不講，我提供一個切點，用那麼大的篇幅用擬獸化，這樣的書寫可能會有矛盾。譬如說當沒有書店的時候，這個社會將淪落為不優雅、俗氣的，這樣的對立過於銳利。如果能緩和這部分，應該是一篇好文章，只是很不容易。

林：廖老師的想法我很同意，他用了太多的描寫，我也許願意看別的更特殊的東西。

討論結果：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三票作品討論

〈鳳梨心〉

廖：對比其他的家庭書寫，我倒是覺得這篇可以放棄，雖然他有三票，但不足成為代表文章。

凌：我很喜歡這一篇，是整批稿件裡面，閱讀起來比較不會有壓迫感的。其他作品想要得獎感很強烈，都有一種劍拔弩張的聲勢。這篇作者真的想分享他吃鳳梨的經驗，設計也比較不工整，但反而形成一個恰到好處的對比。例如講到毛豬運銷的部分我蠻喜歡的，在這樣的過程裡其實串連著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所需，要如何吃得安心、吃出感情？〈鳳梨心〉用輕鬆平穩的語調，參差錯落地交代鳳梨心與自己的成長。他明顯設計的是生活的苦和甜，作為一個巧妙的對比，讀起來比較舒服，較無壓迫感。

孫：我非常喜歡〈鳳梨心〉，意見跟凌性傑老師一樣，這篇是最愉快的一篇。這愉快是不容易的能力，並非搞笑，而是透過有效的剪裁呈現一種很好的節奏感。你讀它會知道作者所寫的是，父親與女兒的關係，〈沒有顏色的人〉也是，但〈鳳梨心〉要說的，都是在沒寫出來的部分。起初進入場景是先寫鳳梨攤，畫面很好看，而怎麼遇到與吃到都不是重點，重點其實是她與父親的情感。像剛剛性傑講到毛豬的那一段，是很突兀的。他後來在父親的威迫之下沒有重考了獸醫，但又去當公務員，在不想要這個身分的情況下描寫毛豬的橋段，其實折射出他的父親也是在台糖工作，若像那個台糖代表去開會，可能他就會看到一張這樣父親的臉，這寫法很高明。在〈巡海〉、〈逢魔時刻〉都有一個和解的時刻，但在〈鳳梨心〉裡寫的是，他與父親一輩子其實都不對盤，但他又長得很像父親，像到他將小時候的自己與他小孩的照片放在一起比對時，父親還在下面留言：「左邊那張是我，可是你小時候沒有這麼胖。」這是父親對女兒迂迴表達愛的方式。至於作者後來愛上吃鳳梨心，以及他

買鳳梨心卻沒有跟苦瓜一起煮的結尾，也迂迴地講出父親這個人的命運。〈鳳梨心〉使用很多場景去敘述他所遭遇到的，但他真正體悟到的都是空白的地方，是位聰明的寫作者。

楊：我覺得就一篇散文作品，他的文字還是要提煉表達的文句，這一篇文字藝術性不夠，我能接受其中的巧思，但整篇讀完之後，情感好像少了一點高度。

林：這篇是很多彩的作品，我看了很多次，他想敘述很多東西。不過我的意見跟楊索比較像，作者有些文字比較沒有節制。我希望家族書寫是多樣的，所以沒有投這篇，不過這篇讓人蠻期許的。

討論結果：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南方〉

凌：〈南方〉的題目跟內文的連結有一種點燃體熱的感覺，文章中毫無忌諱地交代他跟對象開房間的經驗，而作者最厲害的則是內心戲一幕幕呈現的過程。開頭第一行可以省略，直接用「面對南方」去談他那些不斷出現的自我衝突與伴侶間的情感關係，最後都是為了凸顯他自己的孤獨感。作者文字能力還不錯，他可能有很強烈的、想要自我對話的傾向。他使用這種類書信體，既非告白也非溝通，反而是一種有魅力的喃喃自語，文藝腔也處理得不會讓人生厭。不過，他倒數第三行「寶藍祖母綠」，類似《荒人手記》色彩元素週期表的書寫方式可以不用。

楊：我覺得〈南方〉是整批作品裡文字是最好的，這篇的都會性與現代性也很強烈，他以方位在談論情感探索與經驗。他的抒情性以及文字所呈現出的，意象間的疊合是有說服力的。像性傑所說，是有魅力的喃喃自語又不會太超過。

林：我投給這篇是因為剛才看了很多作品，有的是為了高雄而寫。我起先怕他會寫得很濫情，但他卻像散文詩，也不直接說高雄是海港，卻能自然地帶出這條路走過去就是海港的描述。如果是全國性文學獎時，這樣的寫法，可以讓人一看就知道是高雄的海、旅館。而文章中來南方旅行、感覺孤獨而不濫情的情感，能襯托內心的空虛跟寂寞，不但有代表性，用字非常俐落。

廖：這篇我高度肯定，是難得的三角戀情，主角是處於弱勢。另外也把海洋、城市、地景地標以及島嶼完美混合，非常能代表台灣現代港都城市的地位。

討論結果：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決審投票

評審仔細討論十四篇作品後，對於進入決審的八篇作品，各自給分。第一名八分、第二名七分，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林文義	廖鴻基	楊索	凌性傑	孫梓評	總分	序位	獎項
巡海	2	8	4	4	3	21		
逢魔時刻	3	6	5	3	1	18		
鳳梨心	4	5	1	8	7	25	2	評審獎
沒有顏色的人	7	4	6	1	4	22		
南方	8	7	8	7	2	32	1	首獎
那隻書店死掉以後	5	3	3	5	6	22		
鯨歌	1	1	7	2	5	16		
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	6	2	2	6	8	24	3	優選

主席宣布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名次如下：

首獎：〈南方〉

評審獎：〈鳳梨心〉

優選：〈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



新詩組

在詩管領之地，得到了什麼允諾？竟使我們從少年時代至今，都是忠實的子民與使徒。回想起來，最初不外乎就是在詩中竟然讀到了足以呼應的感受：青春悶在罐頭裡、自以為孤獨而不被了解、初萌的熱情與誠實的危險……。詩陪我們成長，陪我們進入社會。它可以讀出往事，可以寫下現在，也能編織未來。楊牧詩裡說，比宇宙還大的，就是我們的一顆心了；詩為心聲，每一行詩都是向世界打出的摩斯電碼，或者反過來看，詩即世界傳遞給我們的謎語，卻從未設下解答，而是誘引我們持續和世界遊戲，試探，想像。

打狗鳳邑文學獎由於獎額高，競爭激烈，主辦與承辦單位用心，我以為在各縣市文學獎中，品質列於前茅。同時，主辦單位每年也不大「放過」評審，為了讓評審能對本次投稿作品具有整全的印象，每年數百件投稿作品均由同一批評審從頭看到尾。好處是選擇標準相對齊一，考慮單一作品是否得獎時也能與整體作品質量與寫作傾向相較。也因為如此，各組每年都會陷入激辯狀態，為了某一二件作品，交鋒，說服，期望不放過藏在裏頭的文學潛力者。

相對於散文、小說，詩雖然文字量較少，但由於詩此文類在暗示手法、含蓄秘響上的工夫更多，想像所得抵達之地，幅員甚廣，徵稿的五十行限制在短詩當道的今日，

幾乎等於給出草原，詩人可以策韁縱橫。再者，由地方政府辦的文學獎，一般難免限定主題，希望與地方有關，打狗鳳邑則更有打造成全國性大獎的企圖，不限主題，所收稿件中刻意揣摩地方文史、拚命收羅名產名勝進來幾乎變成旅遊萬花筒的情形，相對較少。

今年的五位評審委員，包括曾貴海、鄭炯明、吳晟、須文蔚、楊佳嫻，性別比例頗為懸殊，世代分布上稍有側重。第一輪投票，獲得最高票數的幾篇，即是目前大家看到的得獎名單；之後進入討論，雖然不同委員又各自有所屬意，努力伸張、拉票，第二輪投票時也確實影響了分數的分布，不過仍未能撼動最後排名。我自己因為是唯一的女性評審，又較為關注女性、性別議題，也希望一些寫法上也許不夠「壯闊」、不夠符合大獎期待的作品能被看見，刻意投給以並陳不同視角的別緻方式書寫丈夫外遇題材、或以簡潔有力字句出入於農田與超市場景來探討農業問題者，可惜最後均未得獎，在此稍誌一筆。

此次得獎作品，於題材選擇、技術表現上，均為上乘，而且熟練，並介入當前關懷的幾個重要議題，例如語言、正義等等，發揮了文學替集體記憶定錨的功能，也如同鐵鋤與遠光，探勘、照亮了歷史與現實的礦脈。

新詩組首獎

〈重編《新英文法》例句翻譯〉

游書珣



作者簡介

大眾傳播、媒體藝術、翻譯學系的過客，寫詩才是一生的學習。二〇一六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選錄十年內發表之詩作，入選二〇一七年台灣文學獎，圖書類新詩金典獎。詩是創作的源頭，我藉此跨界創作影像詩、童話、插畫、影視劇本等，期望某日終能以詩碰觸大眾之心靈。

得獎感言

在我的青春時期，《新英文法》曾是令我非常頭痛的學科參考書，密密麻麻的文法規則，交織成一大本厚重的書，在升學壓力之下，對我來說，簡直就像一個沉重的磚頭，重重地壓在我頭上。

萬萬沒有想到，脫離那本書二十年後的自己，走上文學之路，挖掘題材時，對該書作者柯旗化先生產生好奇，翻閱柯旗化先生的數本著作後，一時興起，回頭翻閱當年讀過的文法書，想藉此回憶當初學習的景象，實在沒想到，這一翻，竟有震撼發現——那些表面看來，僅是教學用途的例句之中，字裡行間，竟無意間傳達出柯先生的潛意識，透露出柯先生身處囹圄時，最深層、真實的思想。

對我而言，柯先生編寫這本書的過程，本身即是一首充滿深沉控訴的詩，我嘗試透過「重新編寫」書中例句的形式，將柯先生當時的心理狀態表達出來。

白色恐怖時期，柯旗化先生受冤入獄，在獄中與獄後不斷增補、修訂《新英文法》，細讀其例句翻譯，筆者發現，許多句子彷彿柯旗化先生遭受政治迫害的獄中心聲……

This is a hat. 這是一頂帽子，這是他們給我戴的帽子
約翰的帽子，湯姆的帽子，瑪莉與貝蒂的帽子
戴著帽子的人魚貫進入
這是誰的帽子？不是我的
假如我有一頂帽子，也不會是這頂
你給我的帽子

他是誰？你知不知道她是誰？你認識 B 教授嗎？
告訴我他是誰。讓我知道你見到誰？
當時，你正在跟誰說話？
我問他，可不可以開窗子？

（Let me out! 讓我出去！）

我看見他來了。他獨自去那裡
我聽見他在唱歌。我聽那個覺得難過。我為他惋惜
(你能聞到什麼東西在燃燒嗎？)
有許多人被殺。他被燒死。你曾經見過一個人被吊死嗎？
這隻狗，被他用棍子打死。那隻狗，被他用石頭擊斃
他快要死了。如果不立刻請醫生來。他一定會死！

(我的天哪！是你)

Be quiet. 請保持肅靜。今天我將在此住下
生氣是毫無益處的。失去的時間需要彌補；
早晨散步是很好的運動。晨起讀書是很好的習慣
比爾在桌子上工作著，他日以繼夜地工作
他整天都在研讀英文文法。他精通英文文法
他寫這本書時還很年輕。「英文並不難學。」他說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思想是用語言來表達的；
如果你用功，你就不會考不及格
（除了愚人之外，沒有人相信過它）
這五年來，我一直住在這裡
我既餓又疲倦，但今天早晨我好多了
這裡有一些錢，一些衣服，還有一些食物
我將終生保存著妳的禮物
這封信是用兩百字寫成的。我們是幸福的
我希望再見到她，我期望著她寫信給我

她確實來過這裡。她大可不必來
她一見了我就放聲大哭。她獨力撫養孩子
I was very sorry to part from them.
我聽見她哭，我似乎聽見她在哭
雨一直下，It's been raining for a week.
雨把她的帽子打溼了
那真的是她的帽子，所有的帽子裡
最美的一頂

（船已經看不見了）

這十年來我一直住在這裡。我已慣於起早
早晨散步是很好的運動。晨起讀書是很好的習慣
請開門。請開窗

「我工作一完成，就去看你。」

新詩組首獎〈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評語 鄭炯明

這是一篇構思新穎，有著濃厚的歷史感，且巧妙地運用語言的隱喻和歧義性的作品。

眾所周知，柯旗化先生於一九五一和一九六一年，兩度遭受政治迫害，即使第二次坐完十二年的刑期，仍無法獲得釋放，被繼續轉送至綠島新生感訓隊三年。這樣的無情打擊的人生，並沒有擊倒柯旗化，反而讓他愈挫愈勇。出獄後，不僅辦雜誌、寫詩和散文，也留下了第一手資料的自傳《台灣監獄島》。

作者引用《新英文法》裡的例句，如 This is a hat . Let me out ! Practice makes perfect. I was very sorry to part form them. 等，有如揭開《新英文法》的秘碼，帶領讀者進入一個另類的現實世界。「這是一頂帽子」本來是再平凡不夠，可是「這是他們給我戴的帽子」，其語意就有所不同而豐富起來。「讓我出去！」也一樣，如果一個人在家裡講這句話並不希奇，但在獄中講「讓我出去！」其意義就不同，會產生很大的力量。

詩末描寫妻子在雨中去看他的情節，令人感動。而事實是，柯旗化的妻子柯蔡阿李女士是和婆婆有去綠島探監，而獄方不准他們見面，就讓她們一直站在雨中等待，真是情何以堪，如果拍成電影，會是令人感動的一幕。

很高興讀到這樣的一首詩。

新詩組評審獎

〈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

紀小樣



作者簡介

紀明宗，筆名紀小樣，一九六八年生，彰化縣人。文學桌遊設計講師，作文指導老師。曾獲年度詩人獎、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吳濁流文學獎；著有詩集《想像王國》、《暗夜聆聽》、《天堂的一半》等。

得獎感言

語言是溝通思考與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更是一種文化傳承，但卻常被國家(統治/殖民者)操弄與貶抑。

語言先天避免不了這種政治性的糾纏。我的母語是閩南語(台灣話)，我擅長的書寫語卻是國語(北京話)。

這是文學創作者賴以生存的語言符碼自覺，本詩能夠獲獎，謝謝評審們的肯定，而其遺憾扞格之處——自是沒能用母語來寫。

向望有一日，我會使更加熟練靈活家己的書面母語，寫出較正統文雅的母語文學。

我曾大意地以為：沒有一個聲響比哭更早
但生命這一本大書，你確實是索隱第一頁的第一個字

是的，有一些故事不在你要的目次
穿過繁生語詞的間隙，但畢竟
有一些聲音在舌尖纏繞如繩如絲
那麼散亂卻又將我的舌根網綁

是誰潤濡我你的親切？又是誰灌輸我你的陰穢？
比齒垢頑強封入琺瑯質裡長出綿密的——痛的神經

受傷的時候，我偷偷喊你
那比母親更早孕我的大海的聲音
快要失去意識的時候，我喊你
潮濕的舌摸過你的圓滑與稜角

清醒時卻被我壓抑，但確實曾在黯夜裡
對我唱歌、說故事——催眠曲、神話、傳說或者……
舌尖上的火燄再怎麼背離森林也要用灰燼向星光致意
尤其我又不善在黎明之前跟人斟酌夜色

曾經那麼親切，後來卻刻意保持陌生
故意口吃與結巴……親愛的母語——
不在意我怎樣背對，來自民間；那麼草莽
教我分辨怎麼深淵、如何沼澤？

我的荒言——從乾燥到濕潤、柔軟到堅硬
像鱗像蹼像爪又像蹄……一個字一個字
教我用浪親吻岩石，由海洋爬向沙灘
教我從匍匐到飛；教我用愛的單純與壯烈謀篇造句
踏向陸地……完成詩章——鳥瞰世界

(我的母語懂得精靈的鳴叫與昆蟲的絮語，也知道風或蜂穿過月桃與蝶仔花的

差別，雖然不夠輪轉、充滿土味，卻還堅心一志要向雄高的詩歌靠近……)

無論我多麼用力，一生都難洗刷
你的土色與苦澀。儘管我曾吞下一顆血牙
(一定有人騎過那匹汗血寶馬去到很遠的地方旅行)
被歷史踢斷的歧路 沒有人發現那頭頂孤角
前去土壇獻祭的羊羔 啼聲與蹄聲都是清脆
踢踢踴踴、踢踴踢踴地繞過我
喊出我被時光遺忘的乳名

或許有稍許的慚愧在生命某處隱微地發生
譬如清明時節，被雨潤澤起來的乾枯唇舌
蜿蜒如一尾靈滑的草遊蛇——穿過塚間
跟墳裡的親人說話，也才恍然所有的
祖先已長得比炊煙還高了

是的，被海孤立才稱其為島嶼
我知道有一些音聲注定要在顎頂——盤旋
如蒼鷹被風吹動的翅膀 穿雲入骨
被抬升又黯然陡降——像虹霓由天空探足大地
有七個聲部被唾沫攪拌 折射光彩

穿過繁生詞藻的間隙，無法編訂的一本生活大書
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像藏在魚腹閃著鱗光的匕首
一再深入——黏貼包覆我的心臟、我的南島
等待一整個族群帶著鐵器、陶瓶；划著獨木舟
涉渡無邊的風浪險峻——過來跟我交擊
共鳴……

這是一首共五十行的長詩，共有十三段。文本以敘述的結構展開，交織著抒情與論說的語詞。詩的前二段就指陳了文本的核心意義，出生的哭啼只是生物性生命現象的發聲，母語卻不同，母語是生命與母體，族群及生命對話的心聲，因此表達了母語對每個人生命史上的角色。

因為全詩交織著抒情與論說性，必然引用了不同的比喻和知識，因此透過轉喻、明喻和少些暗喻巧妙的承接起詩的延展性與流動。文本的語境展現了較寬廣的視野，融合母語的歷時與共時性，母語與這塊島國的土地和人們的連結，並從不同的視野鋪陳了多角度的書寫，如母語的親切和直白，母語的傷情和受迫，母語如何被隔離，如何從隱藏或晦暗之地再生，創造詩篇。文本語境似乎有些重複繁雜，但總能返回母題。

最後二段匯流回到七個音調的母語，以及採用拼音而無聲部的南島語系，不同語言和族群之間的交會共鳴，共同渡過生活在這個島國的風險。

新詩組優選獎

〈可能的朋友〉

腳腳腳腳



作者簡介

貓奴，人子，米蟲。長大後要做一隻大象、Antony and the Johnsons和屎撈人。

得獎感言

感謝Adam Zagajewski。沒有〈不可能的友情〉（Impossible Friendships），就不會有〈可能的朋友〉。

可能是一隻流浪狗
雖然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他叫什麼名字

也可能是一個陌生的城市
即使我們的關係
僅止於第一場雪

或一棵老樹，樹齡無法猜測
但我的老友並不是以時間來衡量的
世界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觀看
是我在他身上學到的第一課

可能是一隻小蜘蛛
我們同樣寄身命運尚未打掃的角落
我們同樣編織以自己為中心的網
我們對自己的角色同樣安於無知和無常

或你，另一個時空的詩人
我們在同樣難以理解的夜晚
懷抱同樣古老的問題
以及同樣沉默的月亮

可能是我自己，我認識他，我不認識他
我們對於彼此永遠是謎，我們之間永遠沒有祕密
可以無所不談，可以互相齟齬
但也可以靜靜坐在一起，望著同一個方向

在現代化都會生活中，人際關係的疏離，已經成為文明病，特別在各種意識型態衝擊下的台灣，〈可能的朋友〉看似清淡，卻是一道解方，詩人以智慧的語言，提出了許多警句，相當發人深省。詩中提及妨礙人際往來的各種命題：出身、姓名、認識時間長短、自我中心等等，其實都宰制了我們的思維，乃至公共事務選擇的判斷。作者透過反覆辯證，提醒我們放棄偏見與成見，因為我們是可能的朋友。詩中舉凡：「老友並不是以時間來衡量」、「我們對自己的角色同樣安於無知和無常」、「可以靜靜坐在一起，望著同一個方向」等金句，都屬微言大義，提倡寬容與多元，可以反覆誦讀，慢慢體會，是寫給騷動浮世的一首好詩。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評審會議記錄

時間：2018 年 8 月 22 日（三）下午 15:3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評審：吳晟、須文蔚、曾貴海、楊佳嫻、鄭焯明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陳美英、毛麗嵐、宋盈璇、陳娛如

《聯合文學》雜誌 周玉卿、邱美穎、嵇國鳳

記錄：黃子柔

攝影：郭宸志

評審委員共同推舉須文蔚擔任會議主席。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鄭焯明（鄭）：我覺得今年這批作品水準不錯。跟去年相比，去年的作品水準都差不多，不過沒有特別突出的作品反而不好選，但是今年很快就選出來結果。這次有十四篇從三百多篇脫穎而出，今年大家的共識也比較一致。

曾貴海（曾）：如果拿掉得票較高的前三篇，差異性很大。評審的觀點、評價的確有些差異。得票較高的三篇帶給人比較多感動，大家的共識很強，大多集中在那三篇上，仍然有討論空間。這次的作品雖然有些像是習作，但大家都是從習作起步成為詩人，並非一開始就寫得很好。今年共識雖強，仍有些想法

不太一樣。其中，有幾首詩一看就覺得應該讓它入選。今年這樣的作品好像也比較多，也許是今年大家對這個獎更為重視的關係。

吳晟（吳）：一般評審會先初審、複審，再留大概一、二十篇再進入決賽，很多文學獎都採取這種方式。打狗鳳邑文學獎是初審、複審一起評。這樣的缺點當然是評審很辛苦，看得很累。要花很多時間、精力進行數量龐大的挑選。每個人都要初審、複審再進行決賽，相當擔任了三個工作。優點則是，所有作品五位評審全都用心看過了，不會發生因為初審失誤而被淘汰的情形。這個優點讓評審們能掌握整個參賽作品的水準及情況。這次進入決賽的作品，有一票、兩票、三票，還有四票的。以我的經驗，這些一票作品在複審的時候，可能有些落差。但我相信，這些一票作品，在初審、複審時每位評審都已仔細考慮了。

須文蔚（須）：打狗鳳邑文學獎應該是這幾年來台灣詩人們非常重視的文學獎。不僅是獎金高，作為南方最重要的都市，在文化、地景或是社會議題有領導的地位，非常多詩人願意把作品投到這裡。再加上評審很認真，這個文學獎也塑造了一些讓後來的投稿者覺得此獎評審會重視的議題。許多社會批判、社會運動的題目經常出現在入圍的作品裡頭。另外，此獎常出現與歷史人物有關的題目。這些歷史人物也許是遭遇白色恐怖或是台灣相當傑出的人物，這類主題比較好發

揮，很常在入圍作品裡看到。

第三，多年來打狗鳳邑文學獎大量出現跟高雄有關的題目。高雄縣市合併後，可以書寫的地景非常豐富。地景的書寫變成這個文學獎非常重要的特質之一，由地景折射出來的多元文化也很重要。在這個文學獎裡頭可以看到閩南、客家還有原住民文化錯綜多元地呈現。由於每個類型不太一樣，不太好選，然而不會因為題材決定得獎作品，仍是以它的藝術價值來決定。

楊佳嫻（楊）：收到統計結果時，發現我的四票居然沒投任何前三高票的作品。就像吳老師說的，在我沒投票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是我非常考慮的作品。但是這次我稍微避開一些看起來像是會得獎的大作，這類的作品我幾乎沒有圈選。有趣的是，在社會議題的作品上，有些人會選擇這類表達方式的作品，而我會把比較幽微的作品挑出來。雖然以過往經驗來看，這類作品最後要從其他作品中突圍還是有點困難。不過我仍然希望這些作品有被看到的機會。

經評審委員討論，從一票作品開始討論，若有人附議，兩票以上作品進入最後決審。

複審結果

本屆新詩共徵得三百一十一件作品，經評審評選共十四件作品進入決賽，獲得四票的一篇，三票的一篇，兩票的一篇，一票的十一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四票	〈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吳晟、須文蔚、曾貴海、鄭焜明)
三票	〈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 (吳晟、須文蔚、曾貴海)
二票	〈可能的朋友〉(須文蔚、鄭焜明)
一票	〈等你，在台 28 線—為反旗山馬頭山設立廢棄物掩埋場而寫〉(須文蔚) 〈那瑪夏的呼吸〉(曾貴海) 〈錫罐女孩〉(鄭焜明) 〈牙齒最好不整〉(吳晟) 〈溫柔的滅絕〉(楊佳嫻) 〈旗後砲台〉(吳晟) 〈征途—側寫戴資穎〉(曾貴海) 〈廁與海〉(楊佳嫻) 〈口袋之詩〉(楊佳嫻) 〈誰來替他把水果賣完〉(楊佳嫻) 〈請別關閉這扇門〉(鄭焜明)

一票作品討論

〈等你，在台 28 線——為反旗山馬頭山設立廢棄物掩埋場而寫〉
須：我個人非常喜歡這篇，希望能保留下來。這篇談環保議題，它從人文地景的角度來談旗山內門馬頭山廢棄物掩埋場。第二行說它是一匹馬，後來哀傷到希望大家能重視這件事，第三段提到「我將化作白馬飛向天際 / 上告天庭」，表示對這個議題的抗爭感到很無力。中間的寫作用了非常多典故，需要查一下才能夠理解，像是奧古斯丁·亨利的植物採集。包含了知識性，也在詩裡頭放入一些地景的美好。

曾：本來我也考慮投這篇。高屏溪在八八水災之前，是一個豐沛、連結至海的故鄉。但是，從台北、新竹來的甲級廢棄物公司拿到證照就倒在高屏溪裡。雖然有法律規範，但是法律對這些行為沒辦法制裁。馬頭山為什麼要設廢棄物掩埋場？因為大家心裡想的是「不要倒在我家後院」。讓一間公司專門處理這些廢棄物，把它集中在一起再請人找個地方把它埋起來，不讓它污染大地、河流。問題是世界上有沒有可能不讓廢棄物在百年之後污染土地、河流？我感到非常困惑，這樣的問題造成我評詩時的困難，很掙扎到底要不要投它？以致後來選擇把這首放下。但是我願意附議。

楊：這首詩的技巧一流，具備基礎的知識，顯然作者希望把知識編進詩的語言裡面。但是就一個具有抗爭性質的詩來

說，所用的語言要更淨斂。這首詩寫得太美，讓人覺得不像一首抗爭的詩。抗爭的詩，語言應該要更簡潔有力，讓受傷的人一讀就覺得在說自己，不必費心去解讀裡面的知識。

〈那瑪夏的呼吸〉

曾：八八風災對原住民來講，是永遠沒辦法忘懷的歷史記憶。有時候，我會思考為什麼南橫這條路居住的原住民人口這麼少？我猜測是因為幾千年來原住民認為這地方不適合居住，但是原住民非常勇敢來此居住。這篇作品寫八八風災，它慢慢呈現出整個原住民的希望、地景，把原住民一些感受非常輕鬆地寫下來，是一首比較好讀的詩，也不矯情。這樣自然的詩，就給它一票。

〈錫罐女孩〉

鄭：這首詩寫的不是跟台灣有關的現實、事物。它在寫一個在敘利亞天生沒有四肢的八歲小女孩、用錫罐做成假肢，跟家人住在難民營等待救援。這首的語言非常自然貼切，懷有一種赤子之心。作者融入女孩子的想法，把她在難民營裡面的感想很自然寫出來，非常具有詩的吸引力。

須：多半作品為了文學獎寫這種詩的時候，會很造作，然而這首詩沒有。就像鄭醫師講的一樣。作者很能同理女孩的心境並把自己轉化到角色上，用小女孩的語言把它寫出來。我願意附議這樣一首詩。

〈牙齒最好不整〉

吳：這首詩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它的語言和它的靈活。用「牙齒最好不整」，以「不整」比喻社會、生命的一些衝突。例如：「牙歲最好不整，像台灣 / 一修再修的馬路」、「本就不是預期的人生」、「最好不整，像父母的出身」。作者用「牙齒不整」的意象整個串聯出他生命史中的磨合、衝突，以及他如何去整合，做一些調整。最後以「人，可以這樣被手機勒索！」的社會現象很完整緊扣著「牙齒不整」的意象，延伸出生命現象、社會現象的磨合與衝突。不像大多數參賽作品，讀起來容易感到壓力，這首詩的語言讀起來很輕順，節奏輕快，我非常喜歡。

〈溫柔的滅絕〉

楊：我投這首跟空氣的感覺有關。雖然詩寫的是白堊紀，它裡面有點以古諷今的意味。空氣污染是高雄當前有些嚴重的問題。詩裡面有一種巧思，讓人覺得作者想要呈現當下的現實。特別在讀第一、二段時，感受非常強烈。這首我並沒有特別堅持，原因是後面白堊紀的部分，也許作者想呈現比較美好的狀態，語言突然變得非常柔軟、豔麗，用了很多成語，成了整首詩比較可惜的地方。不然，開頭兩段讓高雄人非常心有戚戚焉。題目「溫柔的滅絕」也揭示我們生活在一個空氣污染的城市，很像溫水煮青蛙，逐漸被滅絕掉。這一代沒有，也許下一代可能就遭遇到這樣的事。題目下得很不錯，可惜詩的總體表現並不讓人覺得那麼滿意。

須：這首詩最大的缺點，大概是最後一段自己做了結論告訴大家「我不是只寫環保詩，我其實也在談感情」。兩條線攪在一起，談現實的挫敗與情感上面的幻滅，然後順便談一下環保。這種順便談一下的呈現方式顯得不太莊重。就像剛才評審講的，該抗議的時候突然覺得力道不見了。

〈旗後砲台〉

吳：我對旗後砲台這個地方很熟。這首詩有個特色，旗後砲台和燈塔是兩個意象、兩個組合。這首詩整體非常豐富，不管是歷史、地景或故事，是我很喜歡這首詩的地方。這樣的詩有高雄、旗津的特色以及它的歷史淵源。可惜有些太龐雜。反而沒辦法集中思考作者所要表達、呈現的是什麼。也許作者企圖心太大，反而容納太多。基本上這首詩非常豐富，豐富之外顯得龐雜，讀起來就比較辛苦。這首我肯定，但不爭取支持。

〈征途——側寫戴資穎〉

曾：這麼多年來，很少讀到寫運動選手、運動方面的詩。以運動作為詩的題材，比較不討好，因為看起來比較缺乏文學性。化為文字、詩的時候，很少人使用這樣的素材。戴資穎是高雄人。作者用柴山登頂，寫出戴資穎從小時候慢慢爬上去，經過一些障礙、見林不見山，直到登頂。這是我第一個選它的原因。第二，它是一首運動的詩。第三，它代表高雄。第四，運動跟山的地景跟運動員的生命成長史結合在一起，

這樣的書寫有其難度。若要說它有什麼缺點，大概就是太直白。非常直白、清楚，沒有多加修飾。這樣的詩，有其獨特的地方，我投它一票。

〈廁與海〉

楊：這首詩題材本身很特別，它講的是廁所，詩中提到一個掃廁所的人，這個人常在廁所看到別人未發覺的生命背面。詩裡面採用一種工整的形式，三行一段來控制節奏感。它現代主義的技法較強烈，把主題藏得比較深層，並不是一首容易解讀的詩。詩裡面可以讀到作者關懷的城市背面、生命的背面。從一個不那麼體面、很少正眼去看待的廁所寫出對於城市中人們的感覺。作者寫「多見了馬桶會以為 / 海本來那麼小那麼尿膾」。對於一個清掃的人或是人生受困的人來說，也許看到的就是眼前那麼小的東西。他以為世界就是這麼小、他的海就是這麼小，是這樣一個無所遁逃的天地間，他就被鎖在這樣一個地方。我讀的時候，這首詩的這些面向打動了我。當然，相較前面幾首詩它的主題較不明快，也不是一首很「好讀」的詩。因為它的語言經過雕琢、不是自然的語言，這樣的雕琢是善用了詩本身壓縮、暗示性的語言。對我來講，這首詩跟〈旗後砲台〉剛好是很大的對比，〈旗後砲台〉的優點就像吳晟老師所講的，可是它的缺點是不夠收束、講得太多。這一首則是收束到極點，我頗喜歡這首詩。

〈口袋之詩〉

楊：我並不太執著這首詩，但是很高興我有投給這首。相對其他入選作品，這是一首寫普通生活、較私人面向的作品。通常這樣的作品在文學大獎裡面很難脫穎而出。文學大獎中比較容易獲獎的作品，多半跟公共議題有關，這類題材要出線相對比較難。

這首詩的題材很有趣。它在講述一個外遇事件，透過一張motel忘記丟掉的發票，可能產生一個一觸即發的家庭事件。作者故意使用一種溫婉、美麗的語言描寫一個內心衝突很強烈的事件。詩裡面設計了外遇事件三角關係的一方在快要看到決定性的證據之前，並不知道自己正奔向真相。這首詩有點故事性，也運用不同的述敘視角讓這首詩變得更豐富，而不只是一首講述某個八卦的詩。它顯現出一種冷冽的生活感，像是一首稍微複雜的孫維民的詩。孫維民特別擅長描寫這種生活裡面的冷冽、哲學性裡面的某些不堪。這首沒有孫維民的詩那麼收束。然而，它表達出現代生活中的荒涼之感。在入選的十四首裡面，這點很特殊。

〈誰來替他把水果賣完〉

楊：這首詩我很喜歡。如果要描寫社會議題會用比較目的性的詩、而不是抒發性的詩，使用的語言也會更貼近生活。這首詩或許還不能百分之百做到這點，但是作者已盡量讓詩句都清楚明白。比如：詩裡面出現「吃香蕉救農民」、「吃鳳梨抗老化」，或者是香蕉一元一支，這類在市場裡面會真實

看到的招牌。是什麼原因讓水果今天變得這麼賤價？當然，也許是天氣太好、盛產導致價格低落……之類的理由。然而，詩裡面放了一個社會結構的思考。特別是第三段，城市最末端的零售商店、貿易自由以及營養理論所支持的那些富士蘋果、加州櫻桃、紐西蘭奇異果，它們像是某種神話又像某一種詛咒。水果在超市看起來這麼漂亮，它們像是被蠟包裹起來、佔據了最好的位置。而菜市場裡面一元一支的香蕉如何能跟這些宣戰？似乎非常困難。在全球化的壓力底下，本土的農產似乎變得較弱勢，沒辦法被看見，特別是未加入大型合作機制的農民。後面提到「在你面前演出現割，現剖，現殺的本土劇 / 甜的庸俗 / 酸的不用錢」，使用了非常明快的語言寫出最普通的生活場景，以及水果賤賣背後的意涵。我自己非常喜歡這首詩，也希望大家可以再考慮一下。

最後的「雨神加持，一元一支（彎彎曲曲的黑體字）」描述一般市場中寫得不很漂亮的招牌、「虔誠地，把傷蕉從商品 / 變成祭品」。這裡寫得非常好，一元一支已經不能算是商品了，農民能賺到什麼？它好像只是一種獻祭給雨神的祭品，同時獻祭給全球化市場。因此「它是被風雨祝福過的 / 所以能夠更卑賤 / 更甜」。我覺得這句「卑賤」是故意寫的，可能更靠近土地所以更甜。可是，事實上它在市場也確實變得更卑賤。這首詩有著很強烈的批判力道。

吳：感謝佳嫻選了這首詩。以我長期以來對農產品的了解與關心，這首原本是我應該會選的詩。這一陣子，一直在讀

這樣的作品，內容多半比較單一性，「歹價數（pháinn kè-siàu）」、「歹銷路」，長期以來幾乎都這樣寫。但是這樣的寫法，會落入太過單一性，農產品的問題其實背景很複雜。我原先考量到這類題材已經很多，不要再重複。聽完佳嫻這樣解析，受到很大的感動。發現這首詩有很多深刻、不一樣的地方。譬如：外國進口水果反而佔據了最好的位置。台灣屬於亞熱帶，我們原本應該習慣於消費亞熱帶的水果，卻被文化、全球化傾銷改變了。像我最近在推廣毛柿，毛柿很好吃，但是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毛柿可以吃。原本台灣出產了很好的水果，我們應該早就習慣了。反倒變成要買加州葡萄、紐西蘭奇異果，這是一種文化的改變。主席剛才強調詩仍然要回歸藝術性，這首詩不純粹是訴求議題，這首詩的語言、意象處理十分具有巧思，像「蕉，在眾神底下拋擲出的筊 / 總是憨笑」。不僅有深刻的思想，它在語言運用上也非常巧妙。我附議這首。

須：這首詩把全球化溫帶水果跟本土水果放在一起，認為是行銷體系的問題造成台灣水果的價格差，詩中故意作了一個對比，而且諷刺台灣的水果比較不好。事實上，台灣水果的價錢不好並不是因為產品不好，台灣水果的滋味其實比進口水果來得更好。真正的問題在於整個生產體系的問題。這讓我覺得它有點打擊錯重點，論述稍微過了頭，我比較不太能接受裡面一些過度對比性的部分。

楊：我同意須老師的說法，就像吳晟老師說的：問題的成因很複雜。可是，這首詩突顯出某點，好讓本土、全球可以對應，這樣的寫法會比較鮮明。不過，這首詩也有點像台灣的隱喻。這裡面提到台灣水果的野性、激情，帶有土地的隱喻在其中。作者好像故意把台灣的水果說成比較酸、比較卑賤。我覺得作者是故意這麼寫，用以烘托出台灣的水果的確沒有進口水果那麼嬌貴。但是台灣的水果之所以那麼甜，也許跟我們這麼卑賤是有關係的。這裡的「卑賤」不是罵人的話，反而是一種讓自己跟土地更靠近的寫法。

〈請別關閉這扇門〉

鄭：這首詩的優點是它對現實的凝視。整首詩在題目之後分四段，都是用「請別關閉這扇門」開頭，等於是把它所凝視的現實分成四個切片來作為詩的內容。這四個切片有其代表性。比如，詩中寫到關於社會不公不義的事情，接觸到徬徨、對於家庭的問題，以及一些犯罪的事情。大致來說，內容沒有問題，但是它的範圍太大，不是整首詩所能夠負載。描寫了那麼多個面向，可惜卻沒有聚焦在一個焦點上作深入挖掘，感受性就會比較缺乏一點。

二票作品討論

〈可能的朋友〉

須：這首算是我心中的第一名，有點像佳嫻故意挑選一首不

是那麼像文學獎類型的作品，這首跟〈廁與海〉那首很像。這首詩的語言節制，所談的事物非常有智慧，看起來像是一首要給台灣住民一起讀的詩。其實我們可能都會成為朋友，可是為什麼我們沒有成為朋友？詩裡頭每一段講述一件事情，第一段講的是我們可能太重視名字。你從哪來？你的籍貫是哪裡？但作者也許覺得每個人都像是流浪狗，為什麼要重視名字？第二段，在談「冷漠」。人跟人相處時都是一場雪白，彼此拒絕在外。第三段是我覺得整首詩寫得最好的部分，這裡說真正的朋友不見得是老朋友，不是由時間構成。「世界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觀看 / 是我在他身上學到的第一課」，默契或心靈的交會才是真正重要的。這裡也提到每個人都太自我中心，就像蜘蛛一直在結網，可是牠其實連自我都不了解。接著講到我們在時空裡頭怎樣去回顧，透過文化、自我思索慢慢尋回自己。最後，「可能是我自己，我認識他，我不認識他 / 我們對於彼此永遠是個謎」。怎麼去解開這個謎？作者講得非常好，真正在一起的時候，也許並不是無所不談，或許會有爭執、衝突。但是，作者認為真正在一起、望著同一個方向的就有可能朋友。這首詩出現在這樣一個時間點的台灣，讀起來會很震動。我反覆讀這首詩，那種情感的飽滿，好像正是詩所要追求的。

鄭：我也投了這首詩。這首詩的語言看起來很平易，似乎有點鬆散。一隻流浪狗、陌生的城市、一棵老樹、一隻小蜘蛛，好像跟主題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後來主題就切入。

其實這首詩是對人的存在做一個思考，作者是從人的互相理解、信任這方面去挖掘，透過這首詩表現出一個作者的人生哲學，非常難得。我們很常在詩的比賽中看到以現實、人物作為題材的詩。相較之下，這首詩就顯得比較特別一點。

三票作品討論

〈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

曾：這首詩談到台灣目前面對一些語言的問題。我自己有三種血緣，平埔、客家、Hoklo。我祖母是平埔，我阿公是Hoklo，我母親是客家人，我從小在客家庄長大。對於母語的問題，我會稍微敏感一些。作者把母語的困境、母語可能會滅絕、母語怎樣對生命產生意義，都表達得非常好，缺點幾乎很少。最後，詩裡面談的不是客家也不是Hoklo語，是平埔族的南島語言，也提到平埔族命運及事件。在台灣目前現況下，母語可能一直發生被滅絕的問題。譬如：客家話。客家的孩子會講客家話的愈來愈少，聽不懂客家話的也愈來愈多。對我來說，是一個切身問題，也是我在思考的問題。作者把這樣一個問題來拿當題材，表達他的感受。詩中這句「涉渡無邊的風浪險峻－過來跟我交擊／共鳴……」，談到母語跟母性、語言，在知識方面詮釋母語對人類的意義，這樣的一篇作品很打動我。

吳：這首詩從篇名就很清楚切入。母語為什麼要埋伏在我喉

問？這個意象很清楚。它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作者不斷層層剖析。在台灣，一個不斷被殖民的一個地方，語言不斷轉化。這是有關語言在台灣這塊土地所必須面對的困境、困擾，或者是認同。語言不單純只是使用工具，它牽涉著認同。譬如，我到底要講非常標準的國語？還是我要回復我的台灣國語？當然，我有辦法講非常標準的國語，可是平常我並不敢講得那麼標準。有些人反而會故意講得很標準。這些行為背後牽扯了很複雜的原因，語言牽涉了文化認同、身分認同、國族等等因素。作者去探索台灣這樣特殊、很多語言方面的問題，是我們喜歡這首詩的原因。剛才曾醫師所講的，詩中很多意象的語言很厲害。「曾經那麼親切，後來卻刻意保持陌生 / 故意口吃與結巴……」清楚表達了對於「親愛的母語」的感受。比如：以前在鄉下談戀愛的時候，我們絕對不敢用台語，諸如此類。這些現象與情境，在這一首詩裡面用了許多意象處理了這方面的思索。

須：我投了這首詩，剛才兩位老師說明了這首詩的優點，這部分我就不重覆了。確實這首詩對於文化政治議題的討論很深刻，寫作技巧也比較成熟。但是，有些地方仍然有小小缺點，這首詩稍微遜色了點。看開頭前兩行，會發現它太過推敲反而有點跑掉。譬如「你確實是索隱第一頁的第一個字」，既然是母語的話，孩子的哭聲較接近第一個聲音而不是第一個字。我覺得用到「字」這樣一個詞的時候，不是很精確。它用「索隱」勾出「字」，反而有一點跑掉了。「有一些故事

不在你要的目次」，「目次」在這裡用得雕琢，反而失去母語想討論的重心。我讀的時候，一直在想如果要處理這首詩，可能會讓整首詩不要那麼繁複。重疊的地方太多，大概是它的一點小問題。

詩裡面談的到底是哪一種語言？倒數第二段「有七個聲部被唾沫攪拌」。我們知道台語是八音，語言學上有些討論說台語也許可以簡單說是七個聲部。剛才曾醫師說這裡指的是南島語。也許作者想講的是台灣的台語已經變成南島語系統一個獨立的一部分。如何去銜接一個創生型語言的自主性，在這個轉折的過程中作者有試圖表達這樣一個精神，這點很好。然而，有些論述太快跳到和南島銜接這塊創生語言，我對這部分仍有一點疑問。無論如何，這首應該會是我心中前三名的作品。

楊：我代表沒有投的人說明一下。作者處理這個題材的表現方式有些冗長。第五段第三行「舌尖上的火燄再怎麼背離森林也要用灰燼向星光致意 / 尤其我又不善在黎明之前跟人斟酌夜色」，這樣的句子顯得有些誇張，我覺得這反而遠離作者真正要表達的。如果想要談的是自己的母語，它被壓抑、埋伏在喉間。語言應該要更親切，而不是用疊床架屋的語言來表現。像括號中的「卻還堅心一志要向雄高的詩歌靠近……」，「雄高的詩」就是高雄的詩。詩裡面刻意雕琢的痕跡有點多。若要以其他高票的作品來比較，我會覺得〈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比這首好一些。

鄭：剛才投票者都講了這首的優點。我覺得這首作者表現了很豐富的想像力。也許正是因為想像力太豐富了，它的結構看起來稍微亂了一點。我覺得作者似乎有一點在賣弄語言。在我看來，他的語言是比較刻意的，形容詞有點太多，因此詩在表現集中、焦點集中、意象的集中這幾個方面就會打折。但是這首詩有它自己的特色。

曾：要談一首詩。譬如述敘學裡面，述敘必須有辯證。當一個作品有辯證的時候，可能要用一些修辭的語言來呈現。所以像這首稍微造作的詩，它是使用了更多修辭的語言來做一個辯證。是一個論述的問題，並不是故意造作，或許裝飾性會比較強一點。另外，主席說「沒有一個聲響比哭更早」。以符號學的角度來講，「哭」當然是最早的聲音。第二段「有些故事不在你要的目次」，母語不是在哭那個部分。母語可能比哭聲出現得晚一點，但是這些故事比哭還重要，第一段跟第二段並不衝突。我覺得這個作者的知識性很強、對台灣的歷史也很了解，如果知識性不夠、對台灣歷史不了解的話，大概沒辦法寫好這首詩。台灣的創作者往往先寫詩，再出書。但全世界的創作者，通常先有生命的體驗才創作。所以你看，在外國成為一個詩人，對文化、文明、生命意義要非常深入。作者寫這些東西，我要說他是一個非常有知識的人。有知識的人，他的文字可能會稍微修辭過度，我想這部分是可以接受的。

須：我在讀這首詩的時候，覺得是鬆緊問題。如果再鬆一點點。就像楊牧可能是意象用得很繁複的人，可是他句子很鬆。這樣的詩，他可能會用一點台灣國語穿插在段落中間。把本土性語言的狀態表達得更好。這首詩只有在括號中出現「輪轉」，不夠鬆。要再鬆一點點，在句子中間不斷滲透母語，就會很好。

四票作品討論

〈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鄭：柯旗化的人生以及他與時代的關係，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作者用這種方式來呈現，讓人非常驚訝。從題目很清楚破題「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使用例句、找出那些有隱喻的英文短句，把每個句子跟柯旗化現實發生的事實聯串起來，是這首詩特別的地方。第二點，這首詩的語言很親切。相對於〈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是很不一樣的語言，整首讀起來非常自然。在看似平凡的語言中，呈現一個很深刻的時代意義在其中。

曾：因為我認識柯旗化和他太太，讀這首詩的時候，我會先把他們排除掉再讀。其實這首詩，有互文性。把英文法重新讀，然後接過來。並不是原封不動的原文，重點是後面的意義。重讀這些英文，每一段都是以英文作開頭，一段一段之間跳的中介也是用英文來連結。作者使用英文從文字裡面詮

釋一個新的意義，每段都有它的核心意義，連接起來是整首詩的意義。帶出來的文字詮釋令人驚奇、感動，更深層帶入的是一個時代裡被壓迫的苦難者生存的悲哀。我跟柯太太是好友，柯太太有一次去看柯旗化，她只是遠遠看到柯旗化就開始流淚。柯太太是一個非常寬闊、堅忍、優雅的人，而且能夠非常堅忍活下去。這首詩帶出這樣的意義，有好多層的意義在裡面。

吳：這首詩之所以得到四票，不只是因為題材是柯旗化的故事，它的寫法也很特殊。作者把這些看起來很平常、普通的語言，不著痕跡地將新英文法裡面的句子拿來鋪陳故事。我要特別提出兩個部分。一開始，「這是一頂帽子，這是他們給我戴的帽子」，後面扣合「那真的是她的帽子，所有的帽子裡／最美的一頂」。從起始講帽子，最後又歸結到帽子。前面這頂帽子是「他們給我的帽子」，後面是他太太的，最美的一頂帽子。整個結構能夠作這樣地設定，非常厲害。第二點，要談到這首詩的連結性。表面上看似很普通的句子，事實上意象卻很緊密。「(Let me out! 讓我出去!)」、「Be quiet. 請保持肅靜」、「她一見了我就放聲大哭。她獨力撫養孩子」這些看似很平常的句子其實經過作者設計。作者把柯旗化整個生命故事連結得很完美。

須：當初在挑選的時候，這首詩讓我有小小猶豫的地方，作者很想用戲劇性的方式來表達這個故事，裡面出現的人物不

少。詩中有柯旗化被偵訊時的對話、柯太太來探望的場景，還有作者在寫新英文法的過程。詩中一直出現你、我、他，讀起來會覺得觀點有些跳躍。有時「你」是柯旗化、有時候「我」是柯旗化、有時「他」是柯旗化。在操作上，作者好像在寫詩劇，後現代的戲劇。這部分作者似乎沒有控制得很好。這首詩的好處，是作者用括號把詩統合在一起，也就是古典文學中「聲口」的手法。括號中所有的話確定是柯旗化講的。作者用很少的括號，「(Let me out! 讓我出去!)」、「(我的天哪！是你)」，可能是看到一起讀書會的夥伴竟然進來了。或是「(除了愚人之外，沒有人相信過它)」，可能是指三民主義。到最後的「(船已經看不見了)」，柯太太已經遠走了。這是這首詩最厲害之處。現在的年輕人多半很容易濫用詩裡面的括號，然而作者沒有，他最節制的情緒都在括號裡頭出現了。讀到這些括號裡的文字，是這首詩裡頭最令人顫抖的部分。反而括號外的文字顯得有點囉嗦。作者在這些括號上的處理，真的非常厲害。

曾：其實很多政治犯被刑求、被壓迫這個過程，他們都不敢講出來。進入監獄裡面的情況非常複雜。可能突然會被槍斃，在裡面會產生猜疑，這中間誰扮演什麼角色？誰跟當局者勾結？這非常複雜。作者在寫這首詩的時候，非常節制。

楊：我同意各位所提到關於這首詩的優點。之所以在三百多件作品挑選時沒有投票給這首，主要是因為題目底下的說明

破壞了這首詩。這首詩作了很巧妙的處理，可惜卻在開頭解釋太多，作者做的事情已經很清楚展現在詩裡面了，真的不需要在一開頭寫這些說明。

第二，這首詩的型式的確很特殊。不過，我讀的時候立刻想到陳黎在九〇年代已經用同樣的方法寫過類似的詩。陳黎有一首詩，〈英文課〉。陳黎是個英文老師，他這首〈英文課〉也是全部用看起來很普通的英文課本的語言來寫。它沒有括號裡面的東西，比這首詩還要更純粹。不過，陳黎不是寫柯旗化，他表現的是現實生活中的東西。因此這首的型式對我來說顯得沒那麼特殊，也沒有那麼強烈的驚奇感。不過，聽各位討論的時候，讓我再次思考這樣的事境。我覺得沒辦法以這樣的理由說它不該得獎，因為這首詩完全是配合柯旗化的人生來寫。即便二十年前已經有重要的詩人做過這樣的嘗試，這首詩的型式仍然是作者設計之下選了一個非常適合柯旗化的型式所做的書寫。我可以支持這首詩。

決審投票

評審仔細討論十四件作品後，進入決審的作品共六名，決定以第一名六分，第二名五分……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曾貴海	鄭烱明	吳晟	須文蔚	楊佳嫻	總分	序位	獎項
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	5	3	4	3	3	18	2	評審獎
重編《新英文法》之 例句翻譯	6	6	5	4	6	27	1	首獎
等你，在台 28 線－ 為反旗山馬頭山設立 廢棄物掩埋場而寫	3	2	1	5	2	13	6	
錫罐女孩	1	5	2	2	4	14	5	
可能的朋友	4	4	3	6	1	18	3	優選
誰來替他把水果賣完	2	1	6	1	5	15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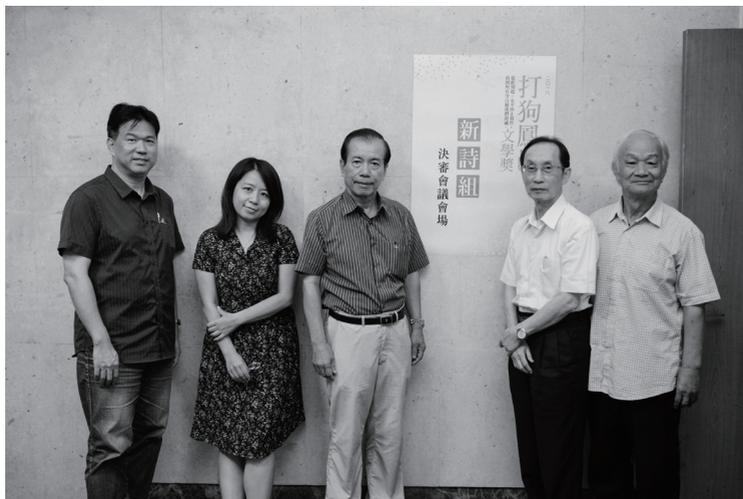
評分後〈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與〈可能的朋友〉同分，評審共同決議再次投票表決第二名作品。曾貴海、鄭烱明及吳晟委員皆選擇〈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為第二名，已過半數同意，共同議決〈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為第二名，〈可能的朋友〉為第三名。

主席宣布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名次如下：

首獎：〈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評審獎：〈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

優選：〈可能的朋友〉



台語新詩組

chit 屆台語詩的評審由李魁賢、李敏勇、陳昌明、方耀乾佮我來擔任。大家共同的想法是今年參選的作品，量少質好。雖然只有五十四篇，得著選入討論竟然有十四篇。

評審會議首先對十四篇作品，就內容深度、詩藝技巧、台語語言文字表達等，做普 - 遍 - teh 的討論。五位評審來自北、中、南，互相的觀點卻真合一，並無足大的分別或者是爭議。所以第一輪的投票，非常有共識選出四篇。為著慎重起見，大家閣對 chit 四篇作品詳細討論，特別是 tah 人攏有提出閣卡深入的分析，追找詩人的用心，佮伊感動人的所在，亦對詩句意象的技巧表達或是整個段落結構的連結，攏有作意見的交通。

第二輪的投票，選前三名，有二篇同分。五人閣有第三輪的投票，選出首獎〈寫予你的批〉、評審獎〈衛武營記事〉、優選獎〈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

〈寫予你的批〉是寫白色恐怖時代受關的柯旗化，佮伊的家後柯蔡阿李女士互相的批。彼此非常的恐惶無奈，bih 佇詩句的內底。柯蔡阿李女士的批，稱呼柯先生作「老師」佮「詩人」，嘛有另外一層的意思，teh 表達柯先生佇英文教育佮文學創作有足濟的貢獻佮成就。佇柯先生予伊的家後四張批，有滿滿的疼，亦有真嬾的向望。當然獄中

的孤單佢思念，嘛真使人感動。描寫獄中的眠夢，亦有超現實的技巧。特別是有二句華文標語插佇詩當中，「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佢「保密防諜 人人有責」，配合柯先生的批佢伊家後的批的不全款的字體，詩人亦有伊的用意。

〈衛武營記事〉teh 描寫過去佢現在無相款的衛武營，當中感動人的所在，是詩人親身的回顧。前四段通過時間的改變，舊營區有「褪落固執的外殼」，成作輕鬆自由的好所在。白鴿鷺、膨鼠、厝角鳥仔、白頭顏仔、四跤仔、蟋蟀仔佢星、風、月娘等等的描寫，na 詩所講全新的面貌對外現身出聲。詩的後半部分，詩人亦通過時間佢空間，來書寫作兵時種種的記持，活佇伊的內心，有酸酸的滋味，總是伊講 chit 營區已經生炭規排的相思佢開出滿穰的含笑，代表有救贖的意涵。

〈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一看嘛是台語詩寫作的高手，chit 條歌，從古早的古早，唱到清領、日治、國民黨政府來台統治。現今的打狗充滿異象佢向望，無閣憂悶悲傷，詩講「千千萬萬双骨力的手」替打狗城紮傷補夢；亦充滿善良佢熱情，予港都出入的大船，一貨櫃一貨櫃疊出全新的世界「充滿愛戀佢歌聲」。

得獎的作品，in 的題材 tuh 好是高雄的人、歷史佢地理景點，thang 講是一件意外，佢往年有一點無全款。

台語新詩首獎

〈寫予你的批〉

黃明峯



作者簡介

屏東恆春人，中學教師。文學創作曾獲鹽分地帶文學獎、乾坤詩社乾坤詩獎、彰化縣磺溪文學獎、屏東縣大武山文學獎、花蓮縣文學獎、高雄市打狗文學獎、海峽兩岸漂母杯文學獎、台南市文學獎、新竹市竹塹文學獎、嘉義市桃城文學獎、教育部閩客文學獎。曾出版中文詩集《自我介紹》、台語詩集《色水·形影·落山風的聲》。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感謝高雄市文化局。

這首詩，獻予敬愛的柯旗化老師恰柯蔡阿李女士。

阿李：真失禮，這陣，才寫批予你
彼工透早，我，袂輸是一張限時批
對臺北軍法處看守所雄雄送到臺東泰源感訓
千里路途，真是，兩三步就到位。泰源的土地
有日本時代種作咖啡的芳味，阮，兩百外人
攏佇遮討論：反共思想佸三民主義的意義

阿李：請共咱的幼囡講，阿爸去米國留學
暫時無法度見面，但是真緊就會轉去團圓
我會犧牲放風時間，跔欏仔內增補、改訂
《新英文法》佸我的想法。絕望、無奈的時
我會想起：遠遠的所在，抑有人，一直咧等待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老師：我欲寫一張批予你——
料想袂到這本《新英文法》增補、改訂
是你佇櫬仔內完成。是毋是逐工見面的
二十六个外國字母，已經比父母、某困
閣卡熟似你的人？老師：臺東的日頭
是毋是蓋酷刑？風雨，是毋是真無情？
深山林內的泰源，天氣，是毋是
定定會烏陰？心情，是毋是時常交懷恂？
時間，一點一滴，漸漸烏焦瘦
親像你的面。抑你的眼神，純真、善良
但是你的艱苦罪過……敢若身上彼領
殒色的囚衫，無聲無說兼無合軀……)

阿李：寄來綠島的藥品、相片佢你的掛念，攞總收著矣
不而過，我的思念，仝款遮爾狡怪，猶原醫袂好勢
昨暝，眠夢又閣幽幽仔疼，跔步愈來愈沉重的
海風，佇櫳仔外的樹跔躑躑規暗——到底
敢欲陪伴彼个空喙發癢的月娘，繼續孤單？

阿李：寫予你的批，規定袂使超過二百字
千言萬語，總是，向望有一日——
有一日會好天，日頭溫馴，風雨恬靜
咱，會當佇家己出版社的亭仔跔，讀冊、看花
看咱的囡仔咧覷相揣，看咱種佇故鄉的
希望，會當勻勻仔暴穎，查查仔發芽

保密防諜 人人有責

(詩人：我欲寫一張批予你——
問你：寫予二二八犧牲的同學彼首臺語詩
〈母親的悲願〉，是毋是，猶未唸出聲
就已經喉溼目箍紅。詩人，我欲寫一張批予你
問你：佇攏仔內完成的彼本小說《南國故鄉》
明哲佉美智子，是毋是你佉某团的化身？
我欲寫一張批予你，親像鄉土不時呼喚你
我欲寫一張批予你，佇你講出「當做的已經攏做完矣」
詩人明哲，我欲寫一張批予你，問你：
如何靠旗尾山的意志對抗唐山漚鬱熱的苦毒
安怎用海翁的氣勢展威島嶼海洋國家的志氣
佇彼當時——佇你再次坐監，空喙才拄拄堅疔
又閣無端予人控出血的時……)

這首詩透過擬寫柯旗化與蔡阿李夫妻間的書信，敘述柯旗化受難事件。詩中柯旗化寫給阿李，暗指獄中諸多思想語言限制，如「寫予你的批，規定袂使超過兩百字」，或是閱讀「反共思想恰三民主義的意義」，作為思想的規範。詩中還有許多語言無法表達，對於妻兒的思念。詩裡還有一個敘述者，是阿李寫給柯先生，也是詩作者對柯旗化的敬意表述。兩個段落分別以「老師」與「詩人」相稱，稱呼「老師」時代表的是柯先生作為英文老師，其「新英文法」成為一九六〇至一九八〇年代中學生必讀用書，竟是在獄中增補改訂完成，二十六個英文字母，比父母、妻兒更易親近熟稔。而以「詩人」稱呼，則因柯旗化作為文學創作者，在獄中書寫〈母親的悲願〉、〈南國故鄉〉等作品。然而不論是柯先生寫給阿李，或是阿李的回信，都是情感上隱微含蓄，不敢呼喊抗議，甚至是吞忍壓抑，有著深深的恐懼。所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精神標語，也代表威權時期的象徵。整首詩結構嚴謹，語言上則偏近口語，極適合舞台上朗讀，作者巧心慧思，頗為精彩。

台語新詩評審獎

〈衛武營記事〉

陳正雄



作者簡介

一九六二年出世佇台南縣柳營鄉，現此時倚家佇台南市安平區。曾任台南一中專任教師。現任台文筆會常務理事。曾獲南瀛文學獎、府城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教育部母語文學獎、台南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台灣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前幾擺參加比賽ê作品，攏是用人物做主題。人物ê書寫，是我寫作計畫系列ê一部分，其他猶有地景、歷史、風俗、人文等等，因為寫了感覺攏無啥理想，才會揀較合意ê參賽，這應該是家己ê能力不足、才華有限，毋是欲投機、取巧。當然，欲做一个好ê作家，作品ê深度kap闊度，確實攏愛閣再加強。

感謝高雄，一直用熱情ê雙手接受我、用溫暖ê胸坎安慰我，無論是早前，包容我ê衛武營；抑是現此時，肯定我ê文學獎。

紅毛土懸大 ê 圍牆
會當一時攔截 霓虹燈妖嬌眼神 ê 引誘
無法永遠封鎖 鳥獸追求自由 ê 決心
緊 tsuā 慢會予暝日輪流 ê 喊喝拆裂崩落
鐵枝線尖利 ê 刺網
有可能短暫阻擋 充員兵青春激動 ê 慾望
無才調長期關禁 蟲豸爭取權利 ê 意志
時一到就佇早暗無停 ê 嗆聲拗斷爛去

原本立場保守態度強硬 ê 舊營區
終其尾也愛放下武裝撤退淪陷
成做自然 kap 文明和平共存 ê 新樂園

規年透冬一直咧荷哨 ê 衛兵 總算退伍矣
守護 ê 任務交接予斑鴿繼續去執行
毋免任何 ê 假單證件抑是特殊 ê 身分
歡喜 ê 笑容是上利便 ê 通行證
透早到暗毋捌歇暍過 ê 勤務 嘛已經落任
巡邏 ê 工課就換手予膨鼠負責來值班
無需要啥物暗號記認猶有複雜 ê 密碼
快樂 ê 心情是唯一識別 ê 口令

逐工透早 日頭準時放送起床號
厝角烏仔 kap 白頭韻仔 頭唱歌做體操
每日半暝 月娘親身主持暗點名
草蜢仔 kap 蟋蟀仔相爭報數喝口號
無張持 風來一陣臨時檢查雨來一下緊急集合
有時陣 閣有遐爾濟粒算攏袂清 ê 星探頭出來咧巡視

這個城市漸漸褪落固執 ê 外殼
飛出全新 ê 面貌無仝 ê 姿勢對外現身出聲

一冬八个月 ê 日子

束縛會著我 ê 身軀控制袂牢我 ê 頭殼

每暗我恁靈魂 nng 過牆仔跤 iap-thiap ê 缺角偷渡

守踫自由路舊冊店 ê 窗邊來回走揣精神 ê 出路

對低調平靜 ê 中年斡頭行過去

一萬二千外工前彼个激情衝動 ê 少年

土砂磨破 ê 傷痕藤刺割裂 ê 空喙

痛疼早就消失

進前彼片予苦悶浸澹予憂愁染紅 kham-khiat ê 山坪

已經生淚規排 ê 相思開出滿穰 ê 含笑

六十外公頃 ê 營區

會使監視我 ê 行動袂當指揮我 ê 內心

逐暝我綴眠夢 peh 過網仔頂烏暗 ê 空縫逃走

宓佇三多路老戲院 ê 壁角恬恬等候失去 ê 戀情轉來面會

對冷淡生份 ê 北海岸一路倒轉來
三百六十外公里遠燒熱熟似 ê 南台灣
記憶又閣開始絞滾
過去彼个害我 ê 尊嚴仆倒害我 ê 驕傲跪落
不時鄙相我軟弱恥笑我預顛 ê 武裝障礙場
簡單就予細漢囡仔 ê 笑容攻占老大人 ê 歌聲征服

這個園內
當初時我擲刺刀暗殺用鋼盔偷埋 ê 心事
今仔日我欲提筆共你祛骨唸詩為你安魂

衛武營從軍營轉變成文化藝術園區親像 1 著戰爭佻和平以及南台灣時代佻社會情境的改變。

作者佇這種改變演繹一個充員兵的人生際遇。過去和現在的情境交錯，是人生，也是時代。

一寡對比巧妙展開從前、現在入伍、退伍是時代也是人生，交織出某種社會風景或城市風景。

這首詩，行句有巧妙的配置。原本立場保守態度強硬 ê 舊管區 / 成做自然 kap 文明和平共存 ê 新樂園到結尾的當初時我擲刺刀暗殺用鋼盔偷埋 ê 心事 / 今仔日我欲提筆共你祛骨唸詩為你安魂。

顯示作者佇表現 ê 用心，特別是這時陣衛武營行做高雄的象徵性文化地貌愈予人佇閱讀的時陣增加共鳴性。讀著以前衛兵，現在白鴿鸞、膨鼠、厝角鳥仔、白頭頰仔、四跤仔也攞有月娘、星來出場，予人滿心的笑。

台語新詩優選獎

〈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

陳利成



作者簡介

筆名，陳胤。彰化縣永靖鄉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目前為柳河文化工作室負責人，專事藝文創作。著有台語詩集《戀歌》、《月光》；華語詩集《流螢》、《島嶼凝視》、《青春浮雕》、《詩的旅行》、《聆聽寂靜》等書。作品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新詩正獎、教育部台灣閩客語文學獎、鍾肇政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數十獎項。詩作，多次獲國家文藝基金會創作與出版獎助，並入選國內年度詩選。二〇一四、二〇一五年曾舉辦《愛的進行曲》台語詩畫個展。

得獎感言

大船入港，共咱打狗的故事，對歷史內面，閣再滾絞起來矣，定著是比往過較繁華鬧熱，毋過，咱島嶼的母語，卻是一點一滴咧流失，心，講袂疼，是騙人的啦，姑不將，阮用小可哀傷的喙型，唱一塊變調的打狗進行曲，獻予高雄港都……感謝評審先生，有聽著，咱無蓋正範的腔口。勞力，多謝！

大船入港，有一段茫渺的歲月
咧攞手，恬靜駛過 Makatao 的額頭
一蕊活靈靈的目矚，我順手
用蝴蝶的翼，佇一橈荊竹的枝樑
縛一塊美麗的祝福，彼片拋荒的歷史
毋知閣有人甘願，駛一隻祖先的破船
勻勻仔斡轉去遙遠的過去，走揣咱茫茫的未來

哨船頭，早就無設防
夢想，是自由自在，出出入入
是講，苓仔寮佇舊相片裡曝日彼領漁網
若親像編織出新的向望矣，只是，只是啊
閣哽佇嚨喉的母語，猶原戇神戇神
佇豪華的觀光船內底，呷呷啞啞
揣無一款適合的喙型通好哀傷……

日頭，真的誠猛
是啥人用一支鑿日的太陽旗
佇退色時間裡，輕輕仔呼出一條溫柔水道
大船就按呢入港矣，記持是淡薄仔粗魯
雄雄駛入去打狗的胸坎仔
我用驚惶的手，沓沓仔撥開一寡霧霧
啊！瘦卑巴的柴山，腰彎甲低低低
靈魂的鼓聲唼唼掣，寒甲
予旗後庄的暗暝，點著一支白色的燈塔
這，敢是歷史的奢颺佻慈悲？
又閣是啥人用神奇的手，佇烏濁臭水溝仔內
罨起來一粒燦爛的哈瑪星，甘蔗的甜
芎蕉的芳，攏做伙透濫做一種
予人呵啞觸舌的金光閃閃

鹽埕埔的鹽，注定是曝袂焦矣
目屎，有性命五味的鹹
只是啊，只是，彼片薄薄漂浪的眼神
永遠會記得，頂世人行過時間大海的定著 佻溫度……

狂風暴雨矣！大船入港

伊敢會記得彼工，青天白日的春天

天頂彼聲震天雷，這是咱島嶼青驚的面容

悲傷帶血的玫瑰花，對空中落落來

啊！原來，臭腥的銃聲是毋捌散開過

彼種紅甲透明的紅，一時變做所有憂悶港道

——以後，港都的海水總是比目屎闊鹹千萬倍……

是講，我躊躇的詩，嘛寬寬仔 peh 起哩八十五層樓仔

看對遠遠去，哀念，生銹搖櫓的意象

倒佇貓霧仔光裡，若像一隻等欲開拆的舊船

綿爛開展開一支火裡重生的翼股……啊！我看著

千千萬萬雙骨力的手，無閒咧替這個城市紮傷補夢

來來去去的心意，是人民，是咱島嶼，是歷史

特有的善良佻熱情，又閣共鹹鹹的故事

一貨櫃一貨櫃，疊做一個全新的世界

大船入港，欲出港的時，清彩攆一下手

規港都的愛戀佻歌聲，就載甲滿滿滿，滿滿滿……

註解：

打狗 (takao)，高雄舊名，馬卡道族 (Makatao) 語，竹林的意思。哨船頭、苓仔寮 (苓雅)、旗後 (旗津)，是清國時期的舊庄頭。哈瑪星俗鹽埕埔，是日本時代開港時的海埔地，一時變做彼當時上鬧熱繁華的街市。「哨船」就是巡邏船，清國政府為著欲顧海防，設海關佇遮，是高雄上早發達的海港。「苓仔」是漁網。柴山，閣叫鼓山、打鼓山、打狗山。

揸 (iat)：「揮動」。艘 (nng)：「穿過」。縛 (pak)：「綁」。幹 (uat)：「轉彎」。

鑿目 (tshak-bak)：「刺眼」。唸唸掣 (phih-phih-tshuah)：「發抖」。

奢颺 (tshia-iānn)：「奢華大排場」。罌 (koo)：「撈」。觸舌 (tak)：「讚嘆」。

peh：「攀爬」。搖櫓 (iô-lóo)：「鬆動」。貓霧仔光 (bâ-bū-kng)：「晨光」。

紩 (thinn)：「縫補」。清彩 (tshing-tshái)：「隨意」。

先來解剖這首詩的標題。主標題「大船入港」一般來講意涵有「漁／貨滿載入港來」，是充滿希望的意象。副標題「打狗進行曲」當中的「打狗」是高雄的舊地名，顯示作者欲描寫的是高雄的故事。啊「進行曲」是一種具備強烈音樂節奏的音樂形式，用來鼓舞軍隊抑是團體的士氣，表達集體的力量和共同的決心。

這首詩的結構是，除了尾葩，每一葩以高雄歷史的斷代史來進行描寫，結果每一擺的「大船入港」帶來毋是希望，攏是不幸。干焦到尾葩才出現光明的意象。原來作者的用意是未來的、是預言的，是期待高雄會當對不幸當中蓮花化身，期待伊未來的發展是光明燦爛的，進行曲是欲行向幸福的未來的。作者將悲情翻轉做快樂的出帆。

這首詩的語言清氣、端的，情緒的掌控也真好，結構四序，脈絡清楚，是一首非常好的高雄在地書寫。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台語新詩組評審會議記錄

時間：2018 年 8 月 24 日（五）下午 15:3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出席評審：方耀乾、李魁賢、李敏勇、李漢偉、陳昌明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林美秀、方瑞華

《聯合文學》雜誌 許立心、嵇國鳳

記錄：黃子柔

攝影：郭宸志

評審委員共同舉薦李魁賢擔任會議主席，主席請列位委員發表整體閱讀 ê 評論 kap 評選標準。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陳昌明（陳）：就我過去評審 ê 經驗來看，這遍投稿 ê 作品程度實在是攏袂 bái。尤其是詩 ê 主題有 kap 台灣 ê 歷史做真好 ê 結合。遮个作品本身不管是詩 ê 語言抑是品質攏有不止仔好 ê 表現。高雄佇台語詩 ê 推揀若 kap 早期來比較，程度提昇不止仔濟。有 ê 是較輕鬆 ê 作品，這款作品有伊趣味 ê 所在，一寡描寫咱台灣史 ê 作品嘛有才調寫出真好 ê 內容。整體來講，我真肯定這遍 ê 作品。

李漢偉（偉）：主辦單位足早就寄作品來，我看過袂少遍。這遍整個水準攏足好 --ê，毋管是題材、詩 ê 藝術性抑是表達技巧。

特別是咱認為較好 ê 作品，嘛有一、二十篇。其中有一寡較短 ê 詩，短詩內底有一寡哲理，有伊媿、特別 ê 所在。遮个作品揀起來有十外篇攏無輸雙 (bô-su-siang, 不相上下)，誠優秀 --ê 有幾若篇。這擺五个評審所揀 --ê 嘛是十幾篇，表示作品 ê 程度好，五十幾篇若選有十幾篇，程度算足懸 ah。雖然數量無蓋濟，總 -- 是詩 ê 質誠好。

李敏勇 (勇)：這擺 ê 作品，整體來看表現、用語攏真清楚。幾仔年來，有足濟台語詩攏 teh 寫歷史中 ê 人、事件，抑是定佇作品內底引用，這 má 嘛是全款。譬論講柯旗化翁仔某 ê 故事，逐年攏有作品會選入來。我知影這款 ê 作品若閣表現了袂 bái 會予人 giú 入來。所以我特別 kā 選一寡較短 ê 作品，這類 ê 詩相對大主題比起來會較不利。所以我選這個部分入來討論。當然一个台灣、台語 ê 詩，特別會去重視著台灣 ê 歷史 kap 人物 ê 故事。整體來講袂 bái。但是，作品 teh 比賽攏有講行數愛佻濟，大家攏儘量彭甲上尾仔。佇形式上，感覺略仔較出力。我希望詩無一定愛寫足長 --ê。意思飽湏 (pá-tīnn) 就好，若是干焦欲拖棚就無一定蓋好。

方耀乾 (方)：就今年度 ê 打狗文學獎，親像咱這几个評審所講 ê 水平攏誠好、誠齊 (tsiâu)。我選到尾仔嘛是選甲賸 (tshun) 十篇佇遐 teh 伸 kiu。揀 ê 時有足濟考慮，像講用字、結構 ê 問題，kap 詩所表現 ê 深度，當然這是上考慮 ê 一部分。今年照常有幾仔篇歷史方面 ê 題材，特別是有名 ê 歷史人物。不過，今年歷史題材 ê 作品比舊年較少淡薄。當然若欲經營歷史 ê 題材、有名 ê

歷史人物相對會較簡單。因為這個原因，若講有兩篇作品感覺好 bái 差不多 ê 時陣，我會趨徙 (tshu-suá) 到較抒情 ê 抑是較有情感 ê 作品，歷史感 ê 作品我會小可 kā 挽一下。用歷史抑是歷史人物作題材 ê 作品，干焦用兩、三字就會予規个典故展 -- 開 (thián-khui)，相對會較佔便宜。所以若有關這種歷史題材 ê 詩，伊 ê 程度 kap 抒情題材 ê 詩差不多，我會傾向較抒情 ê 這部分。抒情 ê 題材若書寫著典故嘛是個人式 ê 典故，毋是歷史式 ê 典故，彼款書寫會較困難。我選到尾仔賸 (tshun) 差不多欲十篇 teh 伸 kiu 欲選四篇 ê 標準是考慮著這點。就整體來講，今年 ê 程度誠齊 (tsiáu)。Tiàm 遮恭喜咱高雄打狗文學獎濟濟年來佇台語詩 ê 創作有遐濟優秀 ê 人來投稿，咱誠歡喜會通看著這款 ê 情形。

李魁賢 (魁)：因為咱台語教育 ê 問題，所以有當時台語使用上較無啥方便。前幾年大家較認真 uì 語言 ê 處理這部分去努力，自按呢詩質 ê 本身掠較袂著。但是今年看起來，詩質、水準相當 ê 好。本底我選 ê 時是有六篇，但是干焦欲選四篇，無法度攏揀入去。今年投稿水準算袂 bái。總 -- 是猶閣有一款現象，真明顯是用華語去翻譯作台語，這可能 kap 少年人較袂曉講台語有關係，有 teh 訓練猶是加減有影響。

經過評審討論，入選 ê 十四件作品，三票 ê 作品直接進入決賽。兩票 kap 一票作品逐篇討論，若得著其他評審 ê 支持有三票 thang 進入決賽評分。

複審結果

本屆台語新詩總共五十四件作品投稿，經過評審選出十四件作品進入決選。獲得三票的兩篇，兩票的兩篇，一票的十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三票	〈失落的遺書〉（方耀乾、李魁賢、陳昌明） 〈寫予你的批〉（李魁賢、李漢偉、陳昌明）
二票	〈衛武營記事〉（李漢偉、陳昌明） 〈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方耀乾、李漢偉）
一票	〈守——獻予左營舊城〉（李魁賢） 〈Takao228：高雄車頭〉（李魁賢） 〈鼓聲咚咚叫，旗鬚滷滷津〉（李漢偉） 〈鐵仔埕的黃昏〉（方耀乾） 〈半島落山風〉（李敏勇） 〈最後的薰田〉（方耀乾） 〈台灣監獄島〉（陳昌明） 〈愛情〉（李敏勇） 〈鎖鏈〉（李敏勇） 〈啥咧飛〉（李敏勇）

入圍作品討論

〈衛武營記事〉

勇：衛武營，拄好是這 má 高雄一个較大 ê 重點。衛武營 uì 軍營變做文化 ê 營區，這篇用做兵 ê 感受 kap 尾仔變做演藝中心去對照。作者 teh 寫 ê 時，內底有真濟這款 ê 對應，我感覺寫了袂 bái。作者用一個軍區 kap 文化 ê 演變，講起家己心境 ê 對比。詩 ê 語言真清氣、好讀。若用高雄 ê 文學獎來看，這首實在足合味，詩內底有足濟蓋婿氣 ê 物件。詩內底彼款對比，kā 兩種情境 ê 政治環境處理甲誠好勢。詩 ê 主題 kap 詩內底 ê 形式，攏予人真欣賞。

偉：這篇予我 ê 印象真好。自起頭 kā 衛武營 uì 過去一个軍營，寫到第三段用一寡動物，這款較軟勢、較溫柔 ê 物仔，藉這兩項 ê 表達，來展現一个對比。作者蓋厲害 ê 所在是佇第二頁 ê 第一、二段，這兩段 uì 時間來寫，後壁彼兩段寫空間，「六十外公頃 ê 營區」 kap 「三百六十外公里」。作者 kā 全部 ê 結構處理甲袂 bái。兩段用時間、兩段用空間去接引過去 ê 我 kap 現在 ê 衛武營。結尾處理甲誠好勢，「今仔日我欲提筆共你祛骨唸詩為你安魂」。這首詩 ê 經營 uì 結構來講，詩意 ê 美學實在是誠懸。譬喻講：解構第一段、第二段，kā 硬 piàng-piàng ê 物件接到第二段、第三段，轉了足婿 --ê。第二頁 uì 三十冬前做兵彼兩段寫時間、閣來兩段寫空間。兩段時間，寫了足有氣味。Uì 詩內底看會出來，作者嘛是一个讀冊人，伊走入去自由路舊冊店窗仔門外「走揣精神 ê 出路」，伊毋是干焦佇遮

戇戇仔做兵，這所在展現出懷念性 kap 深度，看會出這首詩有足深沉 ê 物件佇內底。

明：這篇我嘛支持。這首詩不管是對寫作 ê 身份，抑是時間、空間，親像頭拄仔兩位評審所講 --ê，uì 軍營變做一個文化 ê 營地，這首詩足濟所在攏寫甲真媿。咱舉一個例，第三段「規年透冬一直咧荷哨 ê 衛兵 總算退伍矣 / 守護 ê 任務交接予白鴿鶯負責來值班」，以前若欲入去營區著愛有證件抑是特殊身分，這 má 攏毋免，只要是笑容「歡喜 ê 笑容是上利便 ê 通行證 / 透早到暗毋捌歇暍 ê 勤務 嘛已經落任 / 巡邏 ê 工課就換手予膨鼠繼續去執行」。作者將這種 uì 過去做兵 ê 經驗對比動物來交接，kā 詩 ê 語言做真媿 ê 運用。這首詩我真推薦。

討論結果：得著三位委員支持，進入決審。

〈守——獻予左營舊城〉

魁：本來我選六首，尾仔提四首出來。是考慮著一寡現實 ê 物件，我會特別去注意詩內底寫較特殊、較無全款 --ê。詩上重要 ê 是兩項物件，土地 kap 人民。寫 --ê 內容若毋是 kap 土地有關係就是 kap 人民有關係。上好是有寫土地亦有寫人民 ê 活動，上蓋好 --ê 是寫著一寡特殊 ê 奮鬥、受苦受難 ê 經驗。本來我 teh 考慮這篇 kap 〈衛武營記事〉，兩個欲選佗一個。路尾，我無投〈衛武營記事〉，因為衛武營彼篇內底真明顯有華語轉入去台語 ê 變化。所以尾仔我會放棄彼篇、選這首 ê 原因是佇遮。

討論結果：無其他評審支持，無入決賽。

〈Takao 228：高雄車頭〉

魁：這遍 ê 作品足濟這款題材，可能 kap 這 má 當 teh 討論轉型正義有關係，咱較敢明顯去處理政治問題。當然以前幾擺嘛有出現這款題材。高雄事件，高雄中學二二八彼時 ê 代誌。頂幾屆 ê 作品普通攏 teh 寫人，譬論講以前投入政治活動 ê 人物、受難者等等。敢若猶無去寫一个學校內底受難 ê 事件，所以我特別去注意這首詩。這首詩後壁記載詩 ê 背景是根據李明男 ê 口述落去寫，有真實 ê 現實基礎，有目矚去見證。特別詩內底真強 ê 所在，一開始講著無代無誌予人掠去、用跤 kā 你踏、佇遐銃殺。這是一首表達足強 ê 詩，我選 ê 原因是佇遮。

討論結果：無其他評審支持，無入決賽。

〈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

偉：這首足清楚 teh 寫咱高雄港哈瑪星，寫三段歷史，uì 清領、日治時代到國民黨時代，特別是第三 ê 時代寫出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這部分。詩內底寫著「青天白日的春天」，鹽埕埔用鹽 ê 意象寫出彼个苦難，這是歷史鋪排，第一段、第二段差不多清領 ê 時代，第三段日治 ê 時代，大概有一个歷史 ê 描寫。到最後作者用足喜樂、足正向 ê 心來寫上尾仔段。上尾仔段閣寫出現在這個高雄八十五層樓仔，寫甲「活靈活現」。若就在地 ê 詩來講，佇高雄文學獎內底，這首詩誠有代表性。

方：我會選這首上大 ê 原因，是因為伊結構非常完整，詩 ê 語言誠嬌。拄仔漢偉老師有講起，這首詩自以早 Makatao 猶未進入歷史進前 ê 時代寫起，第一段寫到清朝 ê 時代，一直寫到日本時代、戰後，伊 ê 描寫非常嬌氣 (suí-khui)。第二，這首詩 ê 語言蓋嬌，這款嬌，咱無法度去掠伊 ê 粒仔 khî。不管是戰後、國民黨時代到這 má，上尾仔段 ê 結束，是有希望 ê 結束。雖然咱知影作者 teh 描寫整個歷史 ê 過程是充滿傷痕 --ê。毋過這種傷痕並無像一般宣洩過去歷史創傷 ê 怨恨，彼款「灑狗血」ê 描寫。尾仔作者講咱未來是有希望 --ê。作者這點 ê 用心值得呵咾。無像過去描寫傷痕 ê 文學內底充滿不滿、怨恨，這種 ê 書寫予人有得著救贖 ê 作用。

明：作者寫 ê 方式是 uì 時間落去寫，就是 uì 早期到後期，這種寫法我毋是足恰意，所以我無選這篇。但是伊 ê 語言確實是袂 bái。尤其是規首詩到最後結束，攏寫了袂 bái。詩 ê 煞尾，欲寫了會好，是無簡單。這首詩 ê 尾溜實在是寫了誠好。「是講，我躊躇的詩，嘛寬寬仔 peh 起哩八十五層樓仔 / 看對遠遠遠去，哀念，生銼搖櫓的意象 / 倒佇貓霧仔光裡，若像一隻等欲開拆的舊船」這個意象看會出內底有作者家己 ê 設計。這首我欲附議。

魁：這首是我頭起初選六首內底 ê 其中一首，尾仔我無選，是經過比較 ê 關係。這首 ê 歷史 giú 較長，焦點變較散。若用歷史來寫應該會使寫閣較工夫 leh，當然這是相對 ê。不過，若就

比重來講，這首詩略仔輕重無啥平均。

勇：我感覺這首 kap 〈衛武營記事〉是遮个作品內底上合味 ê。

討論結果：得著三位委員支持，進入決賽。

〈鼓聲咚咚叫，旗鬚活活津〉

偉：這首詩用足濟感官意象。規首詩 teh 描寫旗後 ê 歷史、地理，攏是 teh 講旗後，但是袂予人感覺誠硬，描寫誠軟勢，uì 歷史 kā 人 tshuā 入來。這首 ê 缺點是時間拖 siunn 長。有牡丹事件亦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時間有拖較長。我較恰意 --ê，是感官 ê 部分出現足濟予我感動 ê 所在。尤其最後一段，「大鼓下力操，大旗拼命颯，重振旗鼓正當時 / 我拍開胸坎燻 (tīm) 一首詩，用指頭仔試湯頭 / 啖一喙，酸甜苦齏鹹澀，有百般的滋味」到最後實在猶原表現甲誠好，吸引我來選這首。

討論結果：無其他評審支持，無入決賽。

〈鐵仔埋的黃昏〉

方：這首詩寫著割 (kuah) 鐵仔人、鐵工廠內底 ê 情形，這種題材較罕得看著。詩內底有講著割鐵仔 ê 是進前伊工作 ê 情形，uì 第一段來講，一直到尾仔，作者講這是鐵仔埋 ê 黃昏。這個行業慢慢進入一个黃昏，講著這個行業漸漸予人篩掉 ê 過程。這首詩 ê 語言無啥物大粒仔底 (tuā-liap-á khi)，詩 ê 運用感覺誠平常，

毋是蓋傑出。不過，這首詩寬寬仔寫、寬寬仔來處理，伊佇情感 ê 牽挽無特別激烈，抑是特別 kā 情感因蓋濟。作者無特別 kā 過去 ê 哀傷寫予足明顯。不過，咱看著這種黃昏咱會感覺毋甘。對這種行業 ê 未來、回顧、伊 ê 感嘆，佇詩內底 ê 情緒作者處理甲蓋好。上尾仔，伊欲對這個黃昏作一个告別。這種告別看起來非常 tsiánn，毋過，詩 ê 語言有節好勢、牽挽好勢。另外，這種題材我佇各所在 teh 作評審 ê 時猶毋 bat 看過。

討論結果：無其他評審支持，無入決賽。

〈半島落山風〉

勇：若高雄文學獎，這篇 kap 高雄無啥關係，但是 kap 我有關係，我拄好恆春人，這篇讀起來真親切。總 -- 是，準講咱遮 ê 作品到尾仔欲推薦去高雄獎 ê 時，這首就無合（bô hah）。但是，這首寫著恆春半島 ê 落山風，伊寫了真清氣、真親切，台語 ê 使用嘛真順。拄仔我有講著，比較之下有可能出線 ê 作品 ê 重量 kap 高雄意味，佇這首內底嘛有。這首詩是較無全 ê 詩，提出來予大家參考看覓。

討論結果：無其他評審支持，無入決賽。

〈最後的薰田〉

方：這首 teh 寫美濃 ê 薰業，這是對一个咱已經失落去 ê 薰業 ê 感嘆。會選這篇 ê 原因，第一，這是一首高雄在地 ê 作品。第二

點，詩內底描寫 ê 語言誠嬌氣，有講著過去 ê 薰業，嘛有講著彼陣艱難 ê 所在，閣講著遮个人對薰葉仔剉 (tshò) 落來了後 ê 毋甘。這種佇情感上 ê 回顧，是我選 ê 原因之一。「我會共咱的情份種佇 / 心田」，這個「田」kap 咱頭前 ê 「薰田」會當做一個回應。這種欲 kap 過去告別 ê 故事，作者佇語言、情感 ê 處理誠節制。不過，整體來講，這篇 ê 結構有較大 ê 欠點。

魁：這首予我 ê 印象是較白話，較 siak-phah。頭前 ê 作品，有一寡文言走出來，譬喻講「百般」，雖然台語亦會用足濟文言，毋過台語差不多毋 bat 聽人按呢講。這首內底因較濟白話 ê 物件，較活潑。

明：我補充一下。用詩來看，這首詩 ê 語言確實有 ê 所在袂 bái。毋過，我無選伊有一個原因，註解 ê 第一點有講，作者是看著一個新聞報導來寫這首詩。這個新聞報導我 bat 看過。毋過，美濃薰田沒落其實是 uì 公元二〇〇二年 WTO 開始，時間點略仔怪怪，雖然詩內底嘛有寫著 WTO。總 -- 是，這首詩是用這 ê 時陣來寫。雖然二〇一七年確實是無契作，毋過美濃 ê 薰田，早就已經無 ah。我去足濟擺，了解美濃薰田沒落 ê 經過。雖然這首詩有 ê 所在寫了袂 bái，毋過時間點略仔有問題，我就無 kā 支持。

討論結果：無得著三票支持，無入決審。

〈台灣監獄島〉

明：這首是寫柯旗化 ê 詩。若是用這首 kap 〈寫予你的批〉來比較，

〈寫予你的批〉比這首好足濟。毋過，這內底嘛有一寡予人感受真好 ê 所在。寫著柯旗化 kap 太太蔡阿李這部分寫了袂 bái，總 -- 是整體來講，伊有一個問題。若講著書寫 ê 位格，寫 ê 口吻有走嗽 (tsáu-sàu) 去。比較起來，伊無一定比〈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較好。這首詩，我就無特別推薦 ah。

討論結果：無其他評審支持，無入決賽。

〈愛情〉

勇：這首詩真簡單，詩內底嘛有一寡缺點是魁賢兄所講用語 ê 問題。第一節「一睷仔」，用這字聲會當把握，但是意味走足濟。第二節講「無細膩」，「細膩」咱可能意思感覺會著。「煦 (suah) 印出來……」，suah 應該是用「遂」，作者用「煦」這字意思差蓋濟。相對咱拄仔 teh 講足大 ê 主題，這首 teh 講愛情，作者借用少年人、中年人 kap 有歲人 ê 觀點，用三種講法來形容愛情，讀 -- 起來趣味趣味。總 -- 是，詩內底有一寡台語用字 ê 缺點。

討論結果：無其他評審支持，無入決賽。

〈鎖鏈〉

勇：這篇嘛是我選 ê。〈鎖鏈〉是寫父团情，牽連做伙。這首相對來講是較簡單 ê 抒情詩，提供大家參考。

討論結果：無其他評審支持，無入決賽。

〈啥咧飛〉

勇：這篇寫祖孫 ê 對話。這首嘛是較簡單 ê 抒情詩，全款提供大家參考。

討論結果：無其他評審支持，無入決賽。

〈失落的遺書〉

方：這首詩予人真感動，作者寫著對黃溫恭醫師犧牲 ê 懷思 kap 懷念。這首詩 teh 描寫政治犯、受難者 ê 故事，內底講著若予人銃殺了後無法度收屍欲按怎 ê 彼款情形。這首詩內底 ê 語言、情緒牽挽了蓋 sù-sī。另外，伊對過去二二八、白色恐怖 ê 書寫有較無仝、較好勢 ê 書寫方式。雖罔這首詩內底嘛有控訴 ê 成份，毋過，這種控訴毋是遐明顯。作者 teh 寫黃醫師 ê 犧牲、翁仔某之間 ê 感情描寫甲蓋深入。詩內底使用 ê 語言，毋是刺夯夯（tshì-giâ-giâ）ê 語言，suah 顛倒予咱一種控訴中參著抒情 ê 夫妻之愛，甚至是對土地 ê 愛。這三種 ê 牽挽非常 sù-sī。

勇：這篇予我感覺重覆 ê 歷史書寫，伊無超出咱 teh 看彼本《無法送達的遺書》ê 感覺。重覆 ê 時，本來就是借便（tsioh-piān）用彼內底 giú 出來。內底若照拄才 teh 講台語 ê 用法來看，這篇內底嘛足濟華語 ê 用語。譬喻講「時間是煙霧，恬恬遮蓋」、「斷縫的歷史恰記持。拍毋見 / 彼逝名字，」遮个文字咱知影意思，總 -- 是用台語讀欲按怎讀？《無法送達的遺書》這本冊我有看過，這首詩 ê 名 kap 彼本冊略仔欲仝。毋過作者干

焦 uì 冊內底 giú 重覆 ê 歷史述敘出來，煞無用內底 ê 事件重新表達，這點予人感覺較無彩。這篇 kap 另外一篇柯旗化〈寫予你的批〉，攏會予人產生有這款感覺。若是 kap 〈衛武營記事〉、〈大船入港〉來比較，就無遐出色。

偉：這首予人足大 ê 感動。但是，咱有規定詩幾 tsāu，但是註解若像無算在內。若將後壁寫愈濟，咱對故事所得著 ê 感動是毋是愈大，閣來讀這首詩 ê 時敢會產生「移情作用」？欲揀四首 ê 時，這首無揀，〈寫予你的批〉我留 leh。平平 teh 寫人物、攏是二二八、白色恐怖 ê 受害者。〈寫予你的批〉我較恰意，至少伊毋免註解遮濟就會予人感動。檢采 (kiám-tshái) 足濟人毋 bat 黃溫恭，才特別寫遮个註解，總 -- 是註解內底 kā 黃溫恭遺書 ê 記事寫遮濟，若寫四、五頁，咱嘛會使予伊參加比賽。按呢 ê 文本略仔像 teh 偷藏牌。若是這首詩下跤註解攏 mài 出來，平平 kiau 〈寫予你的批〉來比看覓。人若毋知黃溫恭 ê 歷史，這首詩讀落去就茫茫渺渺，無遐大 ê 感動。

明：若講有一首詩有需要註解，註解了後才有法度讀詩，這首詩確實有伊 ê 缺點。頭拄仔漢偉教授有提出這個問題，我嘛同意。這首詩有伊 ê 好處，咱若讀註解了後，閣去看伊詩 ê 文本。會感覺有影有 ê 所在寫了袂 bái。譬喻講，黃溫恭 ê 事件是伊 ê 外孫女去參觀展覽，發現有遮个遺書予人收入去檔案內底，根本就無予家屬。第二段「這場虛偽的展覽，你無神魂 / 倚立檔案漚黃稀微的位置，等待 / 搜搨的目矚，生死來相認」，有 ê 所在確實寫

了袂 bái，伊 ê 感情有表達出來。毋過，我同意兩位老師講 --ê，整體來講伊 ê 語言 kap 形式其實有缺點。

偉：這首詩 ê 字，差不多攏無用著羅馬拼音。伊每一字我攏有去對照教育部閩南語 ê 辭典，差不多攏用彼內底 ê 字。有當時會感覺唸袂啥會出來，像「垵埃 (ing-ia)」、「躉過霧霧未開的暗甍 (nng kuè bōng-būbuē-khui ê àm-sàm)」，遮个字攏有出現佇咱國家教育部 ê 辭典，作者是用彼作標準。毋過，通常咱看著「暗甍」毋知影愛讀作 àm-sàm。足濟人無對彼个閩南語字典無啥信任，因為有 ê 字確實是足有問題。

魁：教育部彼个辭典本身發生問題。照講，tng 當時列這標準用意是誠好，按呢大家才有 thang 遵守。總 -- 是應該愛半年抑是一年修改一擺，因為有足濟新 ê 字，發展較準確 --ê 應該愛去修改。彼 ê 辭典無做這個工課 (khang-khuè)，才發生這個問題。嘛有人感覺彼个辭典無夠妥當，無欲遵守。不過，有人講這款詩是後記詩，就是有讀後記才看有詩。對詩來講，毋是好 ê 詩。這首詩有後記才感動較大。一个人無代無誌予人掠去拍死，結果寫遺書，竟然六十幾年了後才予 in ê 囡孫仔看著，這個衝擊真大。這幾年 ê 台語詩，有真濟抗議 ê 詩走出來。漸漸嘛有人感覺應該寫無全款 --ê。台灣轉型正義若無徹底完成，猶閣有需要抗議詩。抗議詩會當繼續寫，但是這首無一定愛限制伊是抗議詩，我想這點咱有共同 ê 看法。總 -- 是，就咱 uì 後記了解閣看轉來詩文本身，伊 ê 結構蓋好，用字簡捷，拖沙 ê 字較少，閣一段一段

ê 結構足清楚。作者對詩質 ê 把握有伊 ê 特色。

勇：照講有足濟像〈失落的遺書〉這款 ê 故事，會當 kā 伊普遍化，無一定愛寫黃溫恭。但是內底 ê 故事愛予人一看就知影 teh 講政治受難者佇監獄內底 ê 經歷。這 ê 物件 siunn 過實際，所有 ê 題材、述敘就愛根據歷史故事抽出來寫。

魁：詩本身愛充足表達題材。我寫〈二二八安魂曲〉ê 時，無用任何一个人做背景，是用足濟人合合（hap-hap）起來 ê 典型人物落去描寫。

〈寫予你的批〉

方：這首詩主要 teh 寫柯旗化。咱對伊故事充滿同情、敬佩，伊 ê 某 kap 後生 ê 堅強咱攏足理解。這首詩 hām 其他有關歷史人物 ê 書寫，形式略仔無全。比論講，詩內底有兩段用標楷體寫 ê 文字，遮个文字看起來較白話。這種 ê 書寫，照我看起來是作者用形式落去激。就詩來講，我無選這個有足重要的原因，這種詩 ê 書寫 siunn 過白。咱若毋知影柯旗化 ê 故事、典故，這種詩存在 ê 意義，是毋是 kap 頭拄仔 teh 講著黃溫恭 ê 情形全款？是毋是有類似 ê 情形會產生？值得咱來考慮。詩內底用一個類似實際 ê 對話抑是心內 ê 對話，內底所用 ê 字 kap 詩 ê 質感 siunn 過白，這是我當時無選 ê 一个考慮。

勇：這首詩是來回兩組 ê 批。意思讀起來足清楚，比拄仔〈失落

的遺書〉閣較白。第一段第二行「袂輸是一張限時批」，「袂輸」敢是全款教育部 ê 用字？「袂輸」就是親像 ê 意思。我感覺台語有當時仔借音決字。用這個「輸」，「輸輸去」ê 輸。讀 ê 時，字 ê 意義會影響咱 ê 理解。會感覺礙虐礙虐（gāi-gioh gāi-gioh）。這首詩採用兩組批寫來寫去 ê 型式來書寫，誠有感覺，毋過讀起來無啥物詩 ê 氣味。咱讀 ê 感動毋是因為這個詩，是伊後壁講 ê 代誌 teh 感動咱。

偉：這首詩用柯姓 in 翁仔某互相寫 ê 批來描寫，中央插兩段標楷體，一個是用老師 kā 稱呼，一個是用詩人 kā 稱呼。這兩段有伊特別經營 ê 用心。柯老師本身是師大英文系畢業，這段 teh 表達伊 ê 身份是一個老師。閣來稱呼伊詩人，teh 講柯姓後來寫足濟詩。伊是一個文學家，亦是一個教育家。這兩段有作者用心經營 ê 所在。然後，濫兩個華語 ê 標語，這有小可「異質文本」ê 效果。產生一寡效果，予咱讀 ê 時雄雄頓一下 ê 感受，就書面上、行文上來講，它有標楷體閣有細明體，兩個插華語 ê 詞。這毋是作者「耍花招」，顛倒是伊特色 ê 所在。「異質文本」互相產生效應。這兩句閣足恐怖，佇白色恐怖時代是「無限上綱」ê，對柯姓 kiau 柯太太來講足悲情。這是一種諷刺。

明：這首詩雖然較白話，但是對詩 ê 創作來講，作者有家已特殊 ê 創作構想。尤其是結構 ê 部分。頭拄仔漢偉老師講起作者用無全款 ê 字體去表現無全 ê 心情 kap 身分 ê 差別，一部分是 teh 寫《新英文法》伊作英文老師 ê 部分，另外一部分是講伊寫文學作

品〈母親 ê 悲願〉、〈南國故鄉〉這部分。而且這個標語 ê 部分，就是監獄內底彼个標語。幾乎所有監獄、公共場所攏有「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保密防諜 人人有責」，咱細漢 ê 時陣攏會看著遮个。用這來分段，予本來感覺真白話 ê 詩產生一寡密度。這首詩若用來朗讀、舞台劇，是足好 ê 台語劇本，而且是舞台劇 ê 台語詩劇本。這首有伊 ê 戲劇性佇內底。雖罔這首詩看起來真白，但是有伊家己詩 ê 構想。

勇：〈母親 ê 悲願〉毋是佇監獄寫 ê，這是伊出來 ê 時，差不多一九八〇。

明：作者用兩種字體，後壁 ê 老師 kap 詩人，其實 uì 某一个角度來講，這會當講是寫作 ê 人對伊 ê 感想 ê 呼應。所以無一定愛 uì 蔡阿李 ê 立場去看這首詩。

魁：就我 ê 理解，後壁 ê 楷體是阿李寫予柯旗化。這首詩有一寡看袂出 ê 奇巧 ê 奇巧。讀起來好親像真自然，但是真特殊。咱若去 kā 體會，頭前 kap 中央有兩段攏用細明體拍 ê。這是柯旗化寫 ê 批。一開始就稱呼阿李，柯旗化 in 太太。但是真趣味，分兩段。我 ê 感受是分作兩張批。佇監獄內底寫批出來，會限制字數，袂使寫真長。寫兩遍批，阿李才回一遍。阿李會稱呼伊老師、詩人，以前鬥陣 ê 時 bat 聽柯太太按呢稱呼。另外一个予人感受較重 ê 是咱拄才講 ê 抗議詩。這首詩無抗議甲予人感覺伊足委屈。委屈甲毋敢抗議，這種 ê 抗議足強，咱 thang 來體會。作

者是 teh 替伊抗議，自彼个心情 kā 表達出來。柯旗化 ê 故事大家攏真清楚，是按怎家庭 teh 寫批連家己 ê 心情攏毋敢寫出來？而且，閣愛配合三民主義、反共思想，配合口號「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保密防諜 人人有責」這兩個標語。凡勢見若欲寫批就看著標語，就 kā 標語 kap 批寫做伙。讀這首詩真趣味，真會當體會伊 ê 委屈，顛倒予人心酸。彼種 ê 心酸，讀了真感動。

決審投票

經過評審委員詳細討論十四篇作品了後，進入決審 ê 四篇作品，逐人選出三名，第一名三分、第二名兩分、第三名一分，第四名零分。

第一擺投票結果

作品名稱	李魁賢	李敏勇	李漢偉	方耀乾	陳昌明	總分	序位	獎項
衛武營記事	0	3	3	0	2	8	2	
失落的遺書	2	0	0	2	0	4	0	
大船入港—— 打狗進行曲	1	2	1	3	1	8	2	
寫予你的批	3	1	2	1	3	10	1	首獎

〈衛武營記事〉 kap 〈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兩件作品全分，評審進行第二擺投票。

第二擺投票結果

作品名稱	李魁賢	李敏勇	李漢偉	方耀乾	陳昌明	總分	序位	獎項
衛武營記事	0	1	1	0	1	3	2	評審獎
大船入港—— 打狗進行曲	1	0	0	1	0	2	3	優選

主席宣布 2018 台語新詩組名次如下：

首獎：〈寫予你的批〉

評審獎：〈衛武營記事〉

優選獎：〈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 徵文簡章

壹、 活動宗旨：

鼓勵文學創作風氣，發掘優秀作品，創造豐沛文學寫作環境。

貳、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參、 徵文對象

不限國籍，不限主題，惟小說、散文、新詩組需以正體中文（繁體）書寫，台語新詩組以全漢字、全羅馬字、漢羅合用書寫均可。

肆、 徵選類別及獎項

一、小說組 至少 6000 字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20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10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6 萬元及獎座。

二、散文組 5000 字以下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12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6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3 萬元及獎座。

三、新詩組 行數 50 行以內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8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6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3 萬元及獎座。

四、台語新詩組 行數 50 行以內

(台語，同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獎之台語、臺南文學獎之福系臺語、臺灣閩客語文學獎之臺灣閩南語用語)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8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6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3 萬元及獎座。

五、高雄獎

為呈現多元高雄樣貌，將由本屆小說、散文、新詩及台語新詩四組獲獎的 12 件作品中，選出 1 件最具代表性作品為高雄獎，頒發獎金 30 萬元及獎座。

伍、 收件方式

一、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29 日（五）止，一律採掛號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二、收件地址：高雄市 802 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中心
信封上請註明投稿「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及參賽文類。

陸、 評審方式

一、原則分初審、複審、決審三個階段。初審由主辦單位作資格審查，複審及決審則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作家等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工作。

- 二、參賽作品若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小組議決獎項從缺。
- 三、得獎名單預定於 2018 年 10 月底公布（除得獎者專人通知外，餘不另行個別通知），12 月舉行頒獎典禮，確切時間地點另行公布。

柒、 投稿須知

- 一、參賽作品及資料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 二、參賽應繳資料：
 - （一）報名表 1 份。
 - （二）投稿作品 1 式 6 份。請以電腦繕打於直式 A4 紙張，作品題目列於第 1 頁最前端，不需另印封面。標題及內文採新細明體 12 號字，文字橫排（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方式雙面列印，1 頁以上請編列頁碼，左上角以釘書針裝訂。字數不符規定或字跡不清者，不予評審。
- 三、同一作者得同時參加各類徵文，惟每類作品以一件為限，並分別封裝掛號郵寄。信件封面上請註明參賽文類。
- 四、參賽作品上不得標註姓名、筆名或印製任何可資辨識作者身分之記號、符號、圖像或文字。
- 五、參賽作品限未曾出版、未曾獲獎、未曾獲獎補助、未曾在任何報章雜誌、虛擬媒體（包括網站、部落格、社群媒體、BBS 等網路媒體）發表或公開展示者；不得為翻譯或改寫作品；本次投稿後至得獎名單

公布之前，不得重複投稿其他文學獎及媒體刊物。違反上述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已得獎者，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已頒授之獎項，主辦單位並得對違反人求償作品集銷毀及修正印製之費用。

六、抄襲或者侵害他人著作權之作品，取消參賽資格；已得獎者，除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及獎座，並公布違規情形事實及發函通知各縣市文化局。主辦單位並得對違反人求償作品集銷毀及修正印製之費用，且一切法律責任由違反人自行負責。

七、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於該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授權主辦單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保存或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出版權（含電子書）則為作者與主辦單位共有，主辦單位為推廣、行銷、上市流通之用，有發表及印製權利，不另支稿酬或版稅。

八、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同仁不得參加徵文。

九、報名簡章及報名表請至網站下載：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http://www.khcc.gov.tw/>

洽詢電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07)222-5136 分機 8817

E-mail:pear197@mail.khcc.gov.tw (197 為數字)

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布。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作 者 游書珣 莊家輝 蔡慧晴 汪思度 劉璩萌 林俐馨
腳腳腳腳 紀小樣 黃明峯 陳正雄 陳利成

發行人 尹立

企劃督導 王文翠、林尚瑛、劉秀英、陳美英、毛麗嵐

行政企劃 林美秀、方瑞華、張文聰、陳嫻如

出 版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地 址 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電 話 07-2225136

傳 真 07-2288814

網 址 www.khcc.gov.tw

編輯製作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林載爵

社 長 羅國俊

總經理 陳芝宇

總編輯 王聰威

專案總監 周玉卿

執行統籌 邱美穎

執行編輯 江柏學

執行企劃 嵇國鳳

美術編輯 謝瑀騏

視覺指導 陳怡絮

地 址 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1 樓

電 話 02-86925888

網 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印刷廠 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 年 10 月

定 價 300 元

Print in Taiwan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聯經出版 聯合文學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2018 / 游書珣等 作
高雄市：高市文化局，2018.10

面：公分

ISBN 978-986-05-6943-8(平裝)
GPN 1010701638
830.86 107016909